

養心亭集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鄞藝文志本諸嘉靖寧波志錄張文定觀光樓集十卷  
紆玉樓集十卷環碧集十六卷養心亭集八卷靡悔軒  
集十二卷四友亭集二十卷嘉靖志爲東沙撰東沙爲  
公猶子故述之詳今諸集皆已搜得而養心亭集八卷  
天一閣殘本僅三卷林君集虛藏有全書爲明刻本先  
校而梓之此八卷中朱竹垞經義考所錄易說一卷書  
說一卷詩說一卷中庸傳一卷大學傳一卷春秋說一  
卷皆在焉餘二卷一爲釋老子釋國語讀史一爲論說

養心亭集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辨皆公得之於心決之於理而著之於文者也壽鏞尤  
喜其大學中庸二傳公篤信紫陽者也然不苟同多矣  
如虛靈之說謂承張子之譌張子曰合虛與氣有性之  
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張子蓋知知覺之在心而不  
知心之知覺卽性靈也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  
言心非有二也又曰性其蘊心其具其實一也言其蘊  
則主於渾融純粹故曰中和言其具則主於整飭方  
嚴故曰正曰修曰齊曰治曰平言各有所當也大學以  
用人理財終公釋之曰書有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

則惠黎民懷之惟哲惟惠堯舜其猶病諸其深切著明  
既如此中庸一書尤爲公二十餘年沈潛其義得而筆  
之者也自道之不行知之蔽也以迄天誠而已矣敍諸  
章相承之意其篤實光輝又如彼其闢荀子也曰孔子  
曰人性善也欲禮讓以動之荀子曰人性惡也欲禮制  
以矯之動之以讓則順順則和矯之以制則逆逆則乖  
夫禮非強世而荀卿以爲強世也故其書數十萬言而  
不足供孔氏之一哂又註曰聖人以誠體物而卿欲以  
僞制之故一傳之秦愚黔首而天下大亂雖公之言實  
有所激而發然順逆之勢王霸之術於此得辨矣其他  
如說易謂孔子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然太極之上加  
易有兩字則太極豈容與易離而爲二濂溪作太極圖  
另立一圈於陽動陰靜之上蓋因後儒性惡與善惡混  
之說不得已而揭此程子愛此圖未嘗輕以示人以此  
也朱子因之遂於伏羲八卦次序六十四卦次序之下  
特空白紙書太極二字恐非伏羲畫卦本旨自朱子而  
後諸儒日益固滯將理氣分而爲二支離舛錯其端皆  
自此始此其論荀子朱子雖有待於商榷而亦足自成

一說者也說書則推明蔡氏之旨而以戒懼省察求之  
曰事天勤民將無往而不當不然則違天喪已終懼不  
免焉嗚呼今之違天喪已者豈少也哉說詩雖參考眾  
說而專主集傳或曰集傳其無閒然矣乎曰小小文義  
之閒亦容有未合者焉善說詩者達於理其次不害於  
理玩心章句之末何其陋也說春秋專主胡傳凡胡傳  
所未安者辨之公穀左三傳之說有勝胡傳者取而易  
之胡傳之說未得聖經本旨而疑莫辨者則姑置之然  
其駁斥胡氏者甚夥凡說經諸作有爲竹垞所未見者

養心亭集序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今皆悉讀之矣壽鏞何幸得斯至釋老子國語讀史及  
論說辨亦醇乎醇者也黃梨洲稱其求放心之說雖濂  
溪不能易又稱其鑒達治體青史不沒全謝山稱其言  
足以輔翼朱子所以推重之者至矣是書自明以後無  
刊之者旣付梓而敘其大略俾讀者知所考焉民國二  
十七年四月後學張壽鏞

養心亭集目錄

卷一

大學傳

四十六條

卷二

中庸傳

四十八條

卷三

易說

養心亭集

目錄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九十八條

卷四

書說

八十三條

卷五

詩說

一百一條

卷六

春秋說

卷七

釋老子

一十條

釋國語

一十五條

讀史

三十六條

卷八

論

養心亭集

目錄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七篇

說

四篇

辨

二篇

養心亭集卷一

明鄭張邦奇常甫撰

大學傳

大學曰在明明德也者得也人之得於天者也德之明也如珠之不翳也如鑑之不塵也極幽微而無不燭也橫六合之內而無弗具也體而達之天將昭焉地將察焉萬物將著明焉是天地之神明所以命於我者也其明之者何也如珠之翳也而濯之如鑑之塵也而磨之也爲其氣稟有昏明強弱之殊也去其

養心亭集

卷一

一四明徵書  
約開刊本

昏則無弗燭者復矣植其弱則無弗具者完矣是明之之謂也或曰朱子曰虛靈不昧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何也曰此未定之見也今夫眾理云者不過四德焉耳虛靈不昧者卽四德之智也今日以智具智不幾於支離乎是其說承橫渠張子之譌也張子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張子蓋知知覺之在心而不知心之知覺卽性靈也是故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非有二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合一之也若析之而並言之則惟邵子得

之曰心者性之郛郭也是以心爲器而具性者也朱子旣以虛靈不昧言心則旣指其神妙者言之矣而又曰具眾理則以形而上者爲器支離重複而不可通矣周子程子則無是說矣

親民之爲新民何也程子見道之言也程子據傳文而更正之也古人用心最密修詞最精曰明曰新意相貫也詞相屬也故新民而反之己曰自新明德而推之人曰明明德於天下古之人視己猶人視人猶己也自新而弗新民猶己弗新也自新新民視人己一體也而親不足言矣

養心亭集

卷一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止於至善者何也曰理無形聲事有歸宿是故靜爲動基良爲震本然心不止乎內而事得其止乎外者未之有也定靜安心止乎內矣寂然不動乎內而后能截然有定乎外是以貴知止也此一節聖人教人以得止之由大學一書之要旨也抑亦堯舜禹授受之方乎是故知止惟精也定靜安惟一也道心在我而人心不能貳也能慮能得允執厥中也放勳之爲放勳欽明安安而已矣深哉

知止物格知至也定靜安意誠心正身修也能慮能得則家國天下處之無不當矣或曰如子所言則得止云者惟新民事耳而明德固無與乎曰定靜安明德既得其止矣而新民之得止亦孰非明德至善之施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閒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不曰欲致其知者先格其物而曰致知在格物心知卽物理也不可以先言也

大學一篇朱子序次至精密矣有復舊文者有紛更者皆牽強不通害經之甚者也或曰傳釋本末而遺終始何也曰終始所易曉也可無釋也且經文有本末厚薄之說焉必一一而釋之則既釋本末又當釋厚薄乎

我之明德天之明命也顧則存不顧則亡嗚呼曷其柰何弗顧

盤銘承明德言也變明言新者爲新民發也自新不已而新民新民不已而新天命是無所不用其極也啓止至善之端也

釋止至善而發敬止之義敬則止不敬則不止也喫緊

爲人之意也下文恂慄一言貫內外終始而無遺者也

道學格物致知也自修誠意正心修身也恂慄意之誠心之正也威儀身之修也是盛德之至善者也而民之不能忘啓新民止至善之端也此節釋明明德止至善至爲明切以恂慄爲意誠心正是專言敬以直內甚明也曰恂慄曰威儀內外辨矣

以道學對自修是以知對行也是知格物之爲窮理無疑也以恂慄對威儀是以內對外也是知正心

養心事集

卷一

四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主本體無疑也曾子註腳極爲精詳紛紛之說顧未之究耳以此知格物之傳雖亡而其知行脈絡猶粲然於此章之旨也不然旣曰道學又曰自修夫豈無所別乎

朱子章句云恂慄威儀言德容表裏之盛以容對德似容在德外修身豈在明明德之外乎如曰明德表裏之盛則善矣或曰然則所謂德潤身者非耶曰言各有所當也此節釋明德止於至善恂慄威儀正下文盛德至善之實不當以德容分也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天下無不可知之物吾心無不能知之知也欲極吾心之知舍格物何以哉說命曰學于古訓仲虺之誥曰好問則裕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是故考古以證今則人可知也因人以推天則天可知也知人知天善惡判矣雖欲爲不善不可得也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格物卽孟子所謂知性致知卽孟子所謂盡心

至哉精一之學也舜發之孔子傳之曰明善誠身曰博文約禮曰窮理盡性是故大學首格物蓋先王之教也而孔子傳之

養心亭集

卷一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知行之並進者何也知益深則行益至行益熟則知益精然必知先而行隨之譬之夢覺而後寢吡耳聞而後口諾目視而後足隨此一定之理也或曰窮神知化乃後於利用安身何也曰此至命事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亦以窮理爲先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不知而行冥行而已矣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雖然寡欲所以養知惜慢無以研精則知行固未始相離也然必知寡欲之可以養知也

斯從事於寡欲焉知怕慢之無以研精也斯振去其怕慢焉夫孰能舍知而先行乎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惡臭好色好之惡之未有不眞者焉知之眞也惟意可以考知意不誠雖知猶不知也詩曰靡哲不愚果哲也奚爲其愚

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自慊之謂也君子不以天下易所慊

德潤身心廣體胖意誠則有諸己故曰德心廣啓心正之端也體胖啓身修之端也十傳雖章分句斷而血

養心亭集 卷一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脈之貫通如此義之精言之密也

或問正心修身之說曰大學之功析之有八而統之則

一格物大學始事也而平天下之理無弗究焉平天下

大學成功也而曰忠信以得之則不越誠意事耳

故八者節次分明而其間交養並進之機有不容以

判然離者析而致其精統而觀其會斯可以語學矣

至難言者其正心修身乎蓋古人言心則身在其中

焉言身則心在其中焉未有以身心並言者也而大

學言之詳其節也密其功也夫既以身心並言則曰

心曰身各有分際曰正曰修亦有節次而不容以混淆也心身之一體也而在內也身心之所寓也而在外也是故正心敬以直內之事也修身而下義以方外之事也是故大學以有所忿喜憂懼爲心之不正也以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爲身之不修也是故正心也者于其無有視聽飲食之時也夫心之於物既交而有所滯也未交而爲之迎也或無所事而妄有所動也則倚於忿喜憂懼之一偏而失其本然之正矣夫心之本體安平端直無事而動則倚於物故謂之不得其正心之常居凝然在內無事而動則馳於外故謂之不在焉不在由不正也苟正矣何爲而不在心在則耳目口體咸有所主何爲而不修

又曰心之發動者意也視聽飲食者身也正心之功不屬於意不屬於身者也是心之無所發動事物未交於視聽時也於斯時也心惟存其恂慄而已也凝然中居而萬誘不敢干也斯正矣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矣必也忿喜憂懼一無所有而吾心之本體翼如也則心在於內而身有所管

攝矣

大學言心以無所忿喜憂懼謂之正中庸言性以未發喜怒哀樂謂之中心法之妙其傳一也

大學之正心卽中庸之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也誠意卽慎獨也聖人授受如出一契後儒特未之深考耳

中庸曰齋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此專言修身而正心在其中也齋明卽正心也所謂恂慄者也盛服也非禮不動也所謂威儀者也

中庸言性不言心大學言心不言性性其蘊心其具也

養心亭集

卷一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實一也言其蘊則主於渾融純粹故曰中曰和言其具則主於整飭方嚴故曰正曰修曰齊曰治曰平言各有所當也理則無二

正心一章傳義極爲明著觀其以則字承有所字順面讀之不費一詞而意義自見章句乃曰一有之而不能察察之爲言乃誠意事而非所施於正心又曰用之所行不能不失其正心之用行必有視聽言動時也是修身齊家之事而非所以語正心之功也易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記曰心無爲也以守至正周子

曰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古之人以正言本體也尙矣或曰事之未交心未必塊然不動也思善人則好樂生焉思不善人則忿懣生焉親故有難雖千里之外而憂患生焉若之何其一無動也曰凡心之發動皆意也誠意之功盡之矣曰意雖誠矣然情勝而過焉獨不爲心累乎曰情勝而過也者如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者是也是身與家相接之時也是心之不正之徵也必也其來也無迎其去也無將而心斯正矣

心正猶誠意心廣之謂也無上事而忿喜憂懼生焉雖無邪猶爲動於私也動於私則煩擾迫隘而失其廣大寬平之體矣故自其廓然無所累而言謂之廣自其肅然不可干而言謂之正

心之在內未交於物不當有所忿懣恐懼也一有之則不得其正矣故不曰之其所忿懣而不得其正焉而曰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言非所宜有也若夫身與家相接而親愛賤惡所必有者而特不欲其僻耳故不曰有所親愛則僻矣而曰之其所親愛而僻焉言

不可使辟也二章詞氣顯然不同而後之解者略無差別則不惟失其本文之義且使正心齊家之事亦重複煩混而不可通也何者忿懣卽賤惡傲惰之類也恐懼卽畏敬之類也好樂卽親愛之類也憂患卽哀矜之類也若皆以用之所行言則正心一章可以兼修齊之義矣又從而複言之不爲駢拇附贅乎哉大學之正卽中庸未發之中也中庸以性言曰中故於其發也曰和大學以心言曰正故於其施也曰修曰齊曰治曰平中之發也如射之中的也中的則其於物也相入相適相諧相合焉得不謂之和乎正之施也如矩之有則也有則其於物也不爽不愆不虧不偏焉得不謂之修齊謂之治平乎

孟子之知言物格知至也集義養氣意誠也不動心心其正矣乎學而至於正心則可以正天下矣

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大哉周公之訓心學也憧憧思也感不正也心之感也猶貞乎無思況無感乎無感而思是未扣而鐘鳴也人將以爲怪

或曰洪範五事曰貌言視聽思思固心之職也曷爲其

可廢也曰不然也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斯於格物致知乎盡之矣其曰敬用五事敬也者心也是五事之用亦猶以正心爲主本也曰然則敬於五事無不在焉而吾子專以爲直內之功者何也曰此夫子之說也敬以直內對義以方外而言之也然直內之敬卽方外之義之存也方外之義卽直內之敬之行也天下豈有心外之事敬外之道乎滯於言者不可與論道也

心無事猶動況有事而能定乎故大學曰在止於至善

養心亭集

卷一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夫明德新民皆心也心不一則動於欲其何止之有故又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皆心法也大學之功其諸以正心爲要且難乎心不正則無所於止是以致丁寧焉

無上事而有所忿喜憂懼動於欲也動於欲者妄也誠未至也誠至則無事矣故動亦定靜亦定傳說之惟厥攸居伊尹之欽厥止禹之安汝止堯之欽明安安皆其心之醇乎天也是故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非實用力於是者不足以語此

止加畫爲正止則正也蔡氏曰人心之靈事事物物各有至善之所人惟私欲之念動搖其中始有昧於理而不得其所止者必也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陷於人欲之危動靜云爲各得其當而無有止而不得其所止者此大禹安汝止之意也

恂慄意誠心正也威儀身修也所謂敬義立而德不孤正周公直方之說也恂信也意之誠也慄畏敬也心之正也曾子措詞之密如此蓋親受於孔子反思而得之者也

養心亭集

卷一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文王曰良其背周公曰介于石孔子曰動專靜翁曰寂然不動曰退藏於密皆心正之義也子思傳之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深哉後之儒者吾惑焉以靜歸佛以虛歸老譬則舉家珍而委之地也言靜及虛則避而不敢居譬則家珍爲人所竊恐復之則嫌於盜也瞬目而不敢一盼豈不悲乎

絜矩之義本正心而言者也正者直也正直則矩在我矣是以絜之而天下平內不直則外不方猶之枉矩不可以齊物

或曰子以正心爲主靜之學又奚以異於釋老之荒乎  
曰不然也君子之於天下也必有堅此以待彼寧極  
以廣運致一以解紛藏用以顯仁者乾之動也不專  
則不直坤之動也不直則不方天地且然而況人乎  
是故君子之博物也欲其有諸己也於是乎有誠意  
之學意誠而萬物備矣君子之有萬善也欲其協于  
一也於是乎有正心之學學至於正心而初者復矣  
初也者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無聲無臭之命於我者  
也天之命於我者復也夫然後如天之運家國天下  
乎哉可乎哉

養心亭集

卷一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無施而不順矣正心之學將以爲天地萬物主而容  
可隳乎彼釋老者竊吾之似者也因其竊吾似也舉  
吾本而蹶焉是惡莠而荒其苗惡紫而黜其朱也可  
乎哉可乎哉

心倚於物則視聽惑視聽惑則愛憎取舍皆奪於物而  
不自覺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此之謂也夫  
正心修身者身心皆止於理也身心皆止於理是故  
其交物也見理而不見物故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心如印板不得其正則無所之而不僻焉心不在焉失

其所也失其所於內而得其所於外者未之有也君子之學也心其所而已矣心其所而已者心其正之謂也是故之其所而無或辟焉者心之所其正也其心內而不外正靜而不失其居廓然而大公是以順應而不謬易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恂慄存乎中威儀飭乎外以禮制心以義制事如懸鏡照物初不著物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妍媸不相掩焉

養心亭集

卷一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反身之功言則由粗而精由流而源故意誠而后心正以推行之序言則由靜而動由內而外由近而遠故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家最難齊也無志者以難沮有志者以難進夫於其難而求之可以驗致知格物之功焉可以驗誠意正心之功焉可以驗修身之功焉吾弗至於齊焉弗已也則庸德之行庸言之信益篤不忘矣孟子曰行有不  
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心無物則公公故忘己忘己故體物是故正己而物正  
也是謂公於家而家齊公於國而國治公於天下而  
天下平

或曰平天下亦多術矣而曾子獨以用人理財二事言  
之何也曰書有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  
懷之惟哲惟惠堯舜其猶病諸

養心亭集卷二

明鄭張邦奇常甫撰

中庸傳序

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信哉吾讀中庸以子思之善言道也而猶覺其意之浮于言也以程子朱子之善發人之志也而亦猶覺其意之浮于言也得意者忘言固也謂意之無窮而益之言非得已也自精一之訓見於虞書伊尹傳之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孔子傳之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夫一德者無

養心亭集 卷二

一四明誠齋  
約園刊本

雜於物不可易於天下知天命之嚴無以踰之顧誕而不敢忘也而動息由焉庶幾乎一以貫之而富有如地日新如天誠通誠復與天地同流而莫窺其迹不亦休乎後世見其著者泥其殊覲其微者徑而一或失則下或失則高而善治善教不復見於天下子思懼斯道之遂晦不明也而作中庸以翊修道之教反覆丁寧無非以天望人而實不出乎以人望人也大而非迂切而非媚予自弱冠沈潛其義越歲既久若將融會旨趣而力柔志惰常自愧夫言行之弗一也旋悔旋復二十餘年

而一德猶病乃繹舊聞筆而識之以爲自修之助且以俟同志者雖然言固不能盡吾意也況知言之希耶夫知言者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嗚呼安得若人而與之道中庸哉

中庸傳

天道之流行也有倫而無形凝而爲物委焉而不復反也故曰命物承而生執焉而不可易也故曰性天之命性於我而吾之性命於天是故天人一體也性之具也有倫藏於無率之而釐然見焉則曰道是故性

養心亭集

卷二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道一源也性具於心氣或汨之心乘乎氣情或蕩之於道也愆焉聖人因其倫也而倫之節情以復性也

立天以定人也而道斯行焉

二氣五行經緯錯綜倫理詳密而妙於無迹故

曰有倫而無形五字  
涵中庸一書之大旨

孰備於萬物而道斯寓焉孰切於吾性而道斯具焉孰嚴於天命而道斯出焉人將惡乎離之一或離焉是決性而滑命也痛莫甚乎決性而罪莫大乎滑命故君子空谷若鳴霆在偃如在廟夔夔齊慄不敢維一絲焉性命之正也道之源也曷爲天下炳曰微鼓鐘

于宮謂不外聞也人則噓焉笑之不昧者心不可欺  
者人念慮起矣亦曰無惡於志無畏於人斯已矣不  
然不遏涓流蕩也何及是故君子惕若戒辨若觀火  
致厥果毅不敢貳厥心焉吉凶之幾也道之端也

性之方存無方無門故謂之中非吾之中是天之降衷  
也道之方出允諧於物故謂之和非吾之和是天之  
委和也大哉性命之理乎至無而供萬有之需至靜  
而應天下之動溥哉道乎人率其性不此通而彼塞  
或問未發有無曰有所未發惡得言無寂而未形孰窺

養心亭集

卷二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有間已發動靜曰發皆實情孰云非動順而不留  
動而無動曰夫子之慟顏淵也不知其慟也惡在其  
無動乎曰宜慟而慟其動也止曰子於是日哭則不  
歌惡在其順而不留乎曰不可得而頓忘者惟哀乎  
喜怒則否

或曰程子常使人驗未發之中而或者謂驗卽已發未  
發之中不可驗也如何曰驗卽已發是也謂中不可  
驗非也不待驗而自中聖人也眾人則常失之動矣  
故驗之所以求中也今惡夫體驗之涉於已發也而

遂置弗驗是猶思復馬而惡尋逐之擾也可乎哉  
天地自我位萬物自我育是天地萬物命於我是之謂  
至命  
君子之奉帝降之衷也不啻若執玉捧盈然而不敢忽  
也齋明純一無使或汨也及其有接也循而不違如  
帝之命物也小大各適是故入而不膠於物也出而  
不滯乎我也淵凝而萬變資焉紛動而各要其止焉  
君子之中庸所以成己而成物也肆已欺人而莫之  
顧小人之反中庸也所以誤物而喪己也

養心亭集 卷二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易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中其太和元氣之  
行乎天地之間雨暘寒燠少愆于度則災沴見人之  
身榮衛脈理少失其序則疾疢作故有執中之堯而  
有協和之績矣是故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  
道也夫所謂天下之達道者萬化不中不行萬物不  
中不生萬事不中不成禮不立則樂不興故曰中庸  
其至矣乎

夫道形而上者也君子貌斯恭也言斯從也父斯慈也  
子斯孝也猶之飢食渴飲焉情其性而已矣不能已

而不已曰情其性無所爲而爲曰性其情故與夫形而上者一矣此之謂中庸賢者知者離形以求寂滅荒唐而無所持循愚者不肖者計功度事汨汨焉滯乎其形而莫知自拔二者雖有閒矣然而倚其一方均之迷乎大方

道之不行知之蔽也知如舜道其行矣一人至知不勝萬謀故知莫大乎用人而不自用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不可以久仁如回道其久矣至易而行難強無難

焉

敘諸章相承之意

養心亭集

卷二

五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強者如天天之遊進退盈虛萬變而必適乎中焉然而無得而立也無待而立也者無意也有意焉則倚矣故君子之承天命也中立而不倚天道也體天之道必法天之強或曰何如其能強也曰勛何如其能勛也曰思奚思曰思帝命之不易其不容不力矣今夫儕我者之命我也且猶肅然以承之況上帝之命乎人之命入吾耳感吾心而已也而猶惕然念之而況帝命之根吾心而不拔引逸吾前而不少息乎一語合道幾何損益於吾身又孰與帝命之

全而畀也乎充之美達之利小失而大害且夫大化之往也無窮來也無止往吾弗及而來將不吾復茲吾於萬古內一受命也而可無助乎

有物之心不足以體道道非物也刻意隱怪者以己賈物半途而廢者以物易己君子之於道也如赤子之於母也不知其愛也愛且不知而況求爲孝乎哉孝且不求爲而況將以其不見知也悔而輟其愛乎哉夫不失赤子之心者其惟文王乎其於道也隱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無心也無心也者不可得而

養心亭集 卷二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窺隱之至也中庸曰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夫是之謂行所無事而不以天下動其心其又奚知識之有夫不以迹隱累其心隱是謂至隱於以極知仁勇之德而發費隱之端焉深哉

形氣也有涯而道也無涯以有涯涵無涯其不能盡勢也堯舜猶病天地猶有憾何怪乎吾用是見夫道矣彼於宇宙也常紆餘乎其外也而顧豈虧遺於其內乎哉蓋卑之不遺下愚而高之上知不能企近之不離居室而遠之天地不能盡夫誰與擬費者耶且之

物也天高地下目擊而存也鳶飛魚躍孰率非性孰性非命著孰寄曰微動孰主曰靜費孰原曰隱吾而不受命於天不圍形於天下則已矣受命於天圍形於天下夫天下焉適而非道耶雖欲離道將焉得其閒而逃諸

或曰造端乎夫婦者何也曰居室之內莫不有動息威

儀之則屬而皆原於天命屬君子於是乎兢兢業業

焉燕私比昵不絲髮留乎中則性真不鑿中而情皆

中適和矣堯將授舜以天下而釐降二女曰我其試

養心亭集

卷二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哉是故君子不下房闈而天下之則存焉致嚴於斯推而達之草木樁神祇格至近而遠也至易而難也似晦而彰也詩曰雝雝在宮肅肅在廟未有不離離于宮而能肅肅於廟也曰察乎天地何以言君子之道也曰形氣散殊各一其理而理達無閒故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

爲費隱之論者其欲人反身以致誠乎故繼之道不遠人又繼之素位而行言外身而求出位而思皆妄也且造端之地乃在乎妻子兄弟吾惟篤近則舉遠亦

奚取乎高遠之務爲吾嘗探諸幽焉鬼神之爲德也  
盛矣而未始有形聲也形聲且猶無之夫寧爲銜露  
震耀以蕪驚聳視聽也乎哉而無遠無邇昭明赫喧  
無乎不在焉夫苟誠也欲掩不可得而人顧以外飾  
病豈欲與天爭善也乎吾嘗考諸明焉舜文武周公  
孔子非古之大聖人與彼惟庸德之行而垂法無窮  
世莫有儷焉者夫世果莫有儷焉者其亦足以尙矣  
遠鶩而不知歸者陋舜也

教十二章至二  
十章相承之意

或曰甚矣聖人之謙也孝弟忠信庸行耳而曰未能曰

養心亭集

卷二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然道無窮而聖人之心恆不足如曰子旣能之則  
天理或幾乎息矣書曰有其善喪厥善天下豈有喪  
善之聖人耶奚其謙奚其謙曰聖人人倫之至也固  
猶有所未能乎哉曰聖人之心慈愛惻怛常油油然  
不可禦也故曰未能也夫其心誠以爲未能乃其所  
以爲人倫之至乎夫子嘗曰吾弗能已矣彼於五典  
也汲汲焉常若有負也惡乎已惡乎已或問得道曰  
誠問誠曰無息有機乎曰未能者其機耶眾人何以  
異於聖曰眾人之天機也淺少有得卽止矣悲夫

或曰孰爲天下公曰道孰明之曰心請問焉曰卽吾心欲惡也者可以推諸人卽吾心欲惡於人也者又可以反諸己是知人卽道也我亦卽道也人亦卽我也我亦卽人也致於一萬事舉誠身而萬物備或問仁曰人其道之謂仁曰違道不遠何也曰仁者無聞恕者去聞而求通之也故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素位而行率性之道隨物而應也故外者不入也不願乎外天命之性素定吾內也故內者不出也道緝萬物性達天地則是萬物我府也天地我官也孰富過是孰貴加是是故富貴吾不知其富貴也貧賤夷狄患難吾不知其貧賤夷狄患難也方且懷至美而游乎至樂孰以夫軼軼擾擾者納于靈臺哉人失道則憂魚失水則困苟不失水淵涸川澤孰知其所異上惡乎亢而陵下下惡乎卑而援上盡吾分而已矣分之外不輒萌一毫焉是何也不見可欲鸞鸞乎無不足無不足又何怨凡怨天尤人皆淺也局於形動於氣淺也則宜達性命者與天爲一與天爲一故莫窺

其際且天之命也有二有命我使行者有命我使聽者弗行者忘天弗聽者貪天忘且貪也天惡之可不畏耶吾行行而聽聽均之曰順命不知道者時而畔援焉時而歆羨焉常願乎外泯泯棼棼曾不免乎饑唄飽喜焉不安其素此之謂滑命

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慢易入而狎昵妻孥之間鄙詐生而校計兄弟之際狎昵之門也校乖之衡也不出堂室而足先蹶矣而欲之高且遠也不亦病

養心亭集 卷二

十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乎是故君子崇如賓之義念鞠子之哀嚴其所易喪也杜其所易隙也由是和以別摯敬以讓生家庭之內和氣融液而無或拂父母之心者是以君子樂得其道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子思將敘舜文周孔之孝而以是基之築崇墉者慎無境其下也哉

鬼神無可見聞然而能見天下之所不見而亦形天下之所見能聞天下之所不聞而亦聲天下之所聞則是無表無裏無彰無微無有無無無可容僞處矣雖然使視之而有見也聽之而有聞也是物也惡能物

物夫惟物物者之非物也故君子存誠

戒慎不覿恐懼不聞正是

存誠工夫

曰隱曰微曰不顯曰不見不聞曰無聲無臭所謂無極曰命曰性曰道曰誠所謂太極合之曰無極而太極其源也曰易有太極曰形而上者謂之道

以理所從出謂之天以流行賦與謂之命以物所共由謂之道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其實一物也以所稟生理謂之性以无妄謂之誠以無私謂之仁以無偏倚謂之中以得於心謂之德其實亦一物也中庸言誠始於鬼神之爲德蓋無極之眞天之命也

養心亭集

卷二

十四明齋書

約園刊本

受命於天惟舜無忤也受眷於天惟舜無弗至也舜其父事天乎而宜其爲天之鍾愛子乎雖然以聖人之德天子之貴富饗宗廟而庇子孫於孝無損焉耳非益之也是故天之孝子斯其爲親之孝子耳矣舜乎舜乎古之中庸君子哉或曰大德何以必受命也曰父母有克肖子也而任之家政其常耳

天命之性惡乎在曰命我以孝而已矣武王周公繼述

其親之志若事也而天之志若事存焉是故修其庸  
行而天命立道豈遠乎哉

或曰文王其有翦商之志乎其志於禮樂也曰孔子  
其有奪位之志乎其夢周公也關雎麟趾之化由  
岐雍而江漢孰者非禮乎孰者非樂乎謂聖人而無  
制禮作樂之志也是猶謂天地而無雨暘寒暑也

齋明盛服所以致中也非禮不動所以致和也修身之  
事備矣不修身則讒邪貨色不能遠必不能尊賢不  
尊賢又惡知所以修身故治天下修身莫要焉用賢

養心亭集

卷二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莫急焉尊賢義也親親仁也所以修身而治天下者  
也敬大臣體羣臣尊賢之屬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  
人懷諸侯親親之屬也故善治天下者聯屬而爲一  
身詩曰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此之謂也嚴畏禮  
重而不貳其心曰敬察其情常屬於身曰體求其所  
欲若或傷之曰子以道而招集之曰來委隨而莫之  
拂焉曰柔保護輯寧而優厚惠恤之曰懷皆心也故  
曰所以行之者一也是故齋明盡之矣齋明日德無  
妄故曰誠無私故曰仁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是故惟

仁親可以修身可以取人可以立政夫是之謂修其庸行而天下治孔子之道其舜文武周公之道乎

荀卿之崇孔氏也而曷爲其非子思孟軻也曰固也讀荀卿之書如躋木梯言禮而不達其原夫惡知孔氏曰孔氏何如曰孔子教人點也之志與之由也之志哂之點也從容乎性情由也規規於事物曰從容性情則可以爲天下乎曰孔子之於天下也本之明善誠身焉夫不以一人之性情而通之天下乎此子思孟子之所傳荀卿何足以知之曰荀卿則奚以異曰

養心亭集

卷二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孔子曰人性善也欲禮讓以動之荀卿曰人性惡也欲禮制以矯之動之以讓則順順則和矯之以制則逆逆則乖夫禮非強世而荀卿以爲強世也故其書數十萬言而不足供孔氏之一哂

聖人以誠體物而卿欲以偽制之故

一傳之秦愚黔首而天下大亂

生民以來性焉者幾人其待教者皆是也旣曰待教由明奚惑焉故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夫不能不待教也而不先明善其知也乎哉其覺也乎哉童子執燭前導先明也荀欲闡道盍師童子

天地人物異器而同原方夫人物之未初也天地之間  
無極之真充焉耳方夫天地之未初也混茫之內無  
極之真充焉耳凝而天地焉凝而人物焉無極之真  
無雜也是故君子一不虧而萬物備誠之謂也誠乎  
誠乎周公其至矣乎其於萬物也順而利之至於駢  
剛用牛強槩用資禽言有司著箴有官松直棘曲鵠  
白鳥玄成若厥性而不遺焉又況其大焉者乎後之  
相天下者吾惑焉堅僻其志專利而不顧害曰國服  
爲息古之人用之卒以創殘乎天下甚哉堅僻之殘  
性也干將不如夫盡性則無我無我而天地萬物無  
非我伊尹曰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  
主罔與成厥功

養心亭集

卷二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司馬公曰君子上戴天下履地中函心雖欲欺其可得  
乎信哉字內其無所容欺也吾心其不容以自欺也  
是故君子伏私如匿盜充善若決泉折欲如撥壅決  
詭如蕩滓逐逐乎其有以關之也沛沛乎其無可以  
遏之也天下之道曷隱弗費焉曷微弗顯焉珠玉猶  
輝而況德乎是故暢於四肢發於事業日新月盛而

動變以化馴而至焉夫致曲者反而致其隱著明變  
化者充而極於費不定厥性厥道不弘焉夫不悔遊  
世然後有以文明厥世是故善明道者幽之善行道  
者卷而懷之晦必明鬱必亨夫何思何慮

至誠則一一則精精則察微又曰至誠則寂寂則明明  
則幾動而神應又曰至誠則天天則不物不物則妙  
物又曰至誠則虛虛則不待見聞氣機觸焉而無不  
覺中庸曰至誠如神非如神之謂也吾心之自神也  
天地閒至貴者人人而至貴者心心而至貴者神人之  
身日不過行百里歷十二辰而已矣若夫心不須臾  
而反覆六合之內下上億萬載之閒知來藏往無思  
而無不通焉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心不一  
則神不全故君子誠之爲貴

誠自誠也道自道也猶之食者之自飽也何與於人而  
欲人知焉爲道而有出乎人知是當食而以爲餽也  
雖欲自飽得乎哉冰誠寒火誠熱日月誠明父子誠  
親君臣誠義相與始終焉者也故已必待誠以成而  
況欲以不誠成物乎苟可以不誠成物則亦可以滅

炬而求光去表而索影矣夫性既亡矣焉所率而爲道自欺以爲恆而曰忠於人忠乎哉然則誠爲己也而因以成物不誠徇物也而并以亡己嗚呼曷其柰何弗誠

誠者不貳之謂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不獲其身故成見其人故物夫誠者其心蕩蕩焉無所顧慮在身忘身而利害得喪不以貳也在人忘人而是非從違不以貳也不貳則貫動靜內外而一之金革百萬如無人飲水曲肱如無我

養心事集

卷二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近世儒者之闢釋氏曰釋氏誤以神識爲性不知神識氣之英靈所以妙夫理者以之爲性則不可夫氣之英靈非理之英靈之與故聞理妙乎氣矣未聞氣妙乎理也且神識於四德爲智謂知非性孰信哉今以神識爲氣又以氣爲妙乎理舛孰甚焉持是說也將欲使釋氏語塞不亦難乎或曰然則釋氏不可非乎曰何爲其不可非也儒釋之相違遠矣儒者之忘內外也存誠而不私釋氏者欲忘而不能忘則舉天地萬物而幻妄視之其爲有意孰甚焉故曰名爲無不

周遍實則外於倫理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故聖人者成己成物而自無意必固我者也釋氏則外己與物而適以成其意必固我夫不言無而處有以無與言無而實不能無者何如儒釋之相違遠矣曰夫敬齋胡氏之說其有所受之也張子不云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曰如張子之言則是天外有道德外有天與道各得其偏而性則兼之也可乎哉且性既合虛與氣矣而虛與氣之外復有

知覺而合之則性與天道固頑然無知物耶眞精妙合神靈萃焉夫心之靈性靈之也非性何靈之有孟子曰仁人心也程子曰心如穀種仁則生之性也人之心覺卽生不覺卽死故心之純一性之仁也其靈覺性之智也未有仁而不覺者也故成己必自成物仁卽智也智卽仁也故曰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張子知知覺之在心而不知知覺卽天道之神明賦於我而爲性者也至使後儒以知覺爲氣氣能妙理  
悲夫

或曰成物云者如瞽瞍底豫是舜成其父也乎曰實理及物處之得宜曰成猶曰材成云耳必以底豫爲成父則商均之終不肖也舜爲不得成子乎要之紂惡不悛文王不害爲忠管叔叛逆周公不害爲弟曰然則時措之宜卽成物也而複言之何也曰旣合仁知內外以爲性矣則性固本也而時措之宜又其用也聖賢之言闔闔卷舒無所不可熟於理而已矣或曰時措云者時乎成己則成己時乎成物則成物曰否己無時而不成物則因時而應

養心亭集 卷二

十八 四明叢書  
約關刊本

至誠其天平功用其神乎不見不動中也所謂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也或曰不見胡章不動胡變曰子不觀夫地之翕蓄深固乎品物流形如其章不觀夫天之專靜寧一乎陰陽錯行如其變夫見以求章是有意於章也有意於章則其發也淺淺則其光輝弗盛動以圖變是有意於變也有意於變則其行也滯滯則其鎔化弗液聖人其地乎深其根而自發其天乎寧其極而自運淵凝邃穆不露聲色而禮樂法度大觀乎天下實德之自著也恬漠虛寂不事造作而崇功

大化於變乎一世實德之自運也性定乎中道妙乎外者非至誠其孰能之

昭昭卽天也撮土卽地也卷石卽山一勺之多卽水也然而如彼其盛大者其必不徒然矣六尺之多卽人也然而與天地同功與海嶽齊光其必不徒然矣大抵弗微弗彰弗崇弗昌弗翕弗張以至有而無有乎藏是用大光動靜屈伸本末相因浩浩昊天孰嗇吾人夫天地山川之大人皆知之而不知其所以大也使一息不誠其崩潰之不暇而暇生物乎文王之文人皆慕之而不知其所以文也二三其德而希文乎文王是猶澤伏而捫泰山之巔難乎及矣

養心亭集

卷一

十九

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六合之內清虛燦爛者何也吾心之實體也齊七政敘九功封山濬川馴鳥獸而蕃草木阜通貨賄飭化八材巍巍乎極天地山川生物之功者何也吾心之實也鈞是人也或山川天地之爲材或草木禽蟲之用也眇乎小哉所以淪乎物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與灰眇乎小哉所以淪乎物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吾德天德吾性天性發育而峻極者非側陋物也若之何其弗尊之三千三百之儀非襲而飾也德性自然

之倫也弗問弗學謬且迷苦之何其弗道之是故君子包乎天地之外立乎萬物之上而詳審乎人倫庶事之閒或曰道謂之凝何也曰斂而敦固之施而順習之夫如是身將安之氣將孚之心將樂之祿之以天下而不喜也無故折之而不可怒也膠諸天而不可解也是之謂道凝夫凝耶散耶亦驗之心氣之閒而已矣鍊氣者日取若黍歸於黃庭久久凝聚謂之結聖胎彼特聖其所聖而猶若是而況聖吾之聖乎或問天曰誠問聖曰誠曷爲天下樂曰誠未達曰誠者

養心事集

卷二

二十四朝叢書

約園刊本

渾渾乎運而不窮屈伸萬變而不可亂天樂天聖樂聖其是之謂乎曰可學乎曰可昔者顏子悅之擇善服膺不遷怒不違仁曾子悅之省身篤行而唯一貫子貢悅之多學而識聞性與天道孟子悅之集義而養浩然之氣蓋庶幾乎敦化矣而未大也是故大德誠之源小德誠之流誠者自源而徂流誠之者迥流而求源

中庸始也由體以及用終也由用而反其原故以大德敦化後小德川流深哉

夫焉有所倚不著於物也誠也天命之本然也戒慎不  
睹恐懼不聞亦存此而已矣存此而誠通誠復與天  
地同流

君子之尚絅何也曰將以反其性也反其性則何以尚  
絅曰子亦知夫未發之中乎人生而靜之時乎微乎  
微乎渾乎其無疵矣淵默冲夷而莫之窺乎尚絅君  
子其善爲道之梯乎

內省不疚和吾內也無惡于志和吾志也是和之所由  
萌也不動而敬靜而中也不言而信默而中也是中

養心亭集

卷二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所由立也和也者中之行也行而適其時謂之時  
中中也者和之凝也凝而纖芥不雜焉謂之太和是  
故中和一德性道一理也雖然匪存曷省匪靜曷動  
散之萬統之一是以君子深根而寧極

中庸始也由一而萬故先存而後省終也由萬而一故  
先省而後存

或曰中庸之旨於大學同異曰中庸之爲書也反覆乎  
誠意正心焉耳矣無惡於志意斯誠矣不動而敬心  
其正焉心正則人泯而天居廓乎廓渣滓消融醇乎

醇精神孚達大哉一心之爲天地郭一德之爲萬物  
郭

不顯惟德隱也百辟刑之費矣乎篤恭闇然者之積也  
天下平日章者之致也誠則形斯其至乎

中庸之爲書也以天始終焉天誠而已矣始終乎天所  
以始終乎誠也誠無爲故無聲無臭無聲無臭者天  
命之本然也而萬化原之

養心亭集

卷二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養心亭集卷二

養心亭集卷三

明鄭張邦奇常甫撰

易說上

正德九年七月十一日起  
至十年閏四月二十日畢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

孔子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然太極之上加易有兩字則太極豈容與易離而爲二宋濂溪周子作太極圖將太極另立一圈於陽動陰靜之上蓋因後儒性惡與善惡混之說不得已而揭此以示人然視孔子易有太極與夫形而上下之意不免已支離矣故非

養心亭集

卷三

一四明濂書

約園刊本

默悟於象詞之外不足以與此所以程子受此圖未嘗輕以示人爲此故也到後來朱子因之遂於伏羲八卦次序六十四卦次序之下特空白紙書太極二字恐非伏羲畫卦本旨伏羲只自兩儀畫起何曾另立太極如周子來自朱子而後諸儒日益固滯將理氣分而爲二支離舛錯其端皆自此始孔子曰一陰一陽之爲道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又曰形色天性也此在明者能自悟耳

伏羲六十四卦方位

邵子曰先天之學心法也圖皆從中起萬化萬事生於心也新安程氏曰圖皆從中起曰皆者兼方圓圖而言也天地定位圓圖之從中起也雷以動之風以散之方圖之從中起也皆五與十所寄之位也故圓圖左旋起於六十四卦之坤右轉起於一之乾方圖西北與東南之交也起於震巽東北與西南之交也起於恆益東北相直也則起於恆震巽益東西相直也則起於震益恆巽蓋圓者動以定位爲本方者靜以動散爲用此先天之心法也朱子曰其中白處便是太極三十二陰三十二陽便是兩儀十六陰十六陽底便是四象八陰八陽底便是八卦愚按朱子此說特蚤年未定之見夫六十四卦何者非太極之妙而必以其中白處爲太極耶今只就宇宙內看便是且如乾坤定上下之位卽天上而地下也坎離列左右之門卽日生於東月生於西也今必以中間白處爲太極則自天而下自地而上日而西月而東中間空闊去處乃是太極豈有此理朱子只因要把太極

圖配易硬要綴一箇太極在六十四卦之間至欲將方圖移出在圓圖之外使圓圖中間空白以爲太極伏羲原來何曾有這箇意思此一部易書大頭腦處不得不辯且康節圖皆從中起之義說卦傳中甚是明白孔子說圓圖起於天地說方圖起於雷風而朱子使人求之空白之處決知其爲蚤年未定之見也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此自聖人得位者言之時乘六龍如事有所當密時有所當待遵養時晦潛也禮樂刑政顯布天下見也警惕於時勢之未安擬議於事幾之未定惕也躍也董正百官利養萬物飛也挹損盛滿亢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太和卽乾元物之所資以始者但至是乃保合耳盈天地間只是一團和氣物物各足自其各正而言則曰性命自其保合而言則曰太和其實非太和之外別有所謂性命也且如一粒穀這米便渾是太和之氣此穀之所以生者也故謂之性天寶與之故謂之命其在人則爲仁故曰仁者人也又曰滿腔子是惻

屯  
隱之心少有渣滓便是仁便害他太和之氣

六四乘馬班如求昏媾往吉无不利

象傳恐人誤解六四以陰而反求於陽故曰求而往明也見六四乃以初九來求而往耳本義云下求昏媾雖主占者而言然體貼爻義則下求二字恐爲未安大抵陰陽交而後通剛柔合而後濟故周公發昏媾之辭於屯之二四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養心亭集 卷三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九五有德有位宜其可以濟屯然方屯之時五實當之而方亨之勢則已屬之初矣此其所以大貞凶者也大哉時乎雖有德與位者亦莫之能違而況於有德無位有位無德者乎又況於德位之俱無者乎求之於古若商之帝乙其貞吉者也若魯昭公高貴鄉公其貞凶者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有所待時中無所主便不免計較利鈍昏迷蔽惑而不能光明躁迫煩悶而不能亨通須是篤信義命主

張得定不使妄動則此心自光亨也艮爲篤實輝光此可以推有乎光亨之義貞只是以道自守安常處順不以志之未伸而有所激不以時之未遇而有所隨如此則終獲所需而吉也大川險地人能處險地如坦途者其道亦在能需而已

師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六五爲師之主故周公言用師任將之道與彖辭同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養心事集

卷三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彖傳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謂以健而行故能絕去私昵同人于野以致亨而利涉本義以健而行故能涉川蓋亦此意

于野則無昵比之私君子貞則無阿媚之意又曰于野者同乎人而無我君子貞者求同於理而不求同於俗又曰于宗者于野之反甘臨者君子貞之反于野于門貴大同也有係則狹矣故吝然理有所不必同而勢有所不可同強而求同害也是以有三四之戒勢有所不得同而理有所必同則固不容已

者矣是以有九五之號無所係無所強而不能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則物莫與同矣夫鳥獸不可與同羣吾之所同者亦斯人之徒而已也而莫之與同豈其情之可願哉故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蓋一言而盡同人之道矣魯齋許氏曰人但當反己自修不問與他人合與不合苟能自修天下人皆能合若只以巧言令色求合則其所合者可知矣是故得君子貞則能通天下之志故于野之道在君子之貞也

謙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人情由不能謙故厚自崇植而不復顧人則彼此皆不得其所矣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則使天下無不謙之患也

豫

豫卦六爻無非戒辭可畏哉處豫之時也學易者當

深思猛省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三百八十四爻獨於豫六二發介于石不終日之義蓋以後最溺人非至堅靜者不能守非有守者不能見幾之速不爲所溺也可謂至精切矣今夫朋友夫婦之閒和樂之過或以啓鬪爭之端而沉於其疏遠者乎故曰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楚人有言曰人之所患者在於衽席之上尊俎之間

臨

上六敦臨吉

臨與復卦正相似然敦臨係於上六而敦復係於六

養心亭集

卷三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五者臨卦二陽六五與九二相應復卦一陽六四與初九相應夫相應則其相與之情專矣由此而又進焉則爲敦篤之義此敦臨所以在上而敦復所以在下也敦則無以復加矣復之上六所以遠於陽而爲迷復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本義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似未若程傳之義爲悉有孚顒若詳象傳文意似謂在下之人信而仰之朱子亦嘗言之矣

賁亨小利有攸往

文王恐人專尚文飾故必曰小利有攸往蓋往而利者本立而行之以文也賁之爲道非有能增加於實德其於動履不過潤飾之功故曰小利而已蓋文必有節無節則過卽艮止於外之意

復

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凡係易爻兼看時勢如何且如初九不遠復似不及五之中以自考者然初得元吉而五止於无悔者初

養心亭集 卷三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一陽爲復之主正當進往之勢非五之所得而比也如六二休復而言吉六四獨復而不言吉蓋二專取復義而四與相應則兼論其勢之足以有爲否也  
无妄

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

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分明便說盡坤道不耕穫不菑畲分明便說盡无妄之道

六三无妄之災或係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本義最明快較勝程傳看象傳文意卻似程傳爲得

宜更詳之

大畜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大畜名卦本取以艮畜乾此是最易曉者故不復及餘卦放此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剛進乎上據得其所而畜乎下尊尚賢德則能畜賢健者易進而能畜之皆畜道之大正也凡看卦詞及彖傳要如此體貼

養心亭集

卷三

九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不家食吉養賢也

養賢所畜養者大矣賢者不能養則望望然去矣安能畜而止之哉故上能畜賢則賢者可以行其所畜之大而不家食吉也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德應乎天所畜之大也涉大川所濟者大也

易說中

咸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利貞利有攸往謂恆守正道而不變如不牽於外誘不動於非僻則事至可處物來可應有所往而无不利矣如其習於不善豈可以有所往哉

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行於外風入在內各居其方也

遯亨小利貞

小人中稍安本分的便自利往事可見也

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有中正之德與人相契所以能去得恰好

養心事集

卷三

十四明鏡書

約園刊本

晉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失得勿恤則是去其私蔽而與大明同其體必如此而後可以爲晉盛之主也又六五柔體易有失得之累故戒之

家人

家人內離外巽相麗以巽家人之道也又內明而外巽處家之道也

蹇

屯與蹇相似然屯動乎險中以初爲主故利於初而不利於上蹇見險而止止極必濟故初宜待而上言碩屯蹇二卦上交皆陰柔而功效不同以此

益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中溪張氏曰初本坤體而上遷於四有遷國之象依五也愚按坤陰上遷而以陽益下分明是遷國益下之象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養心亭集

卷三

十二四明鐵書

約園刊本

此爻當與六二對看一則無心於益然人或益之而不能辭一則專志求益然不惟無益而反有傷

夬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凡卦詞爻詞皆因象發義至精至密膚柔物也跟剛迫於下爲臀无膚之象居柔而不斷爲其行次且之象兌羊象也羊受牽則羣進四有其象固可以亡其悔而不中不正之資又坎耳塞其內故雖聞言而不能信也

九五莧陸夬中行无咎

雲峯胡氏以爲夬三月卦莧始生之時姤五月卦瓜始生之時故以取象

上六无號終有凶

兌口上開號象也孤陰無與故爲无號

姤

姤之時義大矣哉

恐依程傳本上文贊遇時大爲是

萃

養心亭集

卷三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

齋咨涕洟上六所遭之時位然耳然非所以爲咎也  
本義作戒占宜更詳之又按齋咨涕洟項平庵以爲  
兌口之象巳建安以爲說極而當以憂處之猶臨之  
六三居說之上而有旣憂之之戒也

升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无咎只自卜祭者言而進交於君之道固自在其中  
矣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分明是柔以時升之象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進齋徐氏曰兌口不掩言象坎剛中有孚信象坎兌

相失故有言不信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先儒以爲艮體象人背面而立者故卦辭如此則背字當兼不見與止之義蓋惟不見故止也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養心亭集

卷三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言所思不出其位也程傳最精但說思字欠重似未合本文意耳

漸

其位剛得中也

因上言得位故此曰其位是虛說得中便是位程傳以爲尊位更詳之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不云進德而云居德體艮山之象然德必漸進而可居也善俗固必以漸亦兼取木入之意凡象傳意最

精宜細玩之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離羣醜也失其道也皆言其過剛不中而無應利禦寇本以其剛夫子恐人專以剛爲尙故曰順相保也

巽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凡人有所巽順委曲必其有所變更不得已者所謂

養心亭集

卷三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巽以行權是也五居巽體便是悔貞則其巽也皆順於理周旋精當故吉而悔亡先庚三日後庚三日所以巽乎貞也所謂剛巽乎中正者如此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凡爻辭言无咎貞厲貞凶辭同而意有異者當各因爻義觀之如巽上九過巽而無斷又何貞之有本義以爲雖貞亦凶於理未安恐當依象傳作正乎凶爲是蓋貞者正當之義楚詞云攝提貞于孟陬是也

未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六五爲濟之主事之未濟者一齊整頓粲然條理這便是君子之光

易說下

繫辭上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直而不私乾之易也順以從乾坤之簡也發乎己而無累君子之忠也順乎物而無違君子之恕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言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

養心亭集

卷三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二氣變遷而不已卽剛柔之相摩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萬物生生而不窮卽八卦之相盪也

陽主義知大始也陰主利作成物也確然行之直遂不同義也天道也君道也父道也夫道也隤然應之曲成不虧利也地道也臣道也子道也妻道也是故陽施而陰受施也者不與諸己而受焉者必保其終不與諸己者振奮割截不計其利鈍成敗之謂也必保其終者含容卑順隨物所宜而全之之謂也是故

制義以興利物以和義

事莫難於造始而乾以易知能常見於多故而坤以簡能是故厚於力者力不費周於才者才不顯力不費故動而不測才不顯故功成而人不知焉

事非難也多顧忌則難矣多顧忌志撓於欲也志撓於欲則游移前卻不勝其重矣方是時也已且不能自知人焉得而知之事非煩也作聰明則煩矣作聰明心役於私也心役於私則支離穿鑿不勝其擾矣方是時也已且莫知適從人焉得而從之天下之人

養心亭集

卷三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極千億之多而其得乾坤之理則一也易者同物故易知而有親簡者從物故易從而有功故吾之所爲契乎人而人自與我以成德也有以適於人而人自輔我以成業也是故自私者不可與有言也自好者不可與有行也

操存熟則一而不貳不貳其於事也當行卽行故易涵養深則虛而無礙無礙其於動也隨物付物故簡乾坤以易簡生物故人之生也直

所謂天下之理者何也卑者高者動者靜者類聚者

羣分者成象成形者雖萬有不同而其實不外乎陰陽而已陰陽乾坤也乾坤之德易簡也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位乎上而始萬物地位乎下而成萬物人位乎中不能兼體萬物不足以配天地故曰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其中云者承乾坤之理應章首天尊地卑而言也夫天一形也地一形也不啻千萬其形也私其形者其形幾何故不足以當三才之一不足以當三才之一者謂其不才也

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六爻之

動三極之道也

養心亭集

卷三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聖人作易而明吉凶故君子學易則有吉而無凶也蓋象之所陳詞之所著莫非三極之道君子是觀是玩而動靜不違則人極自我而立而天極地極不能外焉天其有不祐乎或曰六爻之動何以爲三極之道也曰吉凶悔吝者乃人事得失憂虞之象也變化剛柔者乃造化進退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孰非三極之道乎曰然則本義所謂初二爲地三四爲人五上爲天者非與曰朱子因後章兼三才而兩之故爲

此言然彼專言所以六畫成卦之意故不審其細分  
此則言聖人觀象係辭而主於剛柔變化意各有在  
恐不可以彼而泥此也

憂悔吝者存乎介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其介不容以髮故君子無時而  
不憂是以能無憂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一章

易之能彌綸天地之道也故聖人以窮天地之理以  
盡天地之性夫然後見於功化知仁迭運而應感無

養心亭集

卷三

十六 四明叢書

納園刊本

方是聖人之神易也是聖人彌綸天地之道而神易  
見矣張子曰一故神兩故化天地易書聖人一而已  
矣神無方以造化言而卦爻之無體者在其中易無  
體以卦爻言而造化之無方者在其內對舉而互見  
者所以明造化易書之非二也

樂天知命故不憂見理自然忘私安上敦乎仁故能  
愛忘私自然及物知因於仁仁因於知聖人一天地  
也

按字書理玉膚也凡物紋理之微莫如玉膚天理之

細入於無閒者如之故謂之理聖人心與之契則其所以爲幽明所以爲死生所以爲屈伸往來萬變不齊而見其皆井然有條緒焉是以樂之或曰願聞其端曰未易言也古今事有甚逆者矣以文王而居羨里其極也然而易道於是乎興焉則文王身困於一時而教明於萬世推此類也富貴福澤以厚吾生貧賤憂戚以玉吾成興亡之機治亂之故理焉往而不往哉故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是可樂也曰請問安土敦仁之能愛

也曰人之生意爲仁是其所以生者也及其累於私也隨在而有不足之心焉不足之心鄙吝之心也鄙吝之心生而怨懟且加於骨肉之際矣矧曰其能濟物乎哉是故素其位而行則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不怨不尤而惻怛慈愛洋洋乎不可勝用矣

能樂天故其於安土也益固能安土故其於樂天也

益深

大哉聖人之作禮樂也曆象授時體國經野修六府  
諧八音樞機品式憲禁刑罰無所不備至於防濼揚

芟哲簇赤艾壺涿蕩蕪莫不有法其於範圍天地不亦密乎舉八政治三事類族辨物服牛乘馬警蹀有用孤竹孫竹有宜山澤有虞川遠有師卅葛蜃炭有司麇卵毒矢有禁獸畜有醫與鳥獸言有蠻夷之隸其于曲成萬物不亦周乎故曰明則爲禮樂幽則爲鬼神明也者體夫幽而達之者也故神易之妙不在天地易書而在聖人

一陰一陽之謂道 一章

陰陽流行而不窮是之謂道離陰陽而言道者非也

養心亭集

卷三

二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道外無善善外無性故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言性惡者不知道者耳成之者陰與陽而已矣故性也者知與仁而已矣仁知合一君子之道也所以神變化而無方者也仁者以興功致利爲德而適以喪德知者以退藏寂滅爲足以成業而致於廢業是皆得性之偏者也得性之偏者滯於氣者也滯於氣者物而不通況可以言神乎仁知之偏者若此而況於百姓乎神變化而無方者造化其至矣顯諸仁藏諸用闡闢翕張無停機也而一出於無心德業不其至與

是故其運於變化著於象法見於占筮無宰而無乎不宰此不謂之神乎

或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以氣爲道何也曰理氣一也六十四卦不過陰陽二畫則知道不在陰陽之外矣

百姓日用而不知所謂物則不通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所謂神妙萬物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

一章

乾靜專而動直坤靜翕而動闢萬物莫不資乾坤以

養心亭集

卷三

二十一

四明樓書  
約圖刊本

生而各得其理此乾坤之理所以極遠近上下而無閒也易之所有不過乾坤則其遠不禦邇靜正而備有天地之閒豈虛語哉

君子之存誠也其以法乾乎主敬其以法坤乎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是故誠敬之至而於應天下有餘裕也深哉君子之靜而致其一也物莫得而二焉凡天下之物必有閒也以至一而過有閒是故無堅而不入也無微而不析也此其動之所以直也君子之靜而致其虛也物莫得而窺焉凡

天下之物必有跡也以至虛而遇有跡是故無遠而不應也無大而不勝也此其動之所以闢也

曰專曰翕是靜中有物也是故虛無之說破矣曰直曰闢是動中有靜也

行所無事

是故權謀之說廢矣

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剛得中者乾道也柔在內者坤道也實則不分虛則無間

動而有所顧忌回互則異於乾之直矣生於其心之無主動而有所隱忍周遮則異於坤之闢矣生於其心之有物故誠則無事乾之道也敬以行簡坤之道也

養心亭集

卷三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專也者守而一也翕也者斂而固也一則精固則密精則震雷不能撼密則鬼神不能窺是故宇宙在乎我萬化生於身

聖人之酬天下也其有機權乎專以動故不禦翕以動故無疆

專則其主宰也無貳翕則其含蘊也無窮

專也者凝其志而不貳翕也者緘其機而不泄專而後動則如游刃餘地迎鋒輒解故直翕而後動則如

源泉未泄一決沛然故闢

以不專之心應物是以塊解牛也以不翕之心應物是求鑑於湍也靜專則其利斷金動其有不直乎靜翕則含弘光大動其有不闕乎

此章聖人示人心法之要也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

子曰易其至矣乎 一章

天地之性吾性也成性存存則天地立於我而易亦行於我也天地爲易之門成性爲道義之門一而已

養心亭集

卷三

三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矣孔子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下學禮也上達知也是故肖天惟聖知聖惟天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 止 擬議以成

其變化

象爻皆所以明變化之道也故曰易擬議以成其變化體易於我也

至賾而不淆諸物故不厭至動而皆貞夫一故不亂中孚言誠其身則物自應同人言正其心則人自親白茅欲過慎也勞謙思致謙也亢龍惡居亢也戶庭

教密負乘戒慢皆教人以自反而敬畏之道也

二人同心靜之專也其利斷金動之直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章

顯道神德行皆以數言本義道因辭顯更詳之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

一章

至精無二三也辭占所陳莫非至理理一而已故感而卽應亦靜專動直之意

易無思也無爲也

一條

寂然不動不著於外感而遂通不累於內

養心亭集

卷三

三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

一章

天有太極沖漠無朕而萬化行焉人有太極退藏於密而神知出焉易有太極無思無爲而大業生焉聖人體天道以作易故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

一條

朱子曰興神物以前民用作易之事也齋戒以神明其德用易之事也齋戒敬也聖人無一時一事不敬此特因卜筮而言尤見其情誠之至如孔子所慎齋戰疾之意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玩此

則知所以神明其德之意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

一條

天地變通以生著故著卦變通以利民而民咸變通以順天

是故易有太極 止 吉凶生大業

易有太極形而上者謂之道蓋自有不著於物者故聖人洗心而退藏於密齋戒以神明其德所以全太極之妙也通天地萬物而無閒者其敬乎

寂然不動易有太極形而上者謂之道皆聖人示人

養心亭集

卷三

五十四明義書  
約圖刊本

以心法之妙學易之原故默而成之不言而信然後為善學易者

子曰書不盡言

一章

道載於象故象立而聖人之意盡矣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契意於象者也孔子欲無言又曰知我者其天乎蓋歎其門人未能不言而信也

道形而上無聲無臭也故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乃能神明乎道一有聲臭則與道為二矣子思作中庸出於此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乃爲能神而明之人此孔子之門以德行稱而傳聖人之道者顏曾閔冉四子而已  
默而成之者無容心而自得不言而信者超見聞而獨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此之謂也

此章始之以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以啓形而上下之說而終之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語脈融貫首尾照應至爲精密宜深味之

繫辭下傳

養心亭集

卷三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

聖人之情吉凶與民同患故象爻變占無非所以明失得之報使斯人有吉而無凶耳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故聖人布之爻象以著其所示之理天地之大德曰生故聖人施之政教以普其好生之德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

一章

易以知險簡以知阻其唯聖人乎

乾坤易簡而知險阻天下之理備於此矣是故能說心研慮定吉凶而成讖也變化云爲以下申言易

理顯著於天地之間不待易書而自足以開物成務此天地自然之能也顧百姓之愚不足以與能故聖人作易以成之而百姓皆與能焉成能與能之能卽能說心之能也

天下之至險阻者其惟人情乎將叛以下人情有六焉而吉人居其一耳可不畏乎夫不知言無以知人不知人其不陷於險阻者鮮矣聖人擬之彖爻而人情見君子學易以知人情則知險知阻是故易而不輕簡而非率又曰吉人之辭寡易簡故也其餘五者不易不簡而險阻存焉可不畏乎

易則易知不易則險矣人斯陷焉簡則易從不易則阻矣人斯困焉此章始之以知險阻而終之以人情夫子之意深哉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一章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然而雨暘燠寒有極備極無之時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然而山川草木有崩潰天闕之時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而有猛隘強梁懦

弱邪佞之徒也是皆不可謂非性命之理也然以爲性命之本然則非也雨暘燠寒雖或失其時然而晝夜四時不可易也山川草木雖或反其常然而流峙開落不可變也仁義之性雖或流而爲惡然而惻隱羞惡之心不可息也故曰不可不謂之道而非道之本然也自易觀之不過一陰一陽而已及其相摩相盪而得失變虞紛然而不齊者乃其勢之自至而天地亦莫如之何也然其理則一定而不易故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不仁者仁之失也不義者義之失也不可謂人無仁義也謂人無仁義是猶謂天無陰陽地無剛柔也顧天雖有愆陽愆陰而不勝其陰陽之正也地雖有愆柔愆剛而不勝其剛柔之正也若人則無所不至矣此其所以名雖爲人而失其所以爲人者也聖人作易以順性命之理凡以爲斯人耳

養心亭集卷之四

明鄭張邦奇常甫撰

尚書說序

說尚書者至蔡傳而備矣予復爲之說者亦以推明蔡氏之旨耳語曰孔子罕言命與仁又曰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夫詩書禮三者於命與仁之說詳矣然而莫詳於書者也因孔子之雅言者求其所罕言者斯孔子之意與夫命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古之聖王所以兢業而不已也學者誠由是而求之則其戒懼省察日不容已事天勤民將無往而不當不然則違天喪己終懼不免焉雖誦說終身其於書也何有

虞書

堯典

甚矣聖人之德難言也聖如堯孰得而言之堯典其善言聖人矣乎其爲言凡四百餘而究其實可一言而盡故堯典一篇以欽之一言始終焉凡其言欽者四而聖人之所以同於天者見矣堯之舉舜也于其孝友及將巽之位而試之也于其

二女之刑由是觀之則堯之所以親九族固亦有自  
始乎

堯典一篇與詩之周南召南相表裏

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止五十載陟方乃死

西山真氏曰察璣衡以揆七政正如人子事親候俟  
顏色惟恐一毫少有拂於親心此大舜事天之敬也  
或曰金作贖刑以施於老幼廢疾亦足以補蔡傳之  
不足

養心亭集

卷四

二四明叢書  
欽定四庫全書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或曰何祖也曰祖堯之祖也  
曰何宗曰宗堯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堯丹朱  
之所祀也曰舜之於堯其精神意氣固相妙會豈特  
父子骨肉哉惡在其非族且天下堯之天下也舜受  
天下於堯則當爲天下宗之而不得以私其父明矣  
然則瞽瞍廢祀乎曰何爲其廢也別爲之廟而祀之  
其禮數奈何曰如堯而不以郊朱子曰堯舜之廟雖  
不可考然以義理推  
之堯之廟當立於丹朱之國所謂脩其禮物作賓于  
王家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故禮記有虞氏禘  
黃帝而郊瞽祖顓頊而宗堯伊川以  
爲可疑○今按此恐程朱未定之見

或曰祭法曰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非與曰使禹傳天下於鯀也以郊焉可也禹之有天下也舜授之禹不得以私鯀或曰鯀舜之所極也天下之罪人不可以配天亦非也禹以爲鯀有罪而廢其郊是以子罪父也而可乎禹受天下於舜故當爲天下宗之使鯀而大賢也亦不得以郊

舜與禹具事相類故并論之

朱子曰古者詩以言志人以之歌而聲出焉故曰聲依永後世先定律調而以詩合之是永依聲耳

大禹謨

養心亭集

卷四

三四明敬書

約園刊本

帝曰兪允若茲嘉言罔攸伏止俾勿壞

益因舜歸德於堯故遂言堯德合天以受天命禹遂言天之吉凶應如影響所以申益之說也故益歷言從逆之事以爲戒而禹又申明其實蓋飭敘九功則無失法度 暹道佛民之爲矣九懼其怠而勸戒之無已焉則逸樂怠荒之心無容作矣蓋事之成壞相因而吉凶常相倚伏故無虞之日正儆戒之時也爲君臣者惡可以不艱也哉

水火金木土相克而成用天下之物永有不然者蓋

陰陽相勝而相成自然之道也

汝惟不矜天下草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

功

呂氏曰纘立己卽有物與我對不矜不伐無我也故

無爭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

文祖神宗其廟號之始乎古者廟號必稽其德豈有

誣人有虞氏哉曰神宗則爲善也無感焉程子朱子以舜宗嘗

賤故於此復明之蓋舜雖愛父必不加瞽瞍以神宗之號誣之也益稷篇祖考來格考謂瞽瞍蓋瞽瞍初

養心亭集卷四

四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不廢祀說見堯典

三旬苗民逆命止有苗格

益之告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與此贊禹者同意

皋陶謨

天敘有典止政事懋哉懋哉

此卽所謂天工人代者也君臣相與同寅協恭則與

天之一陰一陽於穆不已者無閒矣和衷則與天之

生民有物有則者無閒矣至於刑賞之政君臣懋勉

之心一或有息則刑賞皆出於有我之私而豈復天

命天討也哉故不得不兢業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止敬哉有土

典禮命討皆承天以安民者也而聰明明畏天實因於民焉可不畏哉可不畏哉

益稷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止師汝昌言

夫憂勤惕厲之心常存而不懈乃聖之所以聖然與託之言辭不若指其行事之親切而尤足以動人也故禹之昌言不過自陳其日孜孜者而皋陶曰師汝

養心亭集 卷四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昌言則深有以知禹之心矣

稼穡固艱難之事水平播種之初其艱尤甚故曰奏庶艱食鮮食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止欽四鄰

欽四鄰總承上文而言四鄰云者言親近而相導于左右前後者也

禹貢

禹敷土止成賦中邦

楊文懿公曰東匯澤爲彭蠡先儒考之水道不合多

謂禹未嘗親歷其地而談書吳草廬以爲錯簡而移  
置于東迤北會于匯之下良是愚謂旣如此則彭蠡  
在大江之南而經言北會東匯亦未可曉

楊文懿公曰河源世莫能窮之元潘昂霄志謂元世  
祖嘗遣使西邁四閱月約四五千里始抵河源乃在  
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或泉或潦水沮洳渙  
散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若不勝人跡逼觀弗克旁  
履高山下际粲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  
星宿也羣流奔注五七里匯一巨澤名阿刺腦兒迤

養心亭集

卷四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邈東鶩成川名赤賓河有水西南來名亦里出又  
水南來名忽蘭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水合流入赤賓  
其流浸大始名黃河又東流歧裂八九股漸至朶甘  
思東北鄙有大雪山名亦耳麻刺其山最高譯言騰  
乞里塔卽崑崙也自崑崙南行漸遠有水西南來名  
納鄰哈喇譯言細黃河也又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  
水合流入河河北行轉西至崑崙北流沙東又北流  
至貫德州地名必赤里乃至積石州卽禹貢積石也  
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旁貫莫知紀極山皆

草山石山至積石方有林木暢茂也昂霄志甚詳今鈔其略耳鳥鼠同穴蔡傳引地志釋爲兩山而謂孔氏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而處之說爲怪誕不經蒙按爾雅鳥鼠同穴其鳥名餘其鼠名麤孔氏因之今人居涇源縣及過者往往見之非怪誕也然詳禹貢文法則鳥鼠同穴本是山名蓋是一山後或離爲二名故地志載之而蔡傳引之也

錫土姓止告厥成功

唐孔氏曰論語云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王者自敬

養心事集卷四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德民豈敢不敬之人皆敬之誰敢距違者聖人行而天下皆悅動而天下皆應用此道也

商書

仲虺之誥

惟天生民有欲止奉若天命

禹之舊服桀廢之湯纘之則雖革禹之祀而實以繼禹之志也仲虺所以釋湯之慙莫切於此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止克綏厥猷惟后

朱子曰古之聖賢朝夕常對越在天故其言如此新

安陳氏曰六經言性始于此中庸言命性道教其淵源蓋出于此諸家皆以若有恆性一句屬下文蔡氏獨屬之上文諸家以惟后對惟皇上帝爲兩段蔡氏以帝降民性后綏爲三豈民本無恆性必待君順其恆性而後方有此性耶此章蔡說最優非可易及朱子誠不輕付矣竊恐未然更詳之

爾有善朕弗敢蔽止無以爾萬方

林氏曰所謂罪當朕躬非必其身之罪也天降喪于民而以克綏厥猷者付之一人故民之有罪乃君之罪也人君必使天下皆無罪然後無負於天之所任則獲戾于上下亦豈難哉此所以危懼若將隕也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止以聽冢宰

按邵子皇極經世以太甲元年繼湯與書序孔氏之說合程子亦以孟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者言年齒之數與趙氏之說不同而朱子蓋兩存之至蔡氏則專主趙說又引吳氏之說以爲殞有朝夕之奠何爲而致祠主喪者不離於殞側何待於祇見愚謂湯既

已稱烈祖則其時已葬而祔廟矣孔氏莫瀆之說固  
非而吳氏之說亦未足深據也蓋喪之未除雖君居  
諒闕然十二月歲首之時將告卽位而特設大祭故  
曰祠伊尹率百官奉太甲特見於湯故曰祗見是其  
義亦可以通而非必如趙吳蔡氏之說也且元祀十  
有二月湯崩已數月而升祔則營於桐宮蔡傳以爲  
將葬之地者亦未爲有據也太甲曰王徂桐宮居憂  
則疑是居湯之憂矣然此皆不可深考者宜姑闕之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止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養心亭集

卷四

九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此篇始終皆言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而中言烈社  
之成德然其所以爲訓者不過愛親敬長以脩人紀  
而已則帝王之道所以畏天而法祖言可知而祗厥  
身之三言又其本也小善必爲小惡必戒祗厥身之  
實也

太甲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止忝厥祖

顧誕天之明命則此心昭然無一毫私欲而與神明  
相爲流通故足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西山真氏

曰湯顧天之命天監湯之德曰顧曰監可見天人之交至近而非遠也

王惟庸罔念聞

庸卽王庸作書以誥之庸蔡傳似失之鑿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止無越厥命以自覆

昧爽丕顯則顧諟可知顧諟明命而大命用集天人之感速矣哉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

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卽此意

養心亭集

卷四

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茲乃不義習與性成

湯誥曰若有恆性言性之本然者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此言習與性成則專指其不善者言之耳夫率性之道不能不待脩道之教而後成若有恆性不能不資后王之猷而克綏蓋既謂之性則固已墮於氣質之中矣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之說無以踰此矣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止圖惟厥終

太甲歸亳之初卽自言欲敗度縱敗禮而無少諱忌其光明俊偉真足與爲善者矣或曰孔穎達曰天災亦由人行而至非橫加也此太甲自悔之深故言自作甚於天作耳其說如何曰是固然也然氣有反戾而災祥容有不得其正者人能脩德以弭之是可違也祥桑雉雉之類是矣邵子曰天作孽十之一不可違自作孽十之九不可違太甲之見及此蓋其困心橫慮之時思惟詳審而見理昭灼其悔過遷善之意至是有不容自己者矣

養心亭集

卷四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伊尹拜手稽首曰止承王之休無斃

惟明惟聰朱子以爲惟明后之惟是也蔡傳以惟爲思恐非文意

伊訓申誥于王曰止邦其永孚于休

懋敬厥德則能仁能誠可知矣克配上帝則民懷神享可知矣自下自邇恐其忽於卑近也懋敬之實也曰難曰危曰愼皆敬之謂也故此篇首以敬與仁誠並言而克敬惟親之一言又一篇之大旨也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止永底烝民之生

道之在天下以其體言則曰太虛以其數言則曰太  
一以其主宰萬物言則曰太極惟其虛故一何者涉  
於形質則萬殊矣惟其一故爲物之極何者有二則  
爭不足以主物矣故天以一理主萬化人以一心主  
萬用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閒也惟大人  
爲能格君心之非夫用人行政千變萬化逐事而正  
之何可勝窮惟得其理之一則無往而不當故舜告  
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伊尹告太甲曰善無常主  
養心專集 卷四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協于克一蓋秉吾一德而推移變化於事物之間亦  
猶天道之不離于氣而不囿于氣也故尹於太甲以  
是終焉而反覆曉告其大旨不出乎敬之一言則又  
所以一其心之要法也真可爲萬世相天下者之法  
矣

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伊尹以己不能盡匹夫匹婦之善爲懼而後以匹夫  
匹婦不被己之澤爲恥譬之天能包羅萬物而後萬  
物咸被其澤也後世悻悻自用者竟何爲哉竟何爲

哉

盤庚三篇

呂氏曰三書反覆折難須於包容處觀其德量於委曲訓誥處觀其恩意於規畫纖悉處觀其措置陳氏大猷曰世主之於事懦者或懼人言而輒沮果者或拂人情而不恤盤庚可謂內不失己外不失人矣

說命上

王宅憂止說桀傅巖之野惟肖

恭默思道憂帝資子良弼天人孚感之妙所宜致思

養心事集卷四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其惟語詞蔡傳訓惟爲思恐非文意

說命下

惟口起羞止事神則難

言動刑賞官爵慮之既審而動之以時則外不奪於物欲而有物來順應之妙然惟以有爲爲應迹而不知善之在己焉則內不擾於己私而有廓然大公之體至於外患之不虞近習之寵幸過誤之文飾又人情之所易忽而莫之戒者及又能於此而恆加省焉

則憂勤惕厲之心常存不死可知矣故以惟厥攸居  
政事惟醇終焉大學曰安而后能慮夫此心旣惟其  
居之是安則其聰明無少壅蔽而於政事之施慮無  
不善而動無不時所謂惟醇者也此則憲天之極功  
必如是而后無負乎君天下之責也嗚呼古之相天  
下者以天事君故其言如此後世則庸眾人視其君  
而已矣豈不痛哉又按說命中篇醇之一言乃其大  
旨惟厥攸居欲先醇其心也有所雜非醇也有所閒  
斷非醇也自喪厥功以上欲其隨在而無不善之雜

養心亭集

卷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自惟事事以下欲其隨時而無怠肆之閒也而所  
謂政事惟醇者固已寓乎其閒矣此其造道之精深  
立言之微密條理融貫所宜熟味而蔡傳引蘇氏之  
言以爲散而不一蓋未深究其旨耳又一言之閒必  
各舉夫利害而明布之可謂深得告君之體矣至於  
黷祭一事又高宗之失舉故又特言於後

說命下

說曰王人求多聞止其永無愆

能體先王之道而後能守先王之法故說詳言爲學

而終之以監成憲以此

昔先正保衡止時予之辜

西山真氏曰口不可一日不誦此言心不可一日不存此念

武成

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楊文懿公曰社土神勾龍人鬼古者祭社以勾龍有功於社而配享之非勾龍卽社也蔡氏因漢孔氏之誤未及正耳

養心亭集卷四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洪範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止彝倫攸敘

當堯之時惇敘九族以和萬邦彝倫固非鯀之所能數然自鯀言之則其方命圯族固彝倫之所由敗也

初一日五行止威用六極

朱子曰九疇之敘順而言之則五行爲始故五行不言用不言用者乃眾用之所自出錯而言之則皇極爲統故皇極不言數不言數者乃眾數之所由該以五行爲始則自一至九愈推愈廣大衍相乘之法也

以皇極爲統則生數主常成數主變太極動靜之秀也九疇本於洛書者如此又曰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皇極建則父之以三德而威福玉食出於上否則移於下矣皇極建則明之以稽疑而龜策臣民從之而吉否則逆之而凶矣皇極建則肅父哲謀聖而卿士師尹舉其職庶民遂其生五氣順而四時和否則人事不脩天道易常矣皇極建則斂五福以錫民爲富壽康寧攸好德者終命否則斂六極以厲民矣序其目於皇極之先者皆皇極之

養心亭集

卷四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本也序其目於皇極之後者皆皇極之驗也愚按皇極之建其實不過五事而已敬之一言九疇之本也嚮用威用云者卽傳所謂作福作威者也人之福極稟於天而人君得假之以勸懲焉者蓋其柄掌於人君而其感召之機則係乎其人故也天人之際學者宜致思焉

五皇極

止錫汝保極

人君以天下之福德爲己福德故曰云云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苟知于帝其訓則惡得不念哉凡自古聖賢之言皆帝之訓故知畏天命者畏聖人之言

六三德止民用僭忒

正直剛柔一失其道則威福將下移可不審哉蓋天下莫大於道而惟道可以服天下得莫大之道然後可以居莫大之位不然下必有竊其柄者矣觀此則知天子之權不在其勢而在其道

八庶徵止一極無凶

庶草蕃廡則民生畢遂可知矣此又五福之所由生

養心亭集 卷四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

曰休徵止蒙恆風若

庶徵專以五事言者天有五行人有五事天人之道止是而已禹疇曰敬用五事則敬又建皇極之本也子嘗爲洪範五事感應圖爲之說曰貌肅則靜水太陰也體也言又則達火太陽也用也察事物之幾先以應乎外也貴乎速故豫爲哲之反收羣言之是非以審乎內也欲其詳故急爲謀之反水火金木成於土貌言視聽本於思思也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

可不慎乎

歲月日時無易止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西山蔡氏曰漢志言日行陽道多風旱行陰道多雨水日象人君之行不可指而知以正行言之冬則南夏則北然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則日行遲疾則過乎中道遲則不及乎中道日之所行月之所隨也日失中道則月亦變行故去中道移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爲旱移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爲水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蓋民之安否省之於星星之風

養心亭集

卷四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兩本之於月月之九道本之於日故庶民惟星繼之以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雨暘燠寒風旣徵於貌言視聽思又以所職之大小別之於歲月日又以民之安否參之於星予以見皇極之君視履考祥如此之周旋而不敢忽也息齋余氏曰庶徵者合五事五紀以參驗者也於此不言曆數者曆數所以推天運之常庶徵所以參人事之感其進退飛伏有出於曆數所推之外者矣愚按五事得則三德之用宜三德之用宜則無行緩行急之過所

以日月之行不偏於遲疾而風雨無不時也又按三德用則天下皆囿於皇極矣休徵應則天下皆享有五福矣所謂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如此

九五福止六曰弱

好德也惡也弱也皆係於我者也而均列爲福極者孟子所謂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五福本於好德六極本於惡弱故人君得以斂福以錫民而以之嚮用威用於天下焉蓋禍福之出於君者卽出於天者也然其實則在於其人之自取天與人君不得而私也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深哉

養心亭集

卷四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旅葵

德盛不狎侮止罔以盡其力

德不德敬不敬而已故曰德盛不狎侮夫使民之道莫大乎敬矣吾敬人人亦敬吾事吾慢人人亦慢吾事吾先使人慢焉而責其盡心力不可得也此召公之所以戒也或曰召公之陳旅葵也而以狎侮戒何也曰人以私交於我吾從而應之是與相比昵也非狎乎有慢易之心非侮乎古之帝王志以道寧言以

道接無一毫自私徇物之心焉是故不狎侮人亦不狎侮於人此所謂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者非德盛其孰能之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志以道寧則不玩物矣言以道接則不玩人矣不玩物不役耳目也不玩人不狎侮也

微子之命

吳氏言武王克商已封微子於宋至是武王殺武庚乃建爲上公以奉湯祀蓋申命之書其說良是

養心亭集

卷四

二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爾惟踐修厥猷止尹茲東夏

王氏曰宋商後得郊天故云上帝時歆記曰宋之郊也契也

康誥

王曰汝陳時臬事止未有遜事

此卽說命所謂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之意蓋又宅心知訓之要訣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止矧曰其尙顯聞于天

武王以萬方之罪爲己罪而不敢怨天尤人一至於

此蓋真聖人之心讀者詳之

召誥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止王其疾敬德

此章哲王在天啓下文面稽天若之意智藏瘝在啓下文無遺壽夭之意民哀天天哀民啓下文畏民晷祈天命之意敬德而曰疾云者啓下文初服之意也

洛誥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止汝永有辭

呂氏曰漢文近於惇大成裕而無所謂明作有功漢

養心亭集

卷四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宣近於明作有功而無所謂惇大成裕

汝其敬識百辟享止惟事其爽侮

敬則貨利之私不足以蔽之而有以鑑人之情偽故

曰敬識百辟享

蘇氏曰小人賄以悅人必簡於禮春秋傳曰晉趙文子爲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魯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阻矣夫以列國之卿輕幣重禮猶足以弭兵王而賄其致寇也必矣唐之衰君相皆可以賄口藩鎮爭貢羨餘行苞苴而天子始失其政以至於亡周

公之戒至矣

無逸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稼穡之艱難乃小人之所以逸也故以稼穡爲小人之依蔡傳恐非文意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止曰昔之人無聞知

凡事非所身歷則不知其所從來者之艱難未有不侮厥父母以爲無聞知者也周公可謂曲盡人情而所以儆成王者亦至矣

養心亭集卷四

三十四明徵書

納園刊本

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

文王卽康功成王無斃卽康事此其能繩祖武周公訓迪之功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止茲四人迪哲

古之人所以惕厲憂勤不遑暇逸者蓋見夫人情事理之明而不容以自止也所謂迪哲者如此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止不啻不敢含怒

於此可見古之哲王至誠反己乃其迪哲之實而聖之所以聖者也不啻不敢含怒蔡傳去其不敢二字

發揮未明更詳之蔡傳解作不啻含怒不發意便淺了不止不澈含怒又從而自咎焉

周公文義甚明

君奭

嗚呼君已曰時我止在家不知

詳在家不知之言則古之大臣以天下爲己責其所負荷豈容輕自釋哉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止厥亂明我新造邦

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故殷嗣天居位多歷年所而喪亂之威用以消滅也今汝爲永久之念而所以保乂

養心亭集

卷四

五十四明叢書

納園刊本

有周者亦若有殷則亦嗣天滅威而有固命矣嗣天滅威蔡氏本孔氏說今詳文義竊恐未然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

人皆知天威之可畏而莫有能畏之者迪知天威者眞知明畏而勤厲修省不能自己者也無逸稱文王迪哲君迪哲於上臣迪知於下周之治所以爲不可及也

多方

洪惟圖天之命止乃爾攸聞

此篇首責多方圖天之命故遂發帝迪之說而下文於桀紂皆以其圖天之命爲言夫日用之間一云一爲無非帝之所迪則天命蓋無往而不在也頃刻有怠猶爲絕天而夏商之君曾弗能終日勸焉則其自絕於天固已極矣乃徒以其私意而圖天之命則其輕侮上帝又孰甚焉多方殷士曾不此之監戒反欲效其所爲而圖天命於旣去之日則豈非探天之威也哉或曰夏商之君何如其圖帝之命也曰桀嘗曰日亡吾乃亡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蓋彼見夫疆域之廣臣民之富自謂祖宗積累之深而天以貽我而以永恃而不恤而不知夫命之靡常也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

周公之意若曰使自湯至帝乙一有不能明德慎罰之君則商亦不待紂而後亡矣以見天命必慎厥麗者乃能承之而決非可圖所以深折殷民之私也天惟五年須臾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多士言紂不能聽念于先王勤家此曰罔可念聽蓋人君不知所以聽念則天亦罔可念聽矣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止尹爾多方

曰帝引逸曰帝之迪曰天惟式教此理甚明心存則察之矣嗚呼此古之帝王所以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也與

立政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新安陳氏曰話言樞機之發也苟一話一言之微不終於專主君子則小人乘閒入之矣此周公戒王以委任三宅專一周密之法也

養心亭集

卷四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周官

司寇掌邦禁詰姦懸刑暴亂

陳氏經曰虞以士兼兵周分爲三虞禮樂分二官周合爲一帝世詳於化而略於政王世詳於政而略於化世降之異也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並命士師是士兼兵也

君陳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

呂氏曰周公之訓大矣猶欲弘之者繼前人之政苟止以持循因襲爲心其所成必降前人數等惟奮然

開拓期以光大前業然後僅能不替蓋造始之與繼成其力量不同也又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此最難常人欲爲防閑則多失之迫切無和氣此雖寬而有制雖有制而能和愚謂和而從容則其馴擾乎化必有漸次而不苟於和矣

### 康王之誥

#### 王釋冕反喪服

王以麻冕黼裳見諸侯蔡傳引蘇氏之說以爲非禮是也然有可疑者夫召公畢公皆盛德至於喪禮則

養心亭集

卷四

三十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周公制之成王行之已有故事畢召曷爲倡此非禮之舉哉朱子亦具二說其一以爲天子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義亦未安天子以國爲家則先君之喪正不得以爲己私服也堯之崩四海遏密八音是故天子者天下之共主其崩也天下宜共喪焉嗣王且不得私其父而況可以其服爲己私服乎葉氏以爲畢召監成王之初三監淮夷殷民之變故權一時之宜以正君臣之分亦有可疑者使康王以凶服見諸侯君臣之分未始不正也曷爲其必

以爲嘉服哉是皆不可得而曉矣大抵古書譌僞者多姑闕之可也或者又謂古者天子諒陰三年不言而康王旬日之間輒有報誥蓋世降之殊禮從而變亦非也夫康王報誥乃求助於羣臣烏害於言哉

畢命

惟十有三年六月庚午朏止以休于前政

楊文懿公曰蒙讀書至畢命未嘗不歎周家累世之仁之至也當康王之時殷民入周旣歷三紀世變風移而猶陵德背道怙侈滅義尙須旌別輝彰之政何

養心亭集

卷四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惡深難變一至於此意其在紂之時醜竊姦宄作仇相滅勢不至於弑逆不已雖微武王亦不能世其國矣及殷亡之后武王豈不知殷民之必叛而無法以治之但不忍誅戮而惟誥誓教誨使其革心而從化耳觀康王命畢公之視殷頑民不但表弋里矧井疆以官治之而已必欲開其放心而訓之德義懇懇拳拳若父之於子師之於生也則武王周公之所以誥戒殷民者可知矣惟其累世至仁若此故殷民在洛者其忠厚之俗獨超於諸國歷數百年而不變至

春秋之世若盟向陽樊之民雖王以之與他國而猶不從亦若子之於父生之於師也周之所以傳世三十歷年八百者非累世至仁何以致之後有得敵國之人患其叛已而悉誅之不遺噍類若秦政項籍不旋踵而已敗亡矣可不監哉

呂刑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

唐孔氏曰古者金銀銅鐵總號爲金孔氏以爲黃鐵舜典金作贖刑則以爲黃金蓋古人贖罪悉皆用銅

養心亭集

卷四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或稱黃金或稱黃鐵

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義和止若汝子嘉

康王以降凡命其臣必述文武之德而及其人之先祖營逮事文武者以致懋勉之意至於平王命文侯史臣徒以爲成式文具故一則曰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二則曰昭乃顯祖追孝于前文人而不復計文侯之祖唐叔初未及左右文武也徒徇彌文而不究其實可以觀世變矣

費誓

序言東郊不開則魯東郊正受敵之地漢孔氏以費爲東郊地名蘇氏以爲當時治兵於費耳費非魯東郊也

公曰虜人無譁止汝則有大刑

唐孔氏曰記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孔意以爲監七百里之諸侯耳下云魯人三郊三遂指言魯人明於時軍內更有諸侯之人也臨川吳氏曰峙糗糧不言魯人蓋伯禽爲侯伯監七百里內諸

養心亭集

卷四

二五 四明叢書

經國刊本

侯率以同征糧食自當齋持蓋統告諸侯在位之人也楨幹芻焚非遠國所能自齋故責之魯人也林氏曰此所謂三遂意若指魯之三軍故說者引以爲魯有三軍之證然苟指魯之軍制言謂之三卿三遂則可蓋國必有四郊郊外爲遂其曰三郊三遂蓋夷戎爲寇東郊正受敵處故使此郊之民專意於攻守而調發儲峙則使西南北三郊遂之民蓋取給於不受敵之地也

秦誓

昧我思之<sup>止</sup>亦曰殆哉

夫治天下必無遺天下之才德而天下治苟非其心  
休休有容則雖有他技然以一人之能而廢天下之  
能相去豈不遠哉故曰成天下之事者不貴乎有天  
下之才而貴乎有天下之量自古及今治亂興亡罔  
不由此昭然可見孔子之所謂可大受孟子所謂優  
於天下者皆謂是也孔子刪書於秦誓不廢復何疑  
哉

養心亭集 卷四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養心亭集卷之四

養心亭集卷之五

明鄭張邦奇常甫撰

毛詩說序

漢以來談詩者數十家其著者毛公衛宏匡衡鄭康成孔穎達迨宋諸儒各敷所見然互有得失至子朱子作集傳而聖經之義始大明於世抑古人之於詩何其明且遠也而後之人何其陋也子思孟軻之徒卽其一言之近以推妙道精義後世則役志於訓詁章句大義不問而爭辯於一字之末其弗陋矣乎子少習舉業亦惟

養心亭集

卷五

一四明版書

約圖刊本

章句訓詁是誦是繹雖其心以爲聖經大義亦固在此而徂外規得之意橫乎胸中卒若有所蔽而莫之覩也及旣舉進士則往昔所務始不復留於心平居暇日思及前言忽然若有所悟雖昔之所朝夕諷詠而一旦旨趣之新疑若未始嘗接於目者玩之愈久乃益知聖賢爲人之切與吾之賴乎聖賢者之重悼習俗之迷人而幡然自悔其昔日之非也於乎竚前言者將以理其性情焉目曾是不察而惟外之徇惑矣喪心病狂者赴水火踐矛戟人則惕然救之性情之不理其患不有甚焉

者耶而莫之自卹可不謂惑乎聖賢憂天下後世之皆然也是以告之丁寧懇惻無所不至而後之人顧漫不加省至取以規利祿利祿之既得視爲弁髦而遽棄之豈不哀哉夫詩志也志也者心之機也定人心之機者莫善乎詩矣學者去其好利之私而絕乎習俗之蔽虛心以誦之遂志以求之一言一事無不反諸其身察之精而養之熟將見居上不驕爲下不倍處常不忒遇變不惑而聖經之義有不可勝用者矣予旣悟往昔之非因取諸經讀之詩雖參考眾說而專主集傳察之情性

驗之物理閔有所見若足以推明萬一者亦錄而謚之然又自懼夫興起之易而持循之難也復序其意於首簡將時復覽觀以爲自脩之規云

或曰詩集傳何如曰善哉夫涵泳其辭詠歎其音聲逆其志於千載之上而不失者其惟集傳乎曰近世有議之者何如曰識庸而好奇鮮不誤矣誤後學誣前賢其罪之魁乎挾其書焉可也曰集傳其無閒然矣乎曰小小文義之間亦容有未合者焉然而纔百之一也曰子何以不辯曰善說詩者達於理其次不

害於理玩心章句之末何其陋也

周南

卷耳

或曰卷耳使臣之詩也曰若是則文王之政荒矣我  
馬虺頽勞孰甚焉酌彼金罍孰甚焉云何吁矣怨  
孰甚焉愈且怨文王之政荒矣曰以爲后妃則陟岡  
與俎非其所有事也曰固哉吾子之爲詩也陟彼阿  
丘言采其蕝非許穆夫人之詩乎詩人之託意者亦  
固多矣而何吾子之固也且儀禮鄉飲燕射皆合樂  
卷耳必有取爾也如子之言豈其以勞瘁怨怠之詩  
歌於鄉以易民之情而教之愚必不然矣

揭此一條以見集傳之說斷不可更他亦不足悉辨

兔置

置兔之時猶肅肅焉則其人可知而亦可以觀文王  
之化矣昔者曰季識冀缺林宗識茅容皆於其易忽  
而能敬曰肅肅兔置詩人之善形容文王之化也或  
曰墨子曰文王舉閔天泰顛於置網之中授之政而  
西土服是詩蓋謂閔天泰顛曰吾知其爲文王之化

耳吾焉求其人

召南

甘棠

記曰武王克商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然則召公爲伯在武王之時此詩蓋作於武王之時故稱召伯而其事則文王之時也

小星

程子曰賤妾御於君所正其情志得肆之時而能使之肅肅焉且知命之不猶而不敢怨可謂盛德矣

養心事集

卷五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吾於周南召南見天道人事焉夫麟趾言公族皆賢也天下之至瑞也故以終周南而見關雎之應焉騶虞言羣物皆遂也天下之至和也故以終召南而見鵲巢之應焉感禎祥和氣莫大乎脩身齊家矣

邶

柏舟

序曰柏舟言仁而不遇也孟子亦以孔子當之其必有攸傳矣集傳以爲莊姜之作亦通或曰仁而不遇胡不去也而委諸不能奮飛何哉曰此或公族之臣

兄弟同朝義不可輕去或當時事勢有所未可皆不可考矣

綠衣

曰俾無尤兮猶有視效強勉之意曰實獲我心則我心已適於義理之至當而契古之人矣莊姜之自處未必由勉強而後得然古人作詩必一節深於一節蓋言之序也

燕燕

莊姜蓋曰實獲我心者豈惟古人其在今人亦有獲

養心亭集

卷五

五四明叢書

納園刊本

我心者如仲氏是也夫見其道而不見其人所以能不忘先君之思也夫

泉水

集傳諸姑伯姊卽諸姬也諸姬娣姪也姑姊不當爲娣姪毛鄭以姑姊爲未嫁者義亦未通今詳諸姑蓋年少而隨行者伯姊年雖長然或出於側微則亦居娣姪之列

二子乘舟

或曰伋壽賢而自戕傷哉曰宣公之召禍雖賢其焉

能禦之

廟

定之方中

文公其知合渙之道乎易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夫潰散頽靡之秋唯宗廟禮樂之重而人心合焉是故樹之榛栗供籩簋也椅桐梓漆庀琴瑟也而文公之務材非苟然矣

二章

此章與篤公劉義同古人締造必詳觀審擇是以能

養心亭集

卷五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安且久也

三章

星言宿駕則其勤厲戒飭之意固有勃然興起之勢而秉心塞淵又其興功立事之本也蓋誠實則其於事也慎重而必底於成淵泉則其於謀也宏遠而不忽於細一篇之中皆其秉心塞淵之實也

蠖棘

大無信也不知命也命在信中

或曰孔子稱鄭聲淫卽今鄭風乎曰古之樂有有聲

與詞者有有聲無詞者鄭聲今不盡傳其所傳者鄭之淫詩皆是也曰然則孔子之所欲放者而收之於經何也曰樂也者朝夕奏焉以養德者也故放之經也者所以垂監戒也故不去曰其監戒何也曰足以見爲惡之不可掩焉足以見禍亂之有由焉足以見世變之當救焉足以見人情之不可不防焉若之何其去之曰然則朱子集楚詞不取神女高唐諸詩何也曰三代而上其作者雖或不合於義理之正然其言猶足以成章而可諷詠高唐神女鄙俚蕪穢非復楚聲之倫矣不然則以息夫躬絕命之詞矯僞誣天之甚者朱子猶取焉以爲戒而況其優於是者乎是不問而徒謂惡者之足以戒而概取焉則今樵夫牧豎與夫娼優俳戲之流終日謳吟而不止者其詞何可勝載而欲取之以垂監戒可乎哉且太史公稱古詩三千孔子刪爲三百五篇然則孔子刪詩十去其九何獨至於朱子而疑之哉曰季札觀周樂鄭聲與焉鄭聲何以列於先王之樂也曰王政衰而國風變非周樂之舊矣孔子所以惡其亂雅樂也惡其亂

雅樂而猶著之使後之人知所辨也或曰東萊呂氏曰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閒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韻久矣故孔子論爲邦欲放鄭聲豈有刪詩示萬世反取之以備六藝乎而朱子辯之曰二南國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是皆祭祀朝聘之所用者也若變雅則已無施於事而變風特里巷之歌謠鄭衛桑濮又里巷狹斜之所歌者今必曰三百篇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溱

養心亭集

卷五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洎之屬當以薦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賓客耶二子之說孰爲當也曰東萊之失前既辯之詳矣抑朱子之言亦有過者蓋變雅變風亦有合於義理之正而可以用諸祭祀朝聘者焉晉志魏武平劉表得漢雅樂卽杜夔傳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詞夫騶虞正風也鹿鳴正雅也文王頌也而伐檀以變風並列焉而與正風及頌均謂之雅則變風變雅之善者其亦用於祭祀朝聘尙矣樂記所謂鄭衛之音亂世之音者舉其凡而言耳

其緇衣柏舟淇澳等詩亦豈必盡爲里巷狹斜之歌而不可以用於祭祀朝聘也哉東萊以詩皆雅樂故謂桑中非桑閒而鄭風諸淫詩皆詩人刺淫者之詞朱子則以爲淫者之自作也而謂桑中卽所謂桑閒二者皆不可考然如予說則亦不必深考矣

### 王國風

#### 黍離

黃氏曰黍離之爲國風自周太師采詩之時而已然矣周室未遷則其聲天下之正聲也平王遷而東之則其音乃東土之音耳故曰王國風

#### 大車

大車蓋從役者久而不歸思其室家至欲奔逃以去而制於大夫之刑法有所畏而不敢也集傳以爲淫奔之詩夫思淫奔而不遂豈有死則同穴之理哉

吾於王風知幽厲遺虐之烈也知平王之不振也何也其辭哀以急雖然窮困悲哀之際而往往多不失其正焉此則先王之澤也或曰小序以謂君子于役君子行役而大夫思之也君子陽陽君子祿仕以全

身也采葛懼讒丘中有麻思賢也而集傳悉改爲婦人所作不亦誣乎曰序說亦通然詳味其辭意恐集傳爲當耳

鄭

羔裘

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夫惟舍於命則不願乎其外矣以利害禍福渝其處者不知命者也

二章

上章曰舍命不渝此章曰邦之司直夫不知命則不

養心亭集

卷五

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能守義而徇己之私故顛倒是非而莫之顧而不知其無益也夫惟舍命不渝者所以爲邦之司直乎嗚呼司直之亡而邦其從之矣

遵大路

序謂此詩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而作今考其辭義牽強不通朱子以爲淫婦爲人所棄故於其去而告之如此其說甚善但不必引朱玉賦爲證耳蓋執祛大道而望其不輕憲故舊之好其爲婦人見棄之辭甚明不必援不足據者以爲解也如衛風柏

舟朱子亦以其辭氣卑順改爲莊姜之詩亦無不可  
但不必曰烈女傳以此爲婦人之詩則反生後人之  
疑矣

女曰雞鳴

儆戒於易溺之時修治其所職之具而傾意於君子  
之取友內助之道無以踰此矣

齊

甫田

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夫五氣之布也萬物之生也未

養心亭集

卷五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不以其漸者而況於人乎夫不務其所當然而妄  
意於其所不可至卒何益矣孟子曰流水之爲物也  
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魏

園有桃

天下之事禍成而圖則無及先事而憂則眾以爲騷  
此士之所以窮而亂亡所以相踵也悲夫

伐檀

君子之用力於世也豈爲食謀哉人賴其力而食之

是以爲食其力也夫無功而食於人者其亦足懼矣  
吾嘗觀夫禽蟲之類皆自營以食其養於人者犬馬  
之屬是也而犬馬有力於人焉若夫雞彘羊豕養於  
人卒以養人韓子曰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夫物  
尙然而況於人乎

蟋蟀

思其居也思其外也思其憂之謂也樂而思憂非好  
憂也不蹶蹶則不能休休是故樂而不忘憂唯知幾  
者能之

養心亭集 卷五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杖杜

人情於兄弟少長相狎則不相敬忌是故纖芥卽發  
朝夕相與則交涉者多是故纖芥必計以易發之情  
積之以必計之勢斯兄弟爲路人矣詩曰嗟行之人  
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佞焉則夫有兄弟者其爲  
佞也多矣忘其所怨而思其所佞信乎他人之不如  
我同父也

曰伐檀志之潔也蟋蟀情之節也陟岵杖杜鵲羽有  
杖之杜葛生皆人倫之至也凡魏晉之風其爲篇十

有九而無淫詩焉吾於是乎見聖人之情矣夫魏舜之都也唐堯之都也故其詩儉以思其聖人之遺風乎聖人知人情之易肆也防患之自微也是故節儉而憂勤夫惟節儉而憂勤者其道可以遠商周之興也用此道也是故周公陳幽風焉孔子曰奢寧儉易寧戚不遜寧固又曰無遠慮則有近憂其亦堯舜湯文周公之心乎

陳

東門之枋

養心亭集

卷五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篇乃國人刺詩故曰不績其麻布也婆娑亦苑丘之意也集傳以爲其所自作宜更詳之

衡門

陳俗淫蕩而衡門之君子獨能隱約如此可謂拔乎流俗者矣泌非濟飢之物而曰可以樂飢食色人之大欲而能不累非自得之深者其孰能之

株林

宋豐城曰衡之亂至於牆有茨而極於是乎有狄之禍陳之亂至於株林而極於是乎有楚之患然則狄

非能入衛宣姜召之也楚非能入陳夏姬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比事以觀可以爲淫亂者之戒矣

幽

七月

章首歷敘天時皆以見陰道之盛長有漸而人當豫爲之備也夫四月盛陽而萋已感陰氣而先秀造化之倚伏人事之幾先微矣哉

鷓鴣東山二篇

事上以忠接下以仁忠與仁理同而名異吾於鷓鴣

養心亭集 卷五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識忠之道焉於東山識仁之體焉竭吾心而無遺忠也體萬物而無間仁也

東山

予讀中庸至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以爲賤者宜所易忽亦必使之預有事焉蓋聖人仁心溥徧自然如此今觀東山之詩字字句句曲盡物情可見聖人之心纖微委曲無不體悉一天之體物而不可遺也故吾於東山見仁之體

周公自言多才多藝亦其曲盡物情故雖於才藝之

末亦自有方此詩首章曰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征人情思宛然可想餘皆倣此

讀一篇東山詩一部周禮意思可以想見

破斧

鴟鴞之詩一則曰子未有室家二則曰子室翹翹聖人之心以天下爲其家以畿甸爲其室則其東征蓋信乎四國是皇而哀人之孔將也

陳七月常也陳鴟鴞變也聖人相君之道備於此矣破斧以下四篇蓋一詩之應也至誠之動物也深哉

養心亭集

卷五

十五四明草書

一約閣川本

吾於七月見王業之有本焉見宰相所以格君之要焉於鴟鴞見聖人憂以天下怒以天下焉於東山見聖人能盡人之性焉於破斧伐柯九斿狼跋見盛德之不可疵焉見人心好德之同而至誠之必動焉誦幽國之風而無興也者其匪人也耶

小雅

鹿鳴之什

常棣

蘇頌濱曰小人易以親爲怨而樂從其疏故此詩每

以告之

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孺字意最宜潛玩孺子之於慈母直是渾然天理故其欣慕親洽之意藹然可掬人處一家之間其心少有不和不樂便與孺子意思不同雖勉強和樂畢竟是偽畢竟是失其赤子之心記曰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必是常常和樂如孺子然後爲無鄙詐此在日用閒最可體驗雖切問近思之事而堯舜之道亦只在此故曰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

養心亭集

卷五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采薇

曰獫狁之故亦以微激怒之

出車

五章之辭集傳以爲室家思念君子蓋承前章豈不懷歸而言其意善矣鄭箋以爲西方諸侯喜見南仲亦通或曰士卒願見之詞則士卒蓋從南仲而行者安得有未見既見之云耶不通甚矣

白華之什

南山有臺

曰德音不已曰德音是茂蓋於頌禱之中寓戒勉之意也

蓼蕭

惟孔燕豈弟之人能宜兄而宜弟也

予於鹿鳴白華之什知古之君臣之交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故君臣之交治平之道也自鹿鳴以下之詩廢而尊君卑臣之法行尊君卑臣之法行而天下無善治

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事雖有內外之異而

養心亭集

卷五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所以體恤親敬以通羣臣之情則一而已夫是之謂以道治天下夫是之謂以天下爲一家古之聖王以天下爲一家所以維繫聯屬久而愈固也

彤弓之什

六月

藍田呂氏曰北伐之事所以自治者常優暇而有餘而所治於彼者則簡略而不盡

采芣

集傳以路車爲戎路然詩言路車有輿又曰約軹錯

衡則是金路非戎路也其芾佩亦非戎服和鸞亦非戎馬而於南征言之者孔疏以爲方命將與在軍不同曹氏以爲方叔克壯其猶如後世諸葛武侯不親戎服之類未知孰是

吉日

序曰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雖非詩本意亦自可取

祈父之什

祈父

養心亭集

卷五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集傳具兩義以作此詩者爲六軍之士則從征固其職事但怨於久役而云云耳以爲司右虎賁之屬則是禁衛之士不當從征故怨也箋曰六軍之士出自六卿法不取王爪牙之士大抵六軍與禁衛之士皆得稱王之爪牙二說不可考矣

斯干

兄弟至親其勢至易離也故友于兄弟人之至德家之至福也安樂吉祥皆肇乎此矣此詩首及兄弟之相好而終之以子姓之賢善頌善禱無以踰此

二章

張老之視曰歌於斯哭於斯此詩但曰爰居爰處爰笑爰語非張老之所及矣

八章九章

道理本近易三百篇詩皆聖人所錄故其言皆含蓄醞藉斯干之詩末二章不過平平說人家可願事耳而充其義則天地位而萬物育

無羊

一代興治之君其心必常憂勤惕厲其事必皆周旋

賢心事集

卷五

九四明叢書

欽定四庫全書

穎密故天地之和氣亦應之而畜牧蕃息焉此詩終之以豐年而人眾意蓋如此夫歲豐而人眾乃天之所爲而人君之所感也徧風曰秉心塞淵騶牝三千魯頌曰思無疆思馬斯臧蓋畜牧之善可以占邦家之勢而見君上之心是以詩人詠之

正月

視天夢夢之時而知其終克有定可謂能知天矣然天豈有未定之理特以其時之未至而疑之耳如堯之於四凶待舜而後去之豈堯未定而舜有定哉時

焉而已矣

兩無正

疑此詩訾御之臣作於幽王流彘之時者也觀二章四章可見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誓以儆三事大夫三事大夫邦君諸侯也戎成而無禦之者故不退饑成而無饋之者故不遂

六章

當是時王之所信用者皆不可使之人故拂其意則遭上之怒順其旨則眾以爲愆也

養心亭集

卷五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小旻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睿聖哲謀之見也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肅乂之德也

小宛

此篇與小旻詞意甚類恐一人所作

二章三章

思先人而憂傷則自愛之心不容已矣思天命之可畏則自脩之功不容不力矣

三章四章

日月易逝則將來之事不可期時世異常則外至之  
禍不可測是以當儆惕於夙夜而咨諏於卜筮也此  
詩辭氣憂傷激切讀之令人惕然所謂明哲保身者  
與

小弁

小弁之怨視舜於我何哉之意地位迥別

何人斯

不愧于人 不畏于天 非謂人可無愧蓋甚言天之不  
可不畏耳

養心亭集 卷五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章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之暴亂無定也且彼不欲見我  
則豈無遠我之路哉胡不由之而又逝我之梁則眞  
若飄風之攪人矣蓋飄風飄忽妄行撓亂萬物故以  
爲比

谷風

卒章之比其意可玩蓋方造化生育萬物之時而其  
間有不免於萎以死者則是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  
憾而況於人乎

北山之什

小明

在朝之臣能正直是與則反覆者不足畏而勤勞或可息矣蓋作此詩者或以正直見忌陷於役使久而不召故以此戒其所知之僚友而望之

楚茨

朱子曰此諸篇在小雅而非天子之詩故止得以公卿言之蓋皆畿內諸侯矣

又曰自此篇至車羣凡十篇似出一手詞氣和平稱

養心亭集

卷五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述詳雅無風刺之意序以其在變雅中故皆以爲傷今思古之作詩固有如此者然不應十篇相屬而絕無一言以見其爲衰世之意也竊恐正雅之篇有錯脫在此者序皆失之

甫田

攘其左右嘗其旨否古之人親治其下一至於此

桑扈之什

桑扈

輔漢卿曰四章雖皆頌禱之詞然亦寓期望戒勵之

意

鴛鴦

輔漢卿曰下之禱上但極其情而不述其德若不敢有擬議焉者敬之至也

二章

鴛鴦在梁戢左翼以相依舒右翼以防患仁義之性根於天也

頰弁

君子於兄弟親戚念死喪之無日而相見之無幾則

養心亭集

卷五

一五

四明叢書

紉圖刊本

乖戾懟嫉之意消而親愛之情不容不至矣

角弓

常人之情明於責人暗於責己故相怨一方舉世人情之覺端也受笞不讓未有不至於亡而斯已者毛氏曰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

綢直如髮言其髮之綢直如也

大雅

文王之什

文王

自文王之德言之則其孫子本支百世固其宜也而天命靡常則有不可恃者矣是故殷之先世亦常克配上帝矣至紂而遂失之可不畏哉或曰虞殷自天何謂也曰此聖人喫緊爲君之詞也蓋天之福善禍淫其應如響應之殷之廢興則可見矣於此不知所以度之則不知畏天不知畏天則不知念祖不知念祖則不知敬德以自遏其躬矣周公所以警戒懇至

養心亭集

卷五

西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如此凡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其致思焉

大明

或曰言文王受命而歷敘太任太姒者何也曰天地合德而百物生焉夫婦合德而百福興焉旣醉之詩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故福莫大乎得媿偶之賢然非有德者無以致之而其來非一日矣周公以是戒勉成王亦欲其齊家以及天下耳

下武

求等也康誥曰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

求蔡傳引此詩爲證而曰爲等匹於商先王也或曰作而求乎世德未知是否

生民之什

生民

既曰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而又曰胡臭亶時云者其意若曰上帝之居歆不于其香之始升而于其無罪悔而以至于今耳

卷阿

天子至尊庶人至卑既曰媚于天子又曰媚于庶人

養心亭集

卷五

王孟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旨深矣夫君天下者將以牧民而已也媚于庶人則媚于天子矣

板

天之牖民與帝度其心意同此詩屢言天之可畏其儆戒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後世儒者窮經至於白首而於天人之際皆莫能悟蓋自科舉學興徒務記誦章句爲干祿計而莫知求實理之所在以聖賢懇切爲人之言視爲芻狗筌蹄是以終身誦之而不察也豈不哀哉

常人之情動輒役於私意其發於中則爲驕吝見於外則爲夸毗終日舉動不出乎此

蕩之什

抑

九章

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固惟哲人能之然亦溫恭之人天理有以勝其客氣是以聞善而能入也此章首之以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者意蓋如此

武公反己自修之意何其切而至也予朝夕誦其詩

養心亭集

卷五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未嘗不惕焉而懼

雲漢

呂東萊曰宣王小雅始於六月言其功也大雅始於雲漢言其心也無是心則無是功矣

承烝民

或曰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然枝害之心人亦有之何以爲性善曰枝害之心人亦有之則可謂人皆有之則不可曰其有枝害之心者非性與曰天下之至不仁者莫如盜嘗聞諸盜矣攻焚劫掠靡所不

爲遇仕者旅於途將劫之問其姓名知其素廉吏也  
從而禮貌之又爲之護衛而遺之然後知人之爲盜  
困窮之陷溺其心也人欲之害之也夫地得而移之  
欲得而害之者亦其性之昏且弱故也然而好德之  
心固在則可以知性之本矣而況其不爲盜者乎孟  
子論性善而證諸烝民之詩善言性者也  
昭假于下而仲山甫生焉亦猶文王之詩王國克生  
之意也有天下者宜致思焉

明邦國之若否乃宰相職業之大端仲山甫柔亦不

養心亭集

卷五

三十四明故書

約圖刊本

茹剛亦不吐是以能之則其明哲保身非若後世隱  
忍模糊依違避就以誤人家國者之所爲矣

首章言天生仲山甫厚於眾人而有以全其德二章  
遂言山甫之德亦惟盡物之則而已三章至五章言  
其德之見於事者六章言其獨能舉夫懿德以應首  
章之意而七章每懷靡及之一言則其所以進德修  
業之本也

瞻印

匪教匪誨時維婦寺非婦寺而匪教匪誨者何哉

五章

此章備言幽王之不道皆所以殄瘁邦國之實也後世亦未有不由此而亡也

六章

天之降罔既多且迫而又無人焉以圖之則邦國之殄瘁卒亦無如之何矣亦安得而不憂且悲哉卒章猶冀王之法祖以回天意其忠愛懇惻之情可謂至矣而幽王猶且維是之胥忌焉亦獨何哉三復是詩令人悲憤激衷而不能已也

齊心亭集

卷五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召旻

陳止齋曰風始於周南召南而終以豳雅終以召旻是以周召始終也劉安成曰此詩居變雅之終而卒章慨然懷文武召公之盛蓋亂極思治之理亦猶下泉之終變風與愚按亂極思治天運之常而亦乘人心悔禍之機也是故易終未濟書終秦穆悔過之言皆聖人之微意

周頌

清廟之什

昊天有成命

密毛氏曰寧也集傳曰靜密也蓋密有微密祕密之義惟寧靜則微密而不露祕密而不泄故以爲訓輔氏以爲詳密之義者非也宏密皆以基言蓋昊天之成命甚大成王所以積累而承藉之者宏深而靜密則其爲基也廣而固矣廣則有容固則可久

時邁

集傳春秋列傳曰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以享元侯也韋昭注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

養心亭集

卷五

王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

卽周禮九變之三也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渠競也渠思文也劉安成曰時邁思文皆周公所作而周禮九夏亦制於周公固可以時邁爲肆夏思文爲納夏矣至於執競則昭王以後之詩而乃以爲韶夏左傳國語之註恐難盡信

臣工之什

豐年

濮氏胡氏謂此詩有烝畀祖妣之辭故以爲年穀始登而薦宗廟之樂歌劉安成曰序以噫嘻爲春夏祈

此詩爲秋冬報載芟爲春祈良耜爲秋報朱子初用其說今此集傳乃其改本於彼三詩傳文及序說旣皆不取小序獨此篇於序說亦謂其誤而傳猶用序意者豈所改有未盡與按載芟集傳謂與豐年詞意相類而其用應亦不殊又謂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卽所謂豳頌則固蜡祭之詩而非宗廟之樂歌矣但序說以小序爲誤恐傳寫之謬耳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

養心亭集

卷五

三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則成王固已明見武王之道而不自滿假矣此其緝熙單厥心之本也

敬之

此卽虞庭勅天之命唯時唯幾之意周召格君之功於是爲大後世君臣莫知以是相戒未有不與亂同事者也

魯頌

閔宮

曹氏曰司常言日月爲常王建之交龍爲旂諸侯建之僖公雖行郊禮而猶以龍旂承祀則明堂位所云魯公日月之常祀帝于郊者過矣

何休云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

王臨川云魯頌之辭備而夸

商頌

烈祖

嚴華谷云補傳曰言烈祖而云嗟嗟簡朴故也若周

養心亭集 卷五

三十四明錄書

約圖刊本

頌則言於穆於皇近於文矣

長發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格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與周詩所言文王受命之意若合符節人之所以事天而天之所以眷顧乎人者蓋可知矣

養心亭集卷之五

養心亭集卷之六

明鄭張邦奇常甫撰

春秋說

專主胡傳凡胡傳所未安者辯之公穀左三傳之說有勝於胡傳者取而易之胡傳之說未得聖經本旨而疑莫能辯者則姑置之

隱公一

元年

春王正月

養心亭集

卷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夫自曆象設時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四時十二月唐虞夏相傳萬世不可易也商周易歲首以子丑月行大政發大號而月數仍舊也四時之屬於十二月者無易也是故前乎周以丑爲正書元祀十有二月知月不易也後乎周以亥爲正書元年冬十月知時不易也建子之月非春明矣易臨之彖曰至于八月有凶當二陽之浸長憂四陰之將盛是文王於建丑之世而係易同建寅之月也易大傳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是孔子於建子之

世而傳易同建寅之時也詩豳風所稱七月九月一  
之日二之日小雅所稱四月六月之類周頌臣工維  
暮之春皆夏月夏時也周禮冬至祀圖丘夏日至  
祀方澤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仲夏斬陰木仲冬斬陽  
木十二月斬冰仲春始蠶正月始和布治于邦國都  
鄙禮記月令汲冢周書所載皆夏正也論語暮春者  
春服既成孟子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無非  
用夏正言者詩之鑿冰納凌獻羔祭韭與周禮藏冰  
開冰略同春秋桓十四年春正月成元年春二月襄  
二十八年春三月書無冰皆以冰政不舉書以譏之  
耳書蠶於夏秋賦苗也於冬不蟄也莊二十八年冬  
書大無麥禾歲終計公私之蓄也周不改月經凡言  
月皆夏月也周改歲經凡言歲皆周歲也正歲十二  
月令斬冰言正歲在十二月之前者以十一月爲歲  
首也一失於左丘明再失於孔安國鄭康成三失於  
杜元凱而諸儒遂爲改月之說遷就強合而終不可  
通則左氏之誤之也且杜氏謂左氏親受經於仲尼  
今按左傳終敘韓魏趙共殺智伯事去獲麟已七十

二年臘祭始於秦而左氏謂虞不臘矣故朱子以謂秦時文字甚明也惡得爲受經於仲尼哉且僖五年春正月日南至是左傳之正月非經之正月也左氏蓋以周建子改月故也然昭二十年春二月亦書日南至將復以周爲建丑乎其不足據審矣雜記孟獻子曰正月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謂所卜之吉日至也猶孟子云日至之時皆熟也襄七年夏四月卜郊不從孟獻子曰吾今而後知卜筮郊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郊宜其不從也然則日至而郊周天子事也啓蟄而郊魯諸侯事也正月至非冬至明矣是故明乎商周未嘗改月數也而孔子春王正月之義昭昭矣四明程氏辯說尤詳宜備考而識之

夏五月

鄭伯克段于鄆

左傳曰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得聖經之旨矣胡氏以爲不言弟以甚鄭伯之惡非也如言弟不亦愈甚鄭伯之惡哉

晉侯殺世子申生宋公殺世子廢天王殺其弟佖夫甚其惡矣鄭伯之惡非不甚也而段亦不爲無罪故曰鄭伯克段于鄆以交罪之

秋七月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天王至尊宰天王之大臣也惠公諸侯仲子其妾也書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據事直書而其失固昭然矣胡曰於賵仲子則名冢宰於葬成風則王不稱天其法嚴矣愚謂如此則天王使冢父來

養心亭集

卷六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求車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固褒之耶聖人之用心必不若是之瑣瑣也或曰然則稱宰咺何也曰或咺卽其字或史失其字而名之皆不可知矣且是義也歸其責於天王而其使者與其受者之非固不待貶而見矣且以宰咺爲貶辭則於天王若無貶焉者以文害辭孰甚於此或曰其或稱天王或不稱天何也曰王係之天明王者奉若天道也不稱天省文也謂王之不道而去其稱號以貶之夫人知其不可也胡氏之說誣聖人者亦多矣

公子益師卒

不日史失之也胡氏必求其說則鑿矣

二年

三年

春王三月己巳日有食之

事親者必察其親顏色之喜怒天象其吾父母之顏色乎春秋記災變其旨深矣

三月庚戌天王崩

天王崩而魯若無事焉異哉東周之君臣也君臣之

養心亭集 卷六

五十四明箴書

約園刊本

道亡而春秋作

四年

五年

春公觀魚于棠

聖人其天乎隨物賦物天無容心焉據事書事聖人無容心焉其體公故其用直其用直故其道顯天與聖人一也凡春秋之有貶辭者非聖人貶之也蓋事有理辭有義以是事加是辭于其實而已矣故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夫聖人之取義于辭豈有所

容其心乎哉如曰衛州吁弑其君完弑大惡也春秋之所甚罪焉者也然下殺上曰弑固其實耳而聖人何容心乎如曰公觀魚于棠則曾無一字之貶而隱公之失固見公羊胡氏指以爲譏何哉微言以風曰譏婉詞以刺曰譏春秋何譏之有公觀魚于棠聖人不加一詞焉而妄以爲譏乎凡春秋言譏者皆非也

六年

七年

滕侯卒

養心亭集

卷六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程子曰不名史闕文也

八年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家氏曰王一而已可不名諸侯眾也烏得不名汪氏曰亦所以紀遠近辨同異也胡氏以爲示君臣尊卑之等鑿矣

九年

十年

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書法與四乎會宋伐鄭同其自專也故不稱公子如稱公子則若隱公之寵之矣是以義不得而稱也公羊以爲隱公之罪人胡氏以爲制之於未亂者於義雖通而皆非聖人之本意矣或曰何謂也曰使鞏不爲弑逆則長帥師伐鄰國寧無罪耶是故知非聖人之本意也如曰鞏不氏先期也使隱公而知此義則兵柄不至下移而有以制之未亂云耳則猶庶乎其可通也今胡氏之說若以夫子專爲鞏之將弑逆也而貶焉者是以知其謬

養心亭集

卷六

七十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一經子曰戴鄭所與也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眾其殘民也甚矣此說是也胡氏以爲一舉而兼四國殆非也

十有一年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桓公一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年

滕子來朝

滕侯爵也此曷爲以子稱哉先儒謂爲時王所黜其然乎胡氏曰惡其首朝篡弑之君降而稱子狄之也此其不然審矣善乎朱子之言曰使聖人惡其黨惡則貶其一身足矣然終春秋滕皆稱子則其子孫何罪而貶之耶且當是時大國滅典禮叛君父務吞并者常書公書侯不貶而其獨責備於不能自存之小國何聖人畏強凌弱不公之甚乎程沙隨曰春秋時

養心亭集

卷六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視其爵之尊卑滕壤地偏小故甘自降而爲子以子禮事魯于其子孫弗變故春秋之世常稱子聖人因其實而書之耳雖朱子亦善其說愚亦以爲非也藉滕以子禮事魯亦祇以其地之偏小不足以給事大之禮故耳而其位號之受乎先王者初未嘗革也聖人何爲而子之哉或曰王政之不行於天下久矣况猶能黜陟諸侯哉謂爲時王所黜不亦誣乎曰詩不云乎上帝甚神無自暱焉言周王之暴而不可近也周王之在當時

於強大諸侯莫可如何至於國小勢弱者則猶恣其  
睚眦以自張其號令故春秋降而書伯書子者纔滕  
薛杞三小國而已其爲時王所黜復何疑哉或者以  
謂春秋天子之事故往往賞罰黜陟諸侯焉此又悖  
謬不經誣聖人之甚者夫聖人作春秋因事以命辭  
因辭以彰義義彰而失得見失得見而命討之義固  
已寓乎其閒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若謂聖人秉天  
子之柄而於春秋乎行黜陟賞罰則二百四十二年  
之閒篡弑悖亂長惡不悛者公則曰公侯則曰侯聖

養心亭集

卷六

九十四明禁書

綱目刊本

人未聞有貶焉而滕侯區區以朝魯一事之失得貶  
爲子及其子孫數世而不宥聖人之賞罰其顛倒錯  
亂亦甚矣其何以示萬世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成宋亂者亦據其實也胡傳曰不書立華氏猶爲有  
隱亦非也旣曰成宋亂盡之矣又何加焉

秋七月杞侯來朝

紀當作紀

胡傳以滕子等來朝爲貶其爵故於杞侯來朝曲爲  
之辭夫畏齊吞滅而求弑逆之人爲之主獨無罪與

凡小事大弱事強其爲有畏等耳凡諸侯來朝或月或不月因魯史之舊文或曰諸侯來朝禮乎曰非禮也隱公十有一年滕侯薛侯來朝胡傳之說備矣凡聖經之據事直書不貶而失自見者類如此後之儒者瑣瑣焉以己意求之是以言愈禁而義愈晦也

三年

春正月

公子翬如齊逆女

隱之世翬再帥師不稱公子翬自擅之也桓之世稱

養心亭集 卷六

十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公子桓寵之也故公子之稱不稱顧文義當然耳讀春秋者循其文而義自見如觀造化者循其跡而理自明嗚呼自有春秋以來能觀聖人之心者鮮矣

四年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名糾非貶也詳志之耳以魯桓尸國而天王使宰來聘異哉其爲王也異哉其爲宰也四年不具四時缺文也七年放此

桓公二

五年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甲戌下當有闕文

六年

七年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諸侯不生名其名之何穀鄧遠也遠至則曷爲詳其名遠國盟會赴告或不相及故因其來朝而誌之然則無貶乎言來朝則其失見矣

養心亭集

卷六

十二四明叢書

新刊本

八年

天王使冢父來聘

春秋稱名稱字因史文之舊非以爲褒貶也胡傳於是乎必求說焉曲而不中迂而愈晦紛紛而益泥也胡傳以爲不名其臣則王不稱天以示貶也今冢父不名而王復稱天故曲爲之說且吾夫子周王之臣也王之不極減損其名稱以示貶焉孰大於是是夫子作春秋欲懲僭亂而適以其僭亂教天下也可乎且以宰相而書名爲貶則以大夫而書字爲褒

矣是使後之爲臣者歸其責於一相而阿諛苟從肆行而無忌則胡氏之說啓之也況賡歌所謂股肱云者則泛指翊贊之臣而胡氏引之不亦迂乎書曰天王使冢父來聘義不待解而明者後儒鑿之至費數十百言而其義益晦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不言使專罪祭公夫昏禮之重者莫重於逆后矣而人臣遂之境外棄禮孰甚焉故不言使然而使之得以遂之者非王其誰哉亦何假言使矣

養心亭集

卷六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九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或問魯夫人則稱夫人姜氏至自齊天王后則稱紀季姜歸于京師卑者尊之尊者抑之何也曰惡在其爲尊且抑也春秋魯史也魯內也故魯夫人之歸曰至非王國之史也王國外也故王后之歸曰歸既曰歸則上不當冠以王后豈有已稱王后而復言歸者耶且既曰歸于京師則其爲王后不言可知矣不曰紀季姜歸于京師將何如其書哉後儒紛紛之說尙

不知屬辭之法其何以議聖經或曰其書之何也曰  
逆后大禮而人臣遂之於外則疑后之不至也故書  
之或曰胡文定母儀婦道之說如何曰迂

十年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桓公三

十有一年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來戰于郎稱齊侯衛侯鄭伯固以見三國之君躬爲

養心亭集卷六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暴於魯矣故其盟于惡曹則人之人之者略之也曷  
爲略之惡之也奪爵之說非聖人之意矣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罪宋也然則祭仲無罪乎身爲貴卿而執於人辱矣  
況爲之偷生以亂國乎烏得無罪哉然而不名者足  
以明稱字之非褒稱名之非貶矣

十有二年

十有三年

十有四年

十有五年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稱世子當嗣也蓋曰嫡庶之分甚明而亂之者突耳  
宋莊耳祭仲耳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皆微國故稱人略之也

十有六年

十有七年

十有八年

養心亭集卷六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莊公一

元年

不書卽位

二年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三

莊公於其庶兄寵任之過以成其弑逆故書曰公子

慶父張之也至於會齊伐衛則忘父以叛君衛朔天子之罪

人而欲納之是叛君也罪不止於縱臣子而已故溺不書公子

所以賤溺也賤溺而莊公之罪著矣

三年

六次于滑

何事而出何因而以何故而止君國秉刑而舉動若是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四年

紀侯大去其國

傷紀侯也何傷爾勢不敵也天下有道則興滅國繼絕世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獲心亭集卷六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邾郟郟之遷鄆之入滑之次垂之會襄公滅紀之由聖人書之詳矣其罪不待葬紀伯姬而後著也胡氏之說繫矣然則葬紀伯姬何以書曰傷伯姬也亦傷魯也父讐之不能復姑姊妹之不足以庇則何以君國矣

五年

六年

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王人子突救衛非賤也亦非貶也何以言之救衛正

也救者正則伐者不正矣雖然諸侯爲亂於下王不能討而徒救爲亦足以知世變矣故曰非褒也亦非貶也稱子突因舊文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或曰衛侯朔入於衛齊小白入於齊其旨同異曰侯有國者之稱也旣曰衛侯則衛固其所有也然不曰復曰歸而曰入于衛者以朔之不當侯衛也小白未爲齊侯因亂而出入于齊喜之也故說春秋者不以文害辭

養心事集卷六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七年

莊公二

八年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

一事也邀陳蔡之說非矣胡傳義繫于郎之說亦非經旨

九年

公及齊大夫盟于藐夏公伐齊納糾

盟于蔑納糾也齊渝盟故伐之

齊人取子糾殺之

張氏曰稱齊人者廢立之際殺生子奪寄於當國大臣之手齊大夫始以糾爲先君之子而盟欲立之及桓公得國又不從魯親之辟以赦其罪而必殺之是故稱齊人焉

十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齊師伐魯不書責魯也齊魯之讐也而求爲之定嗣

養心事集卷六

十七四明叢書約禮別本

焉罪矣又不以義乃率少而奪長敗而致伐宜矣故

止曰公敗齊師于長勺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君乎一國而人得以之而歸至辱也義不主於稱名

是故夔子不名其辱一而已矣

十有一年

十有二年

十有三年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四國稱人意當時大夫之從而至者眾也夫伯者之功罪按其事而自見何待曲爲之說哉胡氏以爲與齊之能安中國故書爵惡四國之無王故書人夫法家擬罪必分首從使聖人賞其首而誅其從則其悖謬甚矣

十有四年

十有五年

十有六年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

養心堂集

卷六

十八 四明叢書

子同盟于幽

按公羊傳作公會恐當從之不然魯之渝會渝盟多矣獨何譁于是

十有七年

十有八年

十有九年

二十年

二十有一年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說者謂桓二年滕子來朝以其首朝弑逆之人故貶侯爵稱子至其子孫而弗易鄭突躬爲弑逆而終始書曰鄭伯何耶說春秋者以是例推之則聖經之義庶乎其白矣

二十有二年

夏五月

孫氏曰未有以五月書首時者下文有脫事耳臨川吳氏曰四訛爲五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養心亭集

卷六

十四四明叢書

新刊本

內事不書公或承上文或忽其事若曰是不足以煩公云耳先儒胡氏謂諱其事夫魯事可諱者多矣獨奚諱於是

二十有三年

莊公四

二十有四年

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

逆女常事書之逆非所逆也至自齊見齊姜之後至也

大水

魯自文姜之亂弑其君而制其子陰禍極矣於是哀姜至而大水天人之感疾矣哉

二十有五年

二十有六年

二十有七年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葬大夫非禮也友於是乎伸私好焉而稱公子恃貴也使其臣恃其貴私交於外而無所忌者非莊公也

養心亭集

卷六

十四明

約圖刊本

與

二十有八年

二十有九年

三十年

齊人伐山戎

遣將伐山戎而獻戎捷則以齊侯之命故伐山戎稱齊人獻戎捷稱齊侯耳燕周之分子也賈職不至罪矣然而非山戎所得而伐也桓公方受方伯之命而可以無討乎是故救燕伐戎而命燕君納貢于周者

連帥賁也於桓何病哉

三十有一年

春築臺于郎

夏四月薛伯卒

薛侯爵稱伯時王黜之也義見桓二年滕子來朝

三十有二年

閔公

元年

二年

養心亭集

卷六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文姜齊女也孫于齊齊父母之國也故去其姜氏絕不爲親禮也哀姜亦齊女也孫于邾邾異姓之國也故不去其姜氏蓋曰女子父母沒則不得歸其所生之國而況於其異姓者乎故不去姜氏其義甚明也而胡氏則曰降文姜也夫以婦人而肆爲淫慝賊其宗廟社稷主而莫之忌其罪尙可以輕重言哉而又何降乎曰降文姜者賊也

僖公一

元年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凡書以歸者歸其國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杞伯  
逆叔姬之喪以歸是也哀姜既以罪孫于外而齊人  
討之當是時未知魯人之受其喪與否其勢不得遽  
以歸魯也及魯請而歸之故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而不曰至自夷可見矣然則齊人之以歸義乎曰非  
義也然則當奈何曰殺而委之於夷可也故曰以者  
不以者也

養心亭集

卷六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夫人氏云者猶言舅氏母氏也不言姜齊姜姓也故  
不言姜絕之於齊也絕之于齊則齊得而討之矣魯  
之受之也禮乎書孫于邾薨于夷齊人以歸則亦絕  
之于魯矣絕之于魯而魯受之非禮也然則當奈何  
曰卽其死所而葬之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言用者見禘之用爲致夫人也

九年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穀梁子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繫也其君之

養心亭集

卷六

王三國明

約圖刊本

子云者罪克也罪克則曷爲不言弒其君獻公之卒  
未久也卓何以言之卓之立更歲也故不得而不君  
之也然則奚齊卓子其當立乎曰不當立不當立則  
曷爲罪克克而上告諸天子下告諸方伯聲奚齊卓  
子之僭亂討而殺之迎重耳而立之則克爲勳臣於  
晉矣不如是而專殺焉故書法若此或曰穀梁之說  
不亦得聖人之微旨乎曰聖人之言不若是之隱曲  
也且卓猶夫奚齊也奚齊不與其爲晉君之子而卓  
則與之爲晉之君聖人之心不若是之頗謬也或曰

齊魯之立未更歲何以稱君曰魯正也故未踰年而成之爲君奚齊不得而擬之矣

魯事見文十四年

十年

十有一年

十有二年

十有三年

十有四年

春諸侯城緣陵

蜀杜氏曰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不曰城夷儀而曰

齊心亭集

卷六

十四明錄書

約圖刊本

城邢以國言之者善之也城衛城杞不曰衛杞而曰城楚丘城緣陵以邑言之者惡其專也

十有五年

十有六年

十有七年

十有八年

冬邢人狄人伐衛

廬陵李氏曰衛知有桓公之命而不知長子之不可奪其伐齊也亦所以救齊但不審於義耳

十有九年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嬰齊名者孫氏以爲遂失國也胡氏則以爲著其罪夫春秋諸侯以罪執者多矣鄭伯莒子邾子之執于晉皆不得爲無罪然而不名則胡氏之說窮矣凡春秋稱侯稱人義各有當不可以一例求也如胡氏專且濫之說則晉侯執曹伯畀宋人執戎蠻子歸于楚楚子執宋公其罪豈特專且濫哉然而不稱人則胡氏之說又窮矣

養心亭集

卷六

三五

明叢書  
納閣刊本

二十年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不書公以是會不足以煩公也諸國稱人其大夫也然則公何以往會魯近齊齊侯與盟公以爲不可不往也然則何以不書齊侯書盟于齊則齊侯可知也鄭何以敘楚之下鄭已朝楚於是乎從楚而至也

二十有一年

二十有二年

二十有三年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之稱子時王黜之也詳見滕子來朝之下

二十有四年

僖公四

二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朱子曰諸侯滅國不名此蓋因下文書衛侯燬卒以致傳寫之誤是也

二十六年

養心亭集

卷六

三

四明叢書  
約國列本

秋楚人滅麇以夔子歸

胡氏曰諸侯之祀無過其祖其說是也曰夔子以非罪見滅故不名其說非也然則不名之義云何曰夔楚之別封也蠻夷之國故略之

二十有七年

二十有八年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楚新昏於衛魯方與楚故戍衛於是晉伐衛買不足以拒晉故不卒戍而歸力不足也公因而刺之以說

於晉楚其說于晉則以戍衛爲罪而歸之買也其說于楚則以不卒戍衛爲罪而歸之買也故書曰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可謂深切著明矣左氏之說若以買本無不卒戍之事乃魯假託以說于楚者果若是則當書曰以不卒戍刺之今無以字則知其爲據事而書也胡氏不得其說乃自加一以字而曰刺未嘗書其故者而以不卒戍刺之則知買爲無罪矣其意則是而非所以論春秋之書法也或曰如子之言不卒戍爲據事而書則罪固在買而不在公耶曰如其兵力不足以庇衛則如勿戍況其戍衛本欲以媚蠻夷之主乎故知始而戍衛終而使之不卒戍者皆僖公之爲之也一舉而眾惡備矣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楚稱人子玉也則非貶矣

二十有九年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

泉

孰會乎魯大夫也何以不書略之也曷爲略之惡其會之煩也何以諸侯之大夫而上盟王子于王城之內又僭也左氏以爲公會非也何以知之列國皆大夫而魯獨以君往無是理矣

三十年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魯入春秋未嘗報聘於王於是晉以尊王爲名故畏而報聘耳此其所以汲汲於如晉也魯之不競不亦宜乎

養心亭集

卷八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三十有一年

三十有二年

三十有三年

文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殺之役晉無故而敗秦故彭衙之戰書晉侯及惡召禍也謂之晉志胡氏曰晉不諱秦而與戰故書晉及夫春秋以被兵而戰者眾矣其書及者鮮矣固皆諱

以辭命不得免而告於天子方伯者耶願獨於晉是  
尤吾不知其說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昭穆之義汪氏言之備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外兵非君將皆稱人胡氏以爲貶非也則無貶乎彭  
衙之役書晉侯及秦師戰秦師敗績則已甚矣而又  
伐之不貶而惡自著也

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

養心亭集

卷六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臣無卒者卒王子虎則魯之失見矣不必以不書  
爵爲貶也廬陵李氏曰後十四年星孛之變又載叔  
服之言而胡氏引之則固以叔服與王子虎爲兩人  
矣與此自相悖不可曉也

四年

夏逆婦姜于齊

是必有說意傳缺其事耳

晉侯伐秦

凡稱侯稱人義各有當不可以一例求也此稱晉侯

專罪晉襄也一言而聖經之義白矣或曰三年書秦人伐晉則秦得無罪乎曰孟明與有罪焉故稱人

五年

六年

七年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晉方及秦戰而其臣有奔秦者晉必有失舉焉耳其失舉謂何使先蔑逆公子雍失也畏備而中背焉又潛師以敗秦趙孟之罪大矣或曰秦晉何以稱人曰

養心亭集

卷六

三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外師非君將皆稱人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諸侯不敘大夫不名略之也曷爲略之以大夫而強會諸國之君其事則可略矣

八年

文公二

九年

春毛伯來求金

程子曰家父致命以徵車故書王使毛伯風魯以求

金故不云王使是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天子葬以微者往會則不書不弔不葬則不書以得臣會葬而書爲其得禮乎曰魯君不往使卿焉是葬諸侯之禮也以禮諸侯之禮禮天子禮乎哉

十年

十有一年

十有二年

十有三年

養心亭集

卷六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十有四年

十有五年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來盟爲國謀也宋昭失道華孫懼難而來盟能其官也故曰司馬其自請也故不曰使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是舉也不道甚矣而稱齊侯則知凡稱人者不可皆以爲貶也

十有六年

十有七年

十有八年

宣公

元年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臨川吳氏曰河曲之戰及今八年豈有不用命之罪  
八年而後討哉必胥甲以他事取惡於趙盾故見逐  
耳

二年

養心亭集

卷六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  
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大棘之戰鄭來伐宋不書書宋及宋可伐也已負其  
可伐而欲距人是造戰者宋也是故元年不與晉之  
救宋也不與宋之伐鄭也而討賊之義嚴矣

三年

四年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臨川吳氏曰左傳不足據者多矣夫歸生貴戚之卿

必有所不獲於新君者因宋之有邪謀陽爲畜老憚  
殺之言而陰實假之手也故書法如此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齊崔氏出奔衛

養心亭集

卷六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書崔氏以族奔也許翰早辨之說近於鑿矣

楚子伐鄭

稱楚子據其實也而楚莊躬肆暴橫之罪著矣胡氏  
之說何其辭之費也傳稱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  
而經削之者以謂不足爲輕重也不足爲輕重者晉  
自不競耳惡在其不以楚爲罪哉

十有一年

十有二年

楚子圍鄭

高氏曰封陳侯者非楚本謀也不善而能改故雖滅書入與鄭平者楚本謀也不爲利誘故雖入書圍是也胡氏以爲與其能討亂賊而宥其他罪則大非聖經之旨矣春秋不以功掩過不以惡廢善

十有三年

夏楚子伐宋

書楚子據其實也非予之也何以明之楚恃其力以爭陳於中國無所可與也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養心亭集

卷六

孟西明叢書

約開刊本

邲之敗先穀尸之雖死有餘罪矣然兵敗餘年而後討又釋趙旃魏錡而獨族誅穀則穀必有辭于晉矣赤狄之召不召未可知也罪之累上以此胡氏之說無乃求之過乎十四年衛殺孔達則胡氏得其說矣或曰若是則先穀孔達之罪惡乎見曰以是爲易見也故無誅云爾夫刑殺人君之所當慎況以加於大夫一毫未盡未可逃罪而況若晉衛之君者耶

十有四年

晉侯伐鄭

此稱晉侯胡氏始無所用其說乃曰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蓋亦盡以此說施之春秋則辭不費而大義白矣

十有五年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穀梁子曰人者眾辭也平稱眾上下欲之也是也胡氏曰貶非也其所以責華元子反者皆所謂吹毛而求之疵者也夫能以忠信感人而利社稷也何尤或曰不亦有貶乎曰有然宋之不競楚之暴猶待於貶耶

養心亭集

卷六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陳氏曰滅國以其君歸皆稱爵如楚人滅弦弦子奔黃楚人滅胡以胡子牂歸楚人滅胡以胡子豹歸第言奔者不名之以歸者名之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前年滅赤狄潞氏荀林父帥師至是滅甲氏及留吁士會帥師然而稱師稱人則君臣皆任其惡也

大有年

何以書幸之也亦惜之也蓋曰幸而僅有此耳

十有七年

十有八年

甲戌楚子旅卒

四夷雖大皆曰子周班爵之制也或以爲春秋黜之非也楚之稱王非周王之所予也夫子亦不得而予之也

歸父還自晉至筓遂奔齊

養心亭集

卷六

三

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歸父席其父篡立之私寵於魯終宣公之世其如晉也名曰張公室實欲以自張耳啓釁召寇將實尸之春秋書曰歸父還自晉至筓遂奔齊蓋以罪魯人逐之之遽而於歸父無取也胡氏以區區之禮而謂其志於仁其輕言矣夫

成公一

元年

二年

取汶陽田

外歸魯地宜曰歸此不言歸非其意也魯復其故地  
宜曰復此不言復非魯之能自復也是舉也晉實以  
命齊而魯得之則其言取也無以易矣胡氏據孟子  
而曰魯地方百里者五使汶陽而不在封域之內則  
魯不得而有固也然而夫子書取之意未若是之遠  
也果若是齊在當時其地大於魯遠矣汶陽之不在  
其封內審矣而後六年書歸之于齊則齊獨得而有  
諸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

養心亭集

卷六

三四明叢書  
新園刊本

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郕人鄒人盟于蜀  
盟而魯與必先書公胡氏以爲尊內非也春秋魯史  
也主魯事故先魯君耳曰尊內是不知屬辭之法而  
妄以其私見窺聖人也甚矣春秋之後傳者之無人  
也盟會不書公則曰諱又不得其說則曰從同同凡  
此皆大亂聖經歷千餘年而莫之破其惑也且以是  
爲從同同而不復貶也則前此不書公屢矣何獨至  
於是而後從同同也豈諱於小而不諱其大也乎或  
曰子之說奈何曰大其事則書公略其事則不書公

皆非有與於美惡何以言諱不諱

三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小國也又比楚畏而從楚其情猶可矜也魯宋衛曹大且遠猶匱盟焉獨何問於鄭且晉能抑楚則鄭自內附何以伐爲己之不反殘民以逞又舍其強而弱是凌惡亦著矣故此書晉書伐亦唯實之據耳或以爲有詞于伐而予之失之遠矣

四年

養心亭集

卷六

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五年

六年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是役也晉鄭伊洛之戎陸渾蠻氏皆在獨書衛意衛之請于晉也家氏曰不予晉人率蠻夷而攻中國也非也借曰不予則備書以著其罪何害乃舍晉而罪衛其必有故耳

七年

吳伐鄭

此稱國狄之也後進稱子意者吳不修職貢嘗見黜  
於周王故不曰伯而曰子然四夷雖大皆曰子恐仲  
尼無是法也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有一年

十有二年

十有三年

養心亭集 卷六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十有四年

十有五年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  
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執曹伯是也盟然後執非也

十有六年

十有七年

十有八年

襄公

元年

二年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不係之鄭罪諸大夫之專若無鄭然也二十年  
成虎牢係之鄭起下文楚公子貞救鄭也胡傳曰虎  
牢鄭巖邑也不能守而使他人得城之所以責鄭也  
然則春秋爲夷狄之黨謀矣春秋謀夏不謀夷是以  
知其謬

養心亭集

卷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有一年

十有二年

十有三年

十有四年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  
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其稱人者何微者也微者則齊人宋人何以敘鄭衛  
之卿之上霸國敘諸侯視其國強弱而不顧周制屢  
矣獨奚疑於是

十有五年

養心亭集

卷六

學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十有六年

十有七年

十有八年

十有九年

二十年

二十有一年

二十有二年

二十有三年

二十有四年

二十有五年

二十有六年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其稱人必微者耳左氏以爲晉趙武宋向戍未必然也何以明之使來而向戍也則先鄭矣宋必未命之大夫故後鄭鄭良霄卿故也然則晉人何以先鄭晉伯國非宋比也左氏宋後至之說非與夫左氏者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者也或曰晉宋稱人爲其助孫氏貶也鄭子產新得政而鄭伯爲衛侯故如晉則鄭固不爲孫氏故良霄獨名殆非也

養心亭集

卷六

四十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二十有七年

二十有八年

二十有九年

吳子使札來聘

稱札夷狄之國未命之大夫皆然楚之椒秦之術是已而劉氏胡氏皆以爲貶焉不亦遠乎且季子以讓國而貶則夫篡逆之徒將何以加之使爲其賢也而皆異其名稱則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賢者亦多矣而

夫子之異其稱者何寥寥也夫使札來聘春秋書之  
著吳之始加禮於中國豈暇區區爲人物評哉且讓  
國之事後此且三十年茲於其來聘而預寓貶焉聖  
人之用心亦過矣或曰季札之讓其得失可得聞乎  
曰是固非達節者也抑以札之智亦必有見焉耳胡  
氏曰春秋達節而不守者也固也然及其待人也雖  
守節者宜亦與之矣不然豈其以堯舜盡責天下則  
亦難爲人甚矣安在其爲忠恕也武王之伐紂也奉  
天命而答人心也夷齊者叩馬而非之且恥食其祿  
以至於餓而死使非孔子賢之幾何而不貽強愎僻  
戾之誚哉孟子曰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異哉後  
儒之論何其迂而不達也

三十年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  
人小邾人曾于澶淵宋災故

不書魯大夫疑有缺文非諱也何以言之成宋亂書  
公會何爲獨諱於此

昭公

元年

三月取郟

不書伐莒乘莒亂而取之言易也以爲爲內諱者非是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廬陵李氏曰展輿以國氏程氏謂罪諸侯之與其立則似晦也展輿旣立踰年而成君其不書爵則旣絕之矣若不書莒何以見其已立乎陳侗以討賊書亦係以國則展輿之係國不必求他義也若州吁無

養心亭集 卷六

四庫全書  
四庫明叢書  
約圖刊本

知被討而不係者則上文已見矣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此圍弑也而書卒者何春秋於是乎傷世變之愈極也弑逆之爲變亦極矣然本國旣以卒赴而莫之討列國亦聽其赴而莫之詰彼此惘然相與視爲常事而不復爲少隱也則世變之極又益甚矣故曰春秋於是乎傷世變之愈極也胡氏曰略其篡弑以扶中國篡弑而可略也春秋其奚以作爲也無寧勿作春秋以爲中國諱乎夫子之刪詩也存衛之淫風以著

其滅於狄之由焉其作春秋麋也書卒而春秋之季所以篡逆公行日以相尋以至於亡且滅者其故亦昭然矣是豈不足以懲創萬世之人心而何待曲爲之說哉

二年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三年

四年

五年

養心亭集

卷六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有一年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佺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憇

楚既誘殺蔡般又將滅其國殘其臣子惡莫有慘於

是者夫人之所不能忍也當其時以九國之師聲大義而抗楚鮮不濟矣而胡氏爲之辭曰心欲救蔡而力不加則無惡也唯其昧於澶淵稱人之義故於此不得其說遂強爲之辨而不自覺其謬耳且胡氏之說行春秋之大義隱矣夫心欲救蔡特以力不加而止春秋遂無譏焉是以力不以義也陳恆弑其君孔子請討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當是時寧暇計其力也哉率天下之人而不果爲義者必胡氏之言矣

養心亭集

卷六

聖

大明叢書

約圖刊本

十有二年

十有三年

十有四年

十有五年

十有六年

十有七年

十有八年

十有九年

冬葬許悼公

君弑賊不討則不葬此書葬何止之自伏其罪也曰  
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歆粥  
噍不容粒未踰年而死則止固已伏其罪矣書葬又  
何疑乎胡氏引穀梁之說以爲累及許君者殆亦迂  
矣

二十年

夏公孫會自鄭出奔宋

范氏曰魯君無道致會出奔非會之罪故書公孫賢  
之也胡氏以爲爲賢者之後諱繫矣

養心亭集

卷六

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齊豹爲衛司寇公孟得以時奪而復之旣不能守官  
又不能去則其爲亂也稱盜何疑焉諸家之說皆非  
也

二十有一年

二十有二年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

城

劉子單子之以王罪也抑亦有不得已焉耳然而稱

以者見景王之召亂與王猛之不足以自克而劉單不能預弼天王以正國本罪皆著矣

三十有二年

定公

元年

春王正月

三十有二年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養心亭集

卷六

吳四明叢書

續編刊本

周自平王東遷世居王城子孫據之逮其奔也餘黨猶在故敬王畏之而留居成周成周周公遷殷頑民之地也此書成周惟其實耳何以不書京師書京師則未知其爲王城與爲成周與而春秋之志晦矣胡氏以爲等於列國則尤誤甚夫子作春秋以正名分而夷京師於列國則何以責諸侯大夫矣或曰黍離何以降而爲國風也曰王者之政不及于天下黍離一方之音也不謂之王國風而何若京師則王者所居名號之所在正唯春秋之所謹者夫子何爲而去

之哉此其曰成周則有別於王城非故降之也或曰  
京者大也師者眾也敬王之時不足以當此故不曰  
京師而曰成周亦唯其實焉耳曰未有代德則王者  
之名固在何以不得言大天下之所宜從之何以不  
得言眾借曰猶黍離之意而降之也則隱公之初已  
不得稱京師矣乃至明年猶曰晉人執宋仲幾于京  
師豈不穿鑿謬妄厚誣聖人矣哉

哀公

元年

養心亭集

卷六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楚子陳侯隋侯許男圍蔡

汪氏曰楚昭圍蔡未足爲善胡氏拳拳於復讐之說  
所以啓高宗耳而非春秋之本旨也

二年

三年

四年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傳曰公孫翩弑之也翩非微者而晝盜傳或失其實  
也凡傳有失實而經有闕訛求其說而不得則君子

有闕疑焉或曰胡氏以爲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其意不亦善乎曰吾未見其然也春秋見弑之君其亡信義棄禮文莫有甚於蔡昭者矣然而不書盜弑則吾未見其然也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書葬者已得夫盜而殺之也

五年

閏月葬齊景公

孫氏曰譏變常也喪事不數閏月

養心亭集 卷六

季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六年

七年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經義甚明而胡氏爲不諱之說斯爲附贅懸疣矣且魯之歸邾子益也畏齊故也惡在其爲去惡而不積乎

八年

吳伐我

不言伐我某鄙者師至城下不在鄙也

九年

十年

公會吳伐齊三月庚戌齊侯陽生卒

卒陽生疑與楚子麋同吳臨川以爲常時吳師在齊而公卒故遂以爲弒耳其意亦善胡氏之說附會甚矣

十有一年

春齊國夏帥師伐我

直曰伐我以國言之也郊外曰鄙師迫於城下則不

養心亭集卷六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可以言鄙矣或曰八年吳伐我以城下之盟也今齊師及清涉泗耳何以不言鄙曰左氏稱戰于郊冉求曰一子帥師背城而戰則固迫於城下矣或曰胡氏曰言伐我者欲其省厥躬之義也其意固善予何以不從曰魯之被伐其當自省者亦多矣而獨反求於是則餘皆可以無自反乎且春秋魯史也故稱魯曰我必若胡氏之言使後之學者因是而求之聖經之義幾何其不滅裂也

養心亭集卷之六

養心亭集卷之七

明鄭張邦奇常甫撰

釋老子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妙是天地萬物之虛處微是邊微是天地萬物之有處無中生有有中舍無故謂之妙謂之微下字極精若以微爲窳卻又說在虛處誤之甚矣此章與三十

養心亭集

卷七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幅章意相發明有無混合而無閒故曰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谷之虛也聲入而響出其善應不匱蓋萬古常然而未嘗死也玄牝者幽虛也天地生於幽虛立於幽虛謂非天地根乎不徇生而欲得則心火熄玉淵澄御氣有法而綿綿若存其息以踵隨物應之如谷之應何勤之有

載管鮑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  
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闢能無雌乎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  
而不宰是謂玄德

抱一無離專氣致柔綿綿若存也無疵無爲無雌無  
知用之不勤也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辱爲下得之若驚失  
之若驚可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  
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  
愛以身爲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

養心亭集

卷七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貴吾身而貴以身爲天下不愛吾身而愛以身爲  
天下是所貴愛在天下而不在身公而忘其私也故  
不有吾身常寄託於天下而何大患之有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韜重雖有  
榮觀燕處超然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  
臣躁則失君

不離韜重喻不失吾重且靜也樂觀言凡紛華之接  
於目者也雖有之而燕然不動於中言不以外誘而

失吾所守蹈輕躁之失也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而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與不善人處亦足以監戒我之失長我之智傲我之情磨礪我之麤疏皆足以爲資也口義所云亦其一端

養心亭集

卷七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知其榮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大制不割猶云大信不約大時不齊任道之渾淪而不爲裁割不使樸之散也一有所割則樸散而爲器爲器則我亦一官耳何足爲官之長耶爲官長則天地且不能並而至卑至弱之居乃至崇特勝之地也

彼以宰割擊斷爲事者可不懼耶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  
以此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民  
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  
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  
欲而民自樸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亦莫非因其常變之宜不可謂  
有心也奇亦不是詐術口義說非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

養心亭集

卷七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  
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  
道

養生之道無乎不在治國而能嗇不但治人之理得  
而其用之不勤者亦固有以全其載營魄抱一無離  
之功也若云以治國喻養生則離人已爲二失老子  
之意矣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  
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美言非有物與人也而人之得之者如得珠玉然者故曰美言可以市言人皆寶而欲得之也

釋國語

子年十四五讀通鑑至昭王滅密事以爲康王之母言雖有徵然其所言卒亦婦人女子之見無足取也後讀子厚非國語則知前人固言之矣非國語凡六十七篇如辨滅密以後數十事有可取者然左氏之說多不概於聖特其小者耳而子厚非之乃或有甚於左氏者子又惜夫左氏之無以自白也作釋國語

不藉

養心亭集

卷七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釋曰禮天理之節文也豈復有飾乎禮者哉柳子曰必藉干畝者禮之飾也非矣且古之藉干畝者以奉天地宗廟然而勸農之道亦無不寓焉耳豈曰特以是勸乎哉柳子見夫三推者果無益於事故以爲存乎亡乎皆可以爲國而不知時使而節用通有無而和鄉閭皆於是乎始何者三推之道誠敬之道也誠

敬者君德之大本舍是而可以爲國乎哉故曰不藉  
干敵則無以求福用人此格言也不知道者非之

### 三川震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柳子  
非之以爲陰陽之氣遊乎天地閒者無與於我若是  
則天心之仁愛人君者泯矣人君之畏天之威者弛  
矣信然也春秋亦可無作矣夫殷宗修德于祥桑之  
生周成警悟於風雷之變天果無與於人而假爲是  
乎哉傳曰致中和天地位焉是失中和則天地不位  
矣天地之不位安得以爲陰陽之涇洞轉轆而不可  
知也山峙而川流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常也地震  
而川竭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變也常也變也知者  
則曰人事或以致之也夫天地之變人或致之則其  
爲亡國之徵也豈不信哉而何非之有豈柳子於天  
人相與之際固未之或知也與

### 柯陵之會

釋曰君民禍福之徵固有動乎四體者況合諸侯民  
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容之俯仰之間端木氏

察其有死亡之道焉若柯陵之會晉厲公之視遠步  
高二邠與國佐之言犯狂伐盡亦謂其有死之道而  
已矣單子何尤乎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至誠  
者果巫史乎哉

### 大錢

釋曰錢貨之流於天下貴乎因時制宜使輕重勿過  
而已矣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不可曰可後而先之  
謂之召災此言而何非之有

### 無射

養心亭集 卷七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釋曰柳子非單子取於鍾之備也怪而不信柳子蓋  
不知樂者也且其言曰樂之來由人情出也其始非  
聖人作也聖人以爲人情之所不能免因而象政令  
之美使之存乎其中是聖人飾乎樂也然則樂果無  
用物也樂本可以無作聖人特徇人情而爲之是聖  
人導人之欲也又病其然又強假而文飾之則聖人  
所以宣八風之氣所以平天下之情者於樂何有吾  
故曰柳子不知樂者也柳子又曰孟子曰今之樂猶  
古之樂也與人同樂則王矣吾獨以孟子爲知樂且

予聞之孔子之答顏淵曰樂則韶舞又曰放鄭聲今樂古樂何可同也柳子固不知樂然亦不知孟子

律

釋曰非伶州鳩之言已見於無射下

輕幣

釋曰桓公之輕幣重禮其事有無不可知若仁義則吾知非桓公之有也決矣然仁義既非其有則其以利交天下也亦宜

卜

養心亭集 卷七

八十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釋曰既曰卜者道之所無用也又曰聖人用之既曰聖人以馭陋民又曰非恆用而徵信則是聖人之作卜筮說怪誕以誣吾民也與柳子之說不辨而失自見矣

宰周公

釋曰君子道其常而已一失其道以出亦不足以死乎使獻公之出果失道耶則雖幸而不死孔之言猶信也

伐宋

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以伐宋曰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善爲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夫以下弑上固天命所必誅也宣子旣取必於天又懼其及而後請其意則非純乎公道者柳子不能以是非之乃曰古之殺奪有大於宋人者而壽者樂佚不可勝道天之誅何如也嗚呼天下之惡豈復有大於弑其君者然而天之施報疏而不失亦其常也古之帝王賞曰天命罰曰天討夫固謾爲此說以詔天罔人哉柳子之嘗言蓋曰彼蒼蒼者焉能與吾事而暇知之柳子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其病源在乎此矣子請進柳子以天命之說天者理而已也人旣逆於理矣而富壽樂佚果理也哉理之所誅無可以幸而獲宥者是則蹠之享年亦不可謂之幸也以其迹之麤者言之則有幸不幸之說然而幸不幸者百有一焉耳君子弗論也若徒指其百一之或然者而言之曰某惡貫天而天弗誅某善及人而天弗佑嗟乎此世之所以多亂賊也且取必於善惡之報而歸怨於太虛之無情此庸奴豎子之常見而柳子述之嗚呼

亦見其陋甚也已

新聲

淫樂之足以蠱人心志載於史可考也觀於俗可徵也而柳子獨未之達耶何爲其非師曠之說也師曠之聰尙矣柳子其聾乎

趙文子

釋曰柳子未嘗明理故論人死生之際顧以其幸不幸者言之其何膚末之甚也左傳言人主偷必死謂其理而已矣柳子則曰偷者自偷死者自死夫以理

養心事集

卷七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言之則雖趙孟不死后子之言猶信不明乎理則趙孟雖死猶以爲非其偷之所致也然則爲盜賊者不以桎梏死固不足以死乎柳子所以爲膚末之見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幸不幸之閒理無與焉耳

醫和

釋曰和之言晉君曰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亦有深見何取於榮衛脈理哉孟子曰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蓋常人之情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亦其

勢也柳子之作敵戒曰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此和之意也今於其言則非之則吾惡乎信

祝融

釋曰史伯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以爲祝融之後世伯夏商於周未有侯伯爲在楚也此取必太過執而不通焉者若舜之後則虞思陳胡公之屬夫子以爲子孫保之此亦未嘗不章之驗也已若曰舜之功德大於祝融也而必期其後之盛於昆吾大彭豷韋則亦史伯之執而不通者耳然君子之論亦於其理之常者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則凡言盛之及後嗣者亦固理也有不盡然者幸不幸焉而已也幸不幸焉者置而勿論可也理之常者柳子欲勿取焉何哉

祀

釋曰昔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者孝而已也祀旣所以昭孝則所以息民所以撫國所以定百姓者亦庸有外是乎此祀之不可已其所係有大焉者而柳子不知也

夫知道者可與有言道或未明徒以其意見而取辨焉是使求道者悵悵焉眩是非而莫之辨此讀前言者之所當慎也子厚作非國語以左氏背理去道而非之耳國語誠有可非也而柳子之說亦非也虞仲常蓋非之矣然子未見其書茲因讀柳子之文姑以其管見著于篇俟考正焉

子少業舉子日有課程歲惟清明端陽重陽及除日自假一日以節其勞會試下第歸用課程不改柳柳州集素所誦習獨以其非國語者爲無益舉業也弗觀弘治壬戌十二月丁卯歲除當假始取非國語讀之謂其多畔於道爲之辨說十五條蓋頃刻而成未始加點竄也當其時子年十有九而志見若此迄今三十有四年年且踰不惑矣而識不加進德不加修何哉偶檢舊稿爲之憮然

讀史

楚懷王

秦惠王請以武關之外易楚黔中地楚王曰不願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已而得儀而重出地則因儀說而

自從親於秦焉嗚呼儀之爲秦謀不過掉闔其說欲連六國而事於秦爾吾惟不聽其說斯已矣奈何以黔中而易一儀哉吾能自強則雖有百儀亦無如之何者不能自強殺一儀而足以重楚乎況天下不止一儀又不可得而勝殺也夫商於之誑楚儀之反覆詐諉其言之不足恃亦既有徵矣楚王已欲殺之而復聽其說也故因其說而重結於秦是以坐待其吞噬之勢之成也大抵儀之去就黔中之得喪不足爲楚國輕重楚之患莫大於絕六國以從秦楚不慮其重而狃於其所輕卒之身死於秦國亦不振亦重可惜也

### 魯連子

秦莊襄之時并吞之勢已成六國尙不知膚受之禍且自相攻擊至無虛日間雖互有勝敗皆不過自爲鷓蚌之勢成秦刺虎之機耳以齊萬乘之國其安危之機豈係聊城之得失也哉顧所宜深慮而亟圖者秦之強不可支也魯連子齊人也見齊之勢岌岌如此必使之從六國禮賢良養人民修武備則其時猶

可及爲此社稷之至計天下後世之福也齊之君臣  
果不足與爲此則吾睥睨當時之事勢復何爲乎逃  
之海上遠謝世事可矣區區說燕將而全聊城此固  
爲深遠計者哉吾意連能爲田巴謀不能爲己謀也

### 王陵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義也義有  
權權也者權其輕重而處其宜乃所以爲義也王陵  
古正人也以兵屬漢王其歸亦正矣然君臣之義未  
定也旣而項羽置陵母於軍欲以招陵陵於是時視

#### 養心亭集

卷七

十四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漢之從違母氏之死生矣孰爲輕重乎是故不可以  
無權雖然夫亦發於其本心而已矣故徐庶事劉備  
其母見獲於操庶辭於備曰本與將軍圖大事者以  
有此方寸也今方寸亂矣遂去而之操陵於其母獨  
能若是忽然乎雖然陵非無是心也特其過於不學  
而見義未明故徒知君臣之義之重而遂不能爲之  
生母之方也若庶者固可與權也與然亦質美而暗  
合焉耳矣陵乎其趙苞之類與

### 文帝除肉刑

帝王之用肉刑也所以養之教之者備且至也後世欲用肉刑必先加意於教養如古之帝王而後可文帝咎教未施而除肉刑其所師者帝王之心也所以爲善法古也

文帝勞軍細柳營

文帝承秦尊君卑臣之餘而能伸將士氣若此真善將將哉

鼂錯論貴粟

民尚農則恆產立恆產立則土著固土著固則國有

養心亭集 卷七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根不然得民如得魚鳥何足恃哉甚矣重農之當務也

賈誼

高祖既平天下割地無法剖符分封之餘已成尾大不掉之勢矣故終其身不免於兵革之禍者職此故也至文帝之時則又甚焉賈誼深究其弊以爲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欲令齊楚趙各爲若干國使其子弟以次受之此卽主父偃之謀也使是謀預行於孝文豈不足以弭七國之變哉

景帝

景帝嘗言魏其沾沾自喜而多易真切中魏其之病夫沾沾自喜而多易大非宰相之體此魏其所以終不免也而景帝能前知之其識見固有大過人者人君之德莫大於知人綱目弗載此語豈偶遺之耶

董仲舒三策

董子三策明天人之道達性命之原發治教之實可謂得孔門之正傳而足以爲百王之大法也已

石建

養心亭集

卷七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韓子曰此大臣宰相者之事非諫官之所宜行也何者天子有過吾諫之則天下知天子有從諫之美國家有事吾言之則天下知天子有納善之誠人臣之忠君愛國者其立身行道固如此嘗讀漢史至武帝時石建爲郎中令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至廷見如不能言者夫書之所謂旣非建之所宜行矣烏有在天子之側陳天下之事屏人而言之哉夫古之盡忠事上者舉世非

之而不顧建之心欲以杜羣臣之非議而實以啟人君惡聞其過之心是不能忘其身而上未有以匡其君吾未見其忠也且方帝時遊宴奢慾宮室神仙聚斂征伐之事紛紛交舉建方被上之親幸使嘗有言以及此耶則宜乎帝之多慾亦少減矣是建固未嘗有言及此也此而無言以及之則其所屏人而恣言者抑所謂嘉謨嘉猷者耶

### 趙充國

夫人必有精忠之志而後有以成功萎腰縮朒者非

養心亭集

卷七

七十四明談書

約園刊本

其才力之不足以有爲也志焉而已矣其志之不專於爲國是以懷顧望於欲爲之際存形迹於旣爲之時而卒無所聞故曰有志者事竟成也吾觀趙營平之爲漢將其諳練其知慮固不可及然亦以志焉何者其擊西羌也窮追以徼功決一捷以希富貴彼豈不能爲是哉顧彼所爲者君與國耳故雖詔書敕令進兵者至再而罷兵留田之計不可易也至其子卬切諫有所不聽曰吾固以死守之可不謂忠乎旣而卒平羌虜振旅而還浩星賜其所素善者也諭以歸

功於破羌強弩以遠嫌也彼乃曰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吾以餘命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卒以其意對夫惟心知有國而已則凡可以爲國計者其身之有所不恤而何嫌疑之避之有甚哉營平之所以成功固不獨以其老成持重貴謀而已也

王嘉

嘉下獄非其罪嘉曰備位宰相賢孔光何武不能進惡董賢父子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遂不食而卒嗚呼嘉之所處如彼而其言如此此卽母氏聖善我無令入之心卽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之心也夫獨何以孔光爲賢而不能進光爲恨耶孔光燕語不及朝省政事者也觀其拜謁董賢舉王莽可大司馬嘉之下獄光實劾之然則進孔光未必有補於國也嘉既死王莽專政光非不進然不惟無補於國之危亡而且或有以使之然則光不進嘉不足爲恨雖然王嘉亦賢相也未可以是訾之

劉歆

儒道不可一日或無於天下故理安天下非儒不可

養心亭集

卷七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孝宣言儒道不可用于竊恨之既而見劉歆以儒名漢而黨附亂賊不啻犬彘而又怪夫儒者之果有則於人國也然又因是而考之乃知歆之所爲無足怪焉蓋嘗觀其典領五經列儒於九家而曰九家猶愈於野則是歆固不知儒道爲何如也不知儒道爲何如而可謂之儒乎不可謂之儒則固無怪乎其他矣亦何累於儒哉且儒有所謂真儒者有所謂俗儒者張禹孔光杜欽谷永揚雄之流皆歆之類也皆所謂俗儒者也若其少知理道如龔勝邴漢梅福逢萌郭

養心亭集

卷七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欽蔣詡薛方彭宣陳咸諸人尙不能甘心於莽而況其爲真儒者哉夫真儒不易得也其近似者漢惟董相而已矣若董相者而肯爲歆所爲乎

又曰昔劉向自以漢之宗室末屬勸懇懇指陳王氏而其精忠之志至於感動人主而不能已向之行義何如哉後之論者每以向歆竝稱若以歆能繼其父之志行然者然方歆於其父所見各異自相詰難之時既以知其非善繼人之志者矣卒之阿附賊莽而於其父之道不啻寇讎使向有知必不能瞑目地

下也歆之背父叛君其罪可勝言哉及夫春陵兵振禍將剝膚乃復叛莽而受戮此又不必論者也

馬援論高光

無可無不可孔子自謂之言也以爲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而已此大聖人時中之道高帝烏得而有之特其寬仁大度光武或有所不如耳若以光武動如禮節不喜飲酒而日不如高帝則禹之痛絕旨酒左準繩而右規矩者又其每下者耶援謂光武不如高帝固矣而顧以其勝之者言之何耶

養心事集

卷七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韋彪

天下安危之原在風俗而其治亂之機在民之安否何如耳然而風俗之淳漓由於舉措而生民之命懸於郎官但世之職郎官者往往銜細能矜小慧視政化爲高論而飾廚傳以媚人以風俗爲迂闊而說機變以要譽由是上之人以爲賢而用之而下之人被其虐也慘矣夫上賢而用之則天下翕然效慕以成風而風俗以漓下被其虐則民皆喪其樂生之心矣凡天下之所以壞亂而至於危且亡者職此故也譬

乎韋彪之言曰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故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又曰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閎閱其意蓋歸重於德勝才之君子而不取夫才勝德之小人誠切中百世之通患而深究安危之原也於乎章帝寬厚之治彪固有以贊成之矣

### 張酺

曹褒制漢禮亂聖術張酺非之而褒之禮不行酺之知禮如此則無愧於帝者師矣然而請襲梁貴人以尊號知禮而有是乎夫嫡妾之分春秋之大義也而酺之知乃不及此則其譏褒殆亦同浴而譏裸裎者與

### 周瑜

曹操責孫權任子周瑜議勿許則已計得矣然豈將有以討操而爲興復漢室之舉耶吾知之瑜之言以爲見制於操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而已是故弗屈於操圖欲南面而稱孤也然則權與操孰義孰不義與權雖弗屈於操夫亦操之類

而已矣吾以是知權之止於爲權者瑜之不能輔之  
以義也

辛倣

司馬懿之變辛倣欲出赴曹爽謀於其姊憲英英曰  
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執鞭而棄其  
事不祥莫大焉倣遂出事定之後歎曰吾不謀於姊  
幾不獲於義噫憲英之見徒知執鞭而不棄其事之  
爲義而不知爲爽執鞭之爲非義也然則倣於爽亦  
何死之有於是焉逃難而去之亦可矣英之議其季  
路之見與

養心亭集

卷七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祥

魏公昭進爵爲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勗皆  
詣焉覲謂祥拜昭祥曰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嗚  
呼司馬昭已弑其君矣而祥猶愛之以禮乎祥上不  
能爲翟義下不能爲須無拱手事賊國祚將移而獨  
以長揖爲自待之重其於大節安在哉邦國不空別  
駕之功祥不已愧於時譽乎

唐宣宗

古之治天下者必修其身其所以修身者曰窮理以  
致其知主敬以立其本故外而邪正之不亂內而私  
欲之不萌由是擇一相而任之一相者舉賢才而用  
之其本正而未自理焉耳若宣宗者不知務此而徒  
恃其聽察之資以爲可以盡窮天下之事而不失不  
亦遠乎彼其所任以爲相者白敏中令狐綯之徒而  
於刺史之選必欲人人而面察之嗚呼莫親如宰相  
莫重如宰相相非其人矣而何有於刺史耶況天下  
之事固非一人耳目之所能周也古之帝王垂衣拱  
手而措天下於隆平亦正其本焉而已矣

褚遂良

高宗雖昏庸猶知求言以自輔而當時諸臣莫或言  
者豈固無事可言耶武氏與王后蕭妃更相譖毀其  
禍機已著矣況武氏當太宗時久充下陳正使不爲  
唐禍亦不可使之獲侍後宮也決矣而況於專寵乎  
此小夫僕人之所得而與知者也嗟夫宮闈者根本  
之地妃匹之際萬化之原也爲君者此而不正其奚  
正爲臣者此而不言其奚言當時若無忌而下已不

養心亭集

卷七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足數以遂良韓瑗來濟之忠直而亦嘿無一言及此  
豈天固欲徵唐祚耶於乎惜哉

潘好禮稱徐有功

君子貴乎知所以自用徐公之寬仁平恕有足多者  
然日與俊臣輩爭論曲直而獲免也其亦幸夫當時  
武后肆毒四海橫流士君子於此既不能反正唐祚  
則避塵而去固不倖乎而甘心於賊后之下此先儒  
所謂不知所以自用者也然則徐公其在釋之之上  
抑武攸緒之下與

養心亭集

卷七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陸贄

人之邪正固不易辨然而事之著者雖至愚足以知  
之姜公輔策朱泚必反蕭復言鳳翔必亂盧杞則以  
百口保泚而泚反請遣大臣宣慰而吳淑沒又誤援  
軍而奉天益危此其事之尤著者也德宗至此於邪  
正之狀豈不焯然無惑矣哉而獨莫之悟贄之言曰  
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  
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入之情偽盡知之矣嗚  
呼贄之言不亦深切而著明者哉然德宗於蕭復公

輔旋踵罷黜而終身不悟盧杞之奸邪乃知贊亦無  
救於德宗之惑耳雖然豈贊之不能善諫乎諫而不  
聽君之不明也

又曰陸公可謂善諫矣其言婉而切曲而中直而不  
傲辨而不爭使所遇非德宗其效有可紀矣

宋太祖

昔李嗣源一夷種耳方其爲將士所迫歐陽氏以反  
書之而綱目特書引兵向大梁而已豈不謂其特出  
於將士之擁迫初非其本心也耶至於嗣源之不死

養心亭集

卷七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其事綱目乃有責焉或者謂取天下者商周以德  
漢唐以力宋祖以謀夫漢唐之德雖不能無愧湯武  
而未嘗不假仁以收民之心宋祖之興雖不能如漢  
之正而要未嘗有欺人孤寡之志孟子言不仁而得  
天下者未之有也而先儒謂自漢以來不仁而得天  
下者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今謂漢唐宋之得  
天下以謀以力而其宗社乃延於三四百祀孟子之  
言顧不驗與且謂漢唐以力則秦項朱全忠輩何如  
哉謂宋祖以謀則曹馬劉裕楊堅之流何如哉是故

非至論也且宋祖之事有可言者使其預有篡周之心則陳橋之變當出於匡義趙普之爲奈何軍士聚謀之時而匡義與普且諭止之乎特夫軍士之謀在貪富貴而宋祖於此固亦不無利之心則其責固有在焉而安可謂其陽施陰設以圖之耶況乎宋祖威德素已服於人心而遼漢入寇亦出於鎮定二州之言也昔人謂攻守無異勢秦以詐力得之必無能施仁義之理或者旣謂宋以謀取又以爲旣取之後其政治有以超漢唐而追商周則宋祖於未取之前

養心亭集

卷七

三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曾秦政項籍之不如而旣取之後乃能媿迹湯武耶此又不攻自破也或曰呂氏之言曰漢高祖之取天下出於沛父老之請太祖亦出於軍士之擁迫然則宋祖亦非有利之心特出於不得已焉耳曰漢宋二祖之於天下皆不能無利之心也但高祖起豐沛誅秦項爲得其正太祖受周世宗厚恩而恭帝亦未有可指之惡乃因軍士之謀而遽自爲之故其慚負天地之言豈特湯武慚德之比或曰呂氏之言又曰當是時又有如石守信王審琦者爲將豈能帖然

於下哉則宋祖亦不得而不爲之也曰使守信審琦  
誠有篡立之志以太祖之才而竭保衛社稷之忠彼  
亦安敢動哉縱不能制待其已發而誅之亦可也豈  
有知人之欲爲而未爲而已則先爲之乎此固非太  
祖之志特呂氏之言失也然而太祖利之之心亦在  
於人心已歸之後其得天下誠亦天意人心之有在  
焉視彼要結邪黨以欺天罔人而後爲之者相去豈  
直萬萬哉後之論宋祖者以綱目所書李嗣源之事  
觀之庶不爽於權衡矣

養心亭集

卷七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金匱之盟

杜太后何以知太祖享年之永促而命以位傳其弟  
不使幼兒主天下乎父以傳子趙普豈不知此而遽  
從之皆失也然杜后有命而太祖能不之違此則太  
祖之不可及者矣使匡義不可以主天下雖母后之  
言亦不可從可以爲天下主而太祖授之又何議焉  
或者疑太祖有私於其子之意而未之及發嗚呼其  
亦誣矣設有之則太祖之於其弟當求其失而播揚  
之以杜羣下之望以絕天下之心如太宗之於廷美

可也顧肯有他日必爲太平天子之言哉至於一張齊賢猶曰使他日輔汝爲相太祖之志其光明磊落蓋如此後之人亦何所指以疑之耶自昭憲一命之後十五六年之間金匱之藏自如以至太祖大漸之際未或一言有貳吾意太祖志苟如彼而所爲如此一何寡謀之甚也其英明智略足以取天下而獨不能以之授諸其子耶其衷固可見矣太祖旣無轉移之志晉王亦烏用以弑奪爲哉其不爲此已不待多辨而後明也雖然未立踰年元朔已改宋后之不成

養心亭集

卷七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喪德昭之不得其死無兄之罪太宗固無所復逃矣夫太祖以天下授太宗而太宗之所以報之者乃如此當時之人能無不平之憾乎是知弑奪之疑雖傳言之謬亦太宗有以來之也

太宗

廷美之得罪固曰趙普爲之夫普存患得患失之心則其無所不至固宜也太宗不加審焉而竟致其弟不得其死可不謂爲愛子而快於其弟之黜與然元佐乃因此而以狂疾廢此天理之昭昭者也

秦檜

以秦檜奸邪之志遭高宗庸懦之君而適中原板蕩之時故得以肆爲之奸以貽禍於無旣此固氣運之否極也雖然世何嘗無君子亦何嘗無小人使高宗有剛明之德而李綱張浚岳飛之儔得行其志雖百秦檜亦奚以爲宋史言太宗背負太祖以私其天下故天生檜之大奸誤國者以報之故檜得以享榮祿以終其身也夫如是則是檜之惡天實有意以生之其禍天下也天實使之而其享富貴獲褒謚則又天之德之而以報之也其誣天孰甚焉然自古身爲不善而得保令終者亦豈特檜而已哉顏之天蹠之壽氣數之相遭固有幸不幸焉者若檜之報則天旣已斬其後矣此又變中之常也人不能察於義理之精而徒以其私見而立議焉其不至於誣天心而禍後世者幾希矣

魏相明堂月令奏

魏相和陰陽丙吉問牛喘漢近古故人士往往能明天道其治效亦不同夫不明天道而相天下者終苟

養心亭集

卷七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道也

六臣 龔勝 梅福 宣秉 王丹 王良 郭丹

西漢至於王莽三綱絕矣天理熄而人類或幾乎滅矣是故以六臣終焉六臣者立綱常而存人類者也光武明章之業東京二百年名節之盛蓋肇于此矣其諸猶積陰之下之微陽乎陽不可無也物不可窮也終六臣所以始天下也深哉

匡衡謂如匹之際天壽之原杜欽謂女德不厭則壽數不極於高年卽周書耽樂之從罔或克壽之意漢昭

養心亭集 卷七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帝天資明睿使得永年漢祚豈可量哉然幼冲踐位淫戲無度霍光任輔相之責當廣薦賢德以陶其性陳說天威民曷以嚴其情游之文藝以易其好不知出此乃特使宮人爲窮袴而已嗚呼不學無術乃至於是乎此等處實宗社之根基君臣之大要當以爲萬世監戒者綱目遺之豈以其事鄙褻故忽之耶

後漢諸公任事但遇宦官遣使通私便殺其使所以激

禍

名節與道德地位相去有間要當深體默識

卓茂魯恭所以過人爲其頗有見於天道也

程子言後漢名節成於風俗然一變之可以至道謂如李杜范郭諸公耳若張儉者始則訐謗宦官激成大禍終則奉頭鼠竄至於母妻宗戚殄滅無遺以及數百千家而終不爲戚此真鳥鏡之類豈可以入道耶嗇夫孫性以親故自汙雖不知道然其一念仁愛發於天性乃近道之資也

養心亭集

卷七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養心亭集卷之七

養心亭集卷之八

明鄭張邦奇常甫撰

論

知化則善述其事

九月十六日閣試

天人所爲分各不同而善事天者不異於子之事親其必有以事天之事矣人徒知天人之分不同也故往往以爲天之所爲我無與焉耳而不知人之所當爲者理之所當然也苟出於理之當然是卽以承天之所爲耳其豈容歧而二之耶親之所爲以責諸子天之所爲以

養心亭集 卷八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責諸人一也化者天地變化之道也而能知之則有以事天之事矣茲不謂之善述人之事者哉張子作西銘因其分之殊者以推明其理之一可謂深於理者矣蓋嘗言之天地之間理與氣而已矣陰陽五行之氣軋摩推盪於太虛之中而理實寓焉人物之所以生而各具是性者皆是物也是卽所謂變化之道也夫人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謂人非天地之子可乎人爲天地之子則所以靈承天地者宜何如耶夫父母之於子創制造作必爲後規亦冀其子之承之耳天

地之於人寧獨異是乎哉但其變化之迹人實無與焉  
而其理則固與人渾合而無間也故天地之所謂陰陽  
五行者在人爲健順五常之性健順五常之性具於人  
而天下之理無不該自人倫日用以至一事一物之所  
當然莫非是性之所固有亦莫非天地之所爲以責於  
人者也故聖人者於天地變化之道陰陽五行之運爲  
幽明爲死生爲鬼神者有以默契其循環之機而無間  
則其行之日用人倫之閒行之一事一物之際莫非健  
順五常之運用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而於天  
地之事無有廢棄不舉者矣天地之所以與我而責我  
者亦於是乎無負矣茲非子之事親而克紹厥緒者乎  
不然則私意一蔽道與我爲二物雖天地變化之道本  
具於吾身而莫之或知也雖天地責望之意重委於吾  
身而莫之或承也是厥父作室而子弗肯堂厥父菑而  
子弗肯播也其得爲孝乎哉此惟聖人所以合德於天  
地而爲克肖之子也抑因張子之意而推言之孔子稱  
舜之大孝則曰德爲聖人稱武王周公之達孝則述其  
所制之通天下而傳後世者以見其善繼善述則事親

固所以事天而事天不盡其道則於事親亦終有虧焉耳孝雖仁之一事而推其極致雖仁亦於是乎在焉游酢讀西銘卽能道中庸愚請以是推廣張子理一之意致知力行之地論

論曰君子患其心之無主心有所主而所以明其明德者於是乎基焉何也夫君子之明其明德也盡其心之體用而已矣盡心之體用而不有以主乎其心則本既先撥又惡從而用其力耶心爲萬事之主而敬爲一心之主必吾持敬之功足以主乎心而後吾心之靈足以主乎事則敬也者君子所以從事於爲學之要務而不容以一息之或間者也蓋嘗觀之人心之初其體靜而已矣靜故虛而明生焉虛故無所雜而剛生焉惟明也故足以照天下之理惟剛也故足以體天下之理夫吾心之全體大用有固然者而氣質物欲之私或從而汨之則明者昏而剛者懦矣於是乎有致知力行之功致知所以盡吾心之明也力行所以全吾心之剛也明與剛主於靜而失於動則所以爲致知力行之地者可從而口矣夫人心之於事必收斂而後能靜專靜專而後

能□□不然則事在於此心馳於彼一事不可爲而況於天下之理欲盡窮而體之不已難乎是以聖人施教於其方幼而教之以小學以收其放心而養其德性則致知力行之地固已立之於此矣其或失學於方幼而欲收功於既長亦惟主敬之功猶庶幾其可以爲用力之地耳蓋必輯柔爾顏不愆於屋漏外內知懼如臨乎父母不率意不任情嚴夫內治之功而不陷於坐馳之患則所謂整齊嚴肅收斂專靜之功於是乎盡而心有所主矣心之有主而不足以主乎萬事吾不信也故出

養心亭集

卷八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是而格物致知以盡吾心之明則夫念慮之微鬼神之與秉吾心以燭之而有餘而凡事爲之著形迹之麤者有不足論也由是而誠意正心修身以全吾心之剛則夫中庸之當道節文之當謹運吾心以爲之而有餘而凡助長之害且晝之牯者有不足論也至於所以推之家國天下者又孰不從是始哉蓋凡致知力行之功皆不容舍是以爲地而過時而後學者尤當百倍其功而後可若徒歸咎於既往而不有以補於方來則扞格勦苦日有甚焉而致知力行之地終不可得而立矣故夫

人之爲學固當及時以自勉尤不可以失時而自棄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論

卽道之體用之全而其所不可離者見焉古之君子之  
善言道也甚矣道之不易言也將以有言而未始有物  
也將以無言而未始外乎物也卽其近夫婦之愚不肖  
莫之或遺也而其究也聖人天地有所不能盡蓋形氣  
也有涯而道也無涯以無涯寓於有涯則固常紆餘乎  
其外也而未始虧遺乎其內也是故盈宇宙閒皆道也  
雖欲離道將焉得其閒而逃諸然道之用固若是費也

養心亭集

卷八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體則隱也形而上者也道形而上心或形而下也則  
二矣夫弗契其隱而希其費是猶熄火而揚光去表而  
索影也雖欲求益得乎哉是故言道之用而必原其體  
子思子之善於立言也且吾見其憂之深而慮之遠也  
昔者伏羲氏之作易也六畫具而性命存焉而未始有  
言也天下相安於道而莫之擬議也及其有擬議也舜  
於是乎有精一之說周公於是乎有直方大之訓體用  
之學也又其衰也人逞其見而大道爲私乃有執有以  
論道者矣乃有探無以論道者矣執有者計功飾名而

莫知自拔溺天下之道於卑且汙者也探無者寂滅空  
虛而無所持循荒天下之道於高且深者也孔子憂之  
乃始揭而語人曰易有太極曰形而上者謂之道斯亦  
著矣斯亦不得已焉矣而子思復爲費隱之論者則其  
憂之深而慮之遠也子思之時非復孔子之時也且君  
子之道何道也天之道也天之道而歸之君子性命一  
源天人一體也是道也不言其費則不知其不可離之  
故也不言其隱則不知所以體之之實也是故觀其散  
見於萬有也而知吾率性之道至周而不遺也卽其斂  
藏於微密也而知吾天命之性至妙而無迹也且聖愚  
之相懸也遠矣天地之大也極矣自愚不肖者之與能  
以極乎聖人之所不能自居室之常以極乎天地之所  
弗盡窮難易彌遠近道蓋無不在焉形於上日月星辰  
之著明形於下草木山川之輝賁運於其兩閒風霆之  
鳴寒暑之變萬事萬化之交感極天下之至隕至動而  
道蓋無不在焉是故縮而視之無息也衡而察之無虧  
也大之不見其際也小之不得其隙也所謂費也而亦  
何嘗不隱也吾嘗究之矣天下之物眾矣而莫能自物

也其明也孰熱之其實也孰飾之其逆也孰推之其鳴也孰激之是必有真宰焉而又莫得其朕也形天下之形而無形也聲天下之聲而無聲也動天下之動而無動也上天之載沖漠玄微而不可爲象也其命於物者其體本若是隱也而用之費也由之蓋由體以達之用而體不淪於無也以用而原諸體而用不滯於有也所謂易有太極所謂形而上而精一直方之訓皆緣是以立也蓋君子有見夫費也則踐履不容不周有見夫隱也而存養不容不密是以空谷若雷在偃若廟滌除形氣之私而藏萬有於無有雖鬼神不得窺也則天命之性立而道之隱者得矣隱者得則率性之道行而費者舉矣由居室也而家國天下運之吾心之誠而人物之性盡焉天地之化育贊焉其始也闔然而日章其究也篤恭而天下平矣夫是之謂誠則形夫是之謂誠不可捨夫是之謂不息則徵而博厚高明以配天地然後知滯於有者之卑也然後知淪於無者之荒也彼皆倚其一方而君子者獨游乎大方夫東海之樂非坎井之壺之所與也故道必語其全而後人知顯微之無間也知

本末之相因也由是則知體道之有要也體道莫要於爲己而莫病於徇物道非物也刻意隱怪者謂之以己買物半途而廢者謂之以物易己夫惟依乎中庸遜世不見知而不悔夫是之謂行所無事而不以天下動其心夫超其心於天下乃可以爲天下天下未有隱而弗費者故也故曰致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子思子憂之深而慮之遠懇懇然欲人務內而不事外爲己而不徇物也故先之遜世不悔而後之以費隱嗚呼其至矣詩不云乎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也雖然順帝則易去知識難子思之作中庸所以重致意也夫

學顏子之所學論

人之所學求盡乎其性焉耳而盡性莫如聖人所以求盡其性以進於聖人者古之人有成法焉雖然聖人生質獨異不待學而後能則固非人所及也及其教人必欲使人俱立於大成之域而後已何哉眾人之性初不異於聖人也故人不可以不學亦不可以苟學古之學者多矣而周子必曰學顏子之所學其亦有說也人之學聖人之學也必得其途而後入莊周老佛之徒駕虛

言以惑世誣民固吾儒所不道世之學者又往往以爲聖爲性生遂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委置不顧而徒索幽隱務博覽以求驚世而眩俗曰是亦足矣何聖賢之爲則固未始嘗學何怪乎其與不學者均也自漢以來其學聖人之道揚雄氏而止耳王通氏而止耳雄之太玄法言於經不無悖焉而耽於勢利至於劇秦美新其於窮理克己之學安在哉通雖有意於爲聖人道亦近似而少涵養擴充之功取七制以續經且不免僭妄之罪而又何說乎若是而欲學者效其所爲以求至乎聖人之道其猶適海而無航斷港而絕潢曰吾將沿是以入也亦見其難矣夫聖莫如孔子孔子生知安行其進爲之序學者不得而知焉而其道授諸其徒惟顏子全之故孔子嘗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孟子亦謂其具體而微而周子又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顏子之學豈絕類離羣獨優入聖域者哉吾嘗聞之人性未始不善其蔽之者氣質之有昏駁也而其牽掣搖惑以移其善者物欲之無窮也氣質有蔽而物欲之汨隨之則其所知而行者率出小智利欲之

私而違道日以遠夫道不能存諸心而違諸用者鮮矣  
卽事窮理已悉辨夫是非邪正之歸也夫然後反其身  
有不善卽止之於心於其善者服膺而弗失從事以至  
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此則顏子之學所以幾於聖人  
者也學者不於是取則焉其又焉從事耶若顏子之未  
至於聖則守而未化耳非聖人之道終不可得而至也  
雖然顏子聞一知十上智之資今學其學而質不逮柰  
何子思固言之矣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性固吾所自有庸有求而不得者耶顏子嘗曰舜何人  
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故夫學顏子之所學者非  
氣質不逮之患而不如其勇之患

夜氣論

理之根於人心不可得而泯也其所以存吾心之理者  
當於其靜焉求之天地之間理與氣而已矣氣載乎理  
理主乎氣而一本之於無聲無臭之表則固未始不以  
靜爲主也故夫人之生也全仁義之心具眞靜之體方  
其外物未交本然在中喜怒哀惡之未發而其德則純  
而不雜也其氣則清而不汙也當是時也不以晝而亡

不待夜而息譬其形生知發而外物得誘之邪念得干之於是乎精神弊而良心喪忿穢入而精氣銷然而外物也邪念也非吾之所有也吾心之所有者則純而不雜之理清而不濁之氣也向也吾與之俱生則固根柢於吾心矣今也吾自亡之而所謂根柢者固在也故於其向晦宴息之餘則少絕其外誘之誣賊暫復其真靜之本然而氣油然而生矣然以其且晝牝亡之極也故惟暫流乎宴安之頃而微見於平旦之間故能因夫日夜之所息者而加涵養之力而無牝亡之爲則夜氣愈

養心亭集

卷八

十一四明叢書

絳園刊本

清而良心之存恆如平旦之時也若夫反覆牝亡使夜氣不足以存者夫豈一日之故哉故夫存養其良心亦驗之夜氣而止矣抑養德者其猶養生乎孟賁也烏獲也天下之所謂有力者也使之馳騫勤勞彌日而不已亦豈無疲沓之時夜而寢旦而復興其力如故繼此而息食之以時動止之以節則其力斯全焉夫夜氣之所由生豈異於是乎勞逸得其宜則勞亦逸也動靜不失其時則動亦靜也莊生之所謂坐馳者非眾人之所以失其時而斲其性與故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

靜

責志論

天下中人之性恆多上焉者與下焉者千萬人一焉耳  
已中人之性可導而之上下然上趨每難而下流則易  
亦其勢則然也故習俗之善者常鮮其不善者常多以  
吾混於人人之資而欲自勝其氣質以脫其不善之習  
非學問無以成之學問則自中人以下皆可以挽而至  
於上蓋義理之心與上焉者無以異也由學問以明乎  
其義理而復其初顧立志何如耳吾嘗見世之人皆知

養心亭集

卷八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懿德可好而或不能勝其氣稟之固蔽皆知從事於學  
問而又或爲習俗之所移夫義理之心根乎內而物欲  
之私交乎外學問之功由乎我而習俗之變存乎人顧  
往往內不足以勝外已不足以勝人何哉志之不能自  
立也今夫百萬之卒帥足以禦之則隊伍肅而棊節明  
不可得而挫衄也若其怠弛皇惑渙然無統紀臨之則  
驚撼之則動此不當責之帥乎夫志氣之帥也志之所  
從氣從之如響故志聖則聖志賢則賢不能道聖賢之  
道而爲氣所勝爲習所奪非志之責而誰責與夫志欲

奮而果欲專而誠欲堅而忍自吾耳目口鼻四肢莫不  
有欲其外物之交乎我而可好可玩又雜出而無窮以  
其有欲之形交可欲之物其氣之奔而遂乎彼也已勃  
然不可禦況世俗之所習尙紛紜膠轕而吾羣處其間  
旦夕薰蒸銷鑠往往與之俱化而不自知使其心有剛  
斷特拔之志則豈至於是哉故志欲奮而果然徒發於  
忿激卽爲乘氣出於好名卽爲徇俗而振於此或頹於  
彼矜於暫或移於久決習於一人善射之時而汗漫恍  
惚倒戈於百夫糜潰者又人之情也故欲專而誠欲堅  
而忍欲奮而果不然以望其德之成也難矣凡德不成  
皆志之責也責之深而守之固使德性常行而學問之  
功弗替志之御氣如帥之御兵然可殺而不可使處不  
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則氣與習果足以勝而奪之  
乎凡天下之事必責之主者而後可成也然或有疑焉  
人之性剛者每足以自立弱者立焉而隨以仆剛柔之  
性則旣付於天矣曰不然天下之事由乎我則易不由  
乎我則難志本在我立之則是性雖柔不可變而剛乎  
然則如之何而變之曰此所謂勉強而行之者必百倍

其功而後可

祛惑論

蓋天下亦有陽而已矣陰不足爲陽之對亦有義而已矣利不得爲義之敵夫陽其陰之□□義其利之存乎通於此說者可以立身可以處人可以事天可以裁物矣異哉今人之多惑也六尺之軀求無寒焉耳盈寸之口求無飢焉耳而天下皆以此遑遑焉終其身非惑與彼其身有可以參天地而宰萬物者而莫之知求也可悲之甚也且彼之所求者果有與於得乎哉其得焉

養心亭集

卷八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果有與於求乎哉陽主義施也陰主利受也受之與施亦遠矣以今天下皆受也而不必皆富也古之人有好施者焉而不必貧何哉孔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夫君子曷爲其謀道不謀食也道也存乎我者也食也存乎天者也存乎我者吾不得而付之人矣存乎天者吾固謀之天固違之吾其如天何且吾知謀夫在我者之不暇而暇謀其他耶昔者漢文帝幸鄧通賜之錢果鉅萬惡通之有餓死之相也益賜以嚴道銅山使鑄錢而通富極矣文帝崩景帝疾通卒以餓死由是言之雖

天子不能以富人吾焉所施吾謀哉且文帝不得而富  
通景帝又惡得而困通其富也天也困也亦天也人之  
所加天之所命皆無與於我故君子求乎其在我者而  
不求乎其不在我者明於性命之分也且夫不在我者  
豈惟其無益求也抑亦有害焉耳易曰莫益之或擊之  
言求之之害也合浦之上有珠焉求之則徙不求之則  
不徙天下之物固有避於其所求而就乎其所不求者  
矣變盈流謙之理其可誣也哉何謂變盈而流謙謙也  
者虛也施極則虛虛而後受是受生於施也受生於施  
則陽之兼陰義之兼利亦明矣雖然君子亦將以利焉  
而爲義也亦明於天人性命之分而已矣陰陽之運而  
爲禍福者非天乎動而孜孜焉爲義爲利者非人乎順  
焉之謂福逆焉之謂禍吾遇焉而吾順逆焉吾之性也  
順逆生於吾之性而定於天之命吾不得而與焉是故  
謂之天天下之動或喻乎義或喻乎利安知其非得於  
天者之固異也而不得歸咎於天者蓋天固嘗委是責  
於人矣陰之承乎陽也而不敢專利之生於義也而不  
可覲其理勢之必然甚明也天之付我以心也而能思

固將使之思而自明耳廢焉而弗思思焉而失其正是亦天也乎哉故君子以人合天以天定人而性命之分得矣

說

心爲嚴師說

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而已也其所以從事於心以求不拂其本然之正者敬而已也夫人之有片善寸長吾猶從而師之況心萬善之所具也一身之主也而乃或有所怠而弗敬則固非所謂能自得師者矣蓋嘗觀夫吾

養心亭集

卷八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之心焉其靜也如鑑之空而不滓也其動也如泉之達而不壅也一爲氣拘物蔽而不知以敬直之夫然後鑑之空者而滓之泉之達者而壅之矣然而其本明者不可得而終昧也是以是非獨悟上帝昭然而鑒臨生意流行天真藹然而自動當是之時豈特教告之入吾耳軌範之接吾目而已哉蓋天命人心之可畏而不可違者正在乎此故學者當卽是以爲之嚴師焉方其尸居淵默本體退藏則固恭敬奉持而不敢以邪僻之私干之昏暴之氣乘之矣其視聽言動之感於物而未形

也其心亦固有是非之辨焉於是乎恪恭敬順於吾心  
察之也必詳審之也必精應之而吾心安耶則應之其  
不安也則勿應兢兢慄慄常恐有一時一事之或慢以  
殘吾性而傷吾情一時必謹則無時而不自得其嚴師  
一事必謹則無事而不自得其嚴師蓋吾心之體無往  
而不發見流行則無往而非嚴師之所在也夫是之謂  
學之得其要而可以不待於他求矣苟或不從事於心  
而汗漫恍惚任情率意於其閒則性鑿而情已蕩雖日  
搨衣於函丈之側而顛倒眩瞶莫知所求其所以爲學

養心亭集

卷八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尙復何事也哉抑書有之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彼其  
所謂師者謂師善於人耳然徒師人而不以己心爲嚴  
師則吾見其於人之善且不能取其一端以爲己有而  
欲至乎協于克一之地不已難乎易曰閑邪存其誠禮  
曰無不敬儼若思橫渠之啟後學者其言蓋亦出於此  
與

尙友說

道一而已矣不一則天地不得爲天地萬物不得爲萬  
物夫何故無其主也道何以一道形而上者也形而上

則何以一蓋滯於有形卽與無爲偶矣不滯於有故莫之與偶而能專其一一則何以爲物之主有二則爭不足以主物也心人之主也心亦一而已矣眾人二之故失其所以爲人賢人求乎一者也聖人純乎一者也心苟一天地萬物之主於我乎立矣故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之謂也善之不一非友無所取德之不一非友無以成君子之於友相與交求其一焉耳其心相與交求乎一而天下其孰能二之故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

養心亭集

卷八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夫金質也雖堅猶得而二之若夫同心之人則相與以形聲之外相與以形聲之外者則天下之至一也譬之水焉不可得而斷也譬之空焉不可得而染也此所謂天下莫能破者是也是故無遠無近無存無亡道同則心同心同則吾之友而已矣生乎吾前有一心者焉吾之所求者亦是一也則與之無二矣誦其言如親見其論議想其風如從之遊千載之上吾與之同心況其邇者乎蓋昔者吾思慎言矣久之猶惡夫言之不一也反而求之思慎行久之猶惡夫行之不一也讀前言識

往行驗諸天下之故若有窺於天人之際性命之理夫然後思慎獨思慎獨三年於此矣而猶惡夫心之不一也孟子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是尙友也予旣歸東海之隅雖欲友天下士不可得又惡取古之人爲哉雖然取諸古庶其不棄於今乎

求放心說

心非有出入也而以放言謂其所發動之情也情之動而求之非惡其動也惡其動而失其體焉耳心之體至明而至剛也動而失焉溷於氣而奪於欲也溷於氣而奪於欲則于本體之正固已離而去之矣故曰放人之生固若禽獸草木然而其所以獨異者心而已而至於放焉寧可不思所以求之耶天下蓋有失其固有之物而百方求之者矣至於心則一念轉移而已卽入于腔子之內焉柰之何學者之弗求也雖然入之易未若出之易也吾嘗求之而知其所由放矣凡物欲之交于前有所溺之謂放無所溺應用之際一息不省而滯其情於物焉之謂放無所滯類乎尸居之時惕焉不知其所如之謂放此正所謂溷於氣而奪於欲者皆不可以

不求也雞犬放主則求之心放矣孰求之曰心求之心  
求之者非人有二心心有二用也其至明而至剛者固  
足以自求而自復而不假乎其他也故夫求放心者非  
有所索而取之也察之而已矣非有所請而獲之也斂  
之而已矣於其黯然而不自知也則惕然以省之方其  
省之也其心固已煥然而不昧猶恐其或放也收斂於  
至密之地而就畏以持之不使一毫外物得以容乎中  
夫是之謂一而不一而不一則放者固已復而復者  
不至於放矣是孰非其至明至剛者之自求而自復哉

養心亭集

卷八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易曰不遠復孔子以顏子當之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  
之未嘗復行也夫所謂未嘗不知者非明乎所謂未嘗  
復行者非剛乎盡其明與剛是以不遠而復也此則顏  
子之事而大舜精一之功也學者之求放心亦必至是  
而後可庶幾耳若夫不精則不免于放不一則不免於  
放而莊周乃曰罔象可以得之夫罔象可以失之耳

貫徹古今說

古今之時同不同不可得而知也而道吾知其無不同  
也道者率性之謂耳而性寧有古今之閒哉太古之先

兩儀未生而理固已具是理爲氣之根柢橐籥也其流  
行而至於今以付於人與物者卽所謂天命之性是其  
理固未嘗息也而所謂貫徹古今者可知已夫所謂貫  
徹古今者道而已也命之流行也無一物而不與而物  
之受乎是命以生也又無一理之不得率是而行則固  
無往而非道矣如大而君臣父子小而動靜食息莫不  
各有當然之則而不待乎人力私智之爲所謂道也是  
道也古固由之今亦由之彌互乎天地之運而不容有  
毫髮之或閒者也日月有薄蝕而道無薄蝕陵谷有變

養心亭集 卷八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遷而道無變遷世運有否塞而道無否塞法或倣也則  
更之更之以從道也法可改也道不可改也事或失也  
則新之以復道也事可革也道不可革也自有父子則  
父子之道至於今而存焉有君臣則君臣之道至於今  
而存焉有動靜食息則動靜食息之道至於今而存焉  
詩曰有物必有則既有則矣寧有時而忘之者耶借曰  
忘之亦人自違之耳而其所謂當然者固在也道之所  
以不可須臾離也使可離焉則是外誘之私而非率性  
之謂矣學者於此而真知之則其所以戒懼於至靜密

慎於至密者自不容已而天命之本然可得而全矣朱子之發明此言其有功於中庸之教也夫

辨

主心辨

或有論好名之心不可無者其言曰人所畏惟名不好名則不畏不義不恥不仁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誠至當之論予聞而非之告之曰子謂名可以誘人於善乎哉人之爲善豈有所爲而爲也爲名以爲善者其心在名而不在善今吾子以其善在己耶在人耶

養心亭集

卷八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在人也雖莫之爲不爲害果在我也則夫仁民愛物經綸參贊亦孰非己分之所當然而況於近者乎以爲己分之所當然則爲之已不容不力奚必馳其心於好名而後矯強爲之也今必謂矯強以徇名猶勝夫肆行而無忌夫矯強於明不保其闇矯強於貌不保其中欺天罔人孰有甚焉而又何肆行無忌之勝哉蓋理無往而非誠思誠必自吾心始君子之所學求無愧於心焉耳善有未能責之重而行之力以爲一毫未至則無以成其爲人人之聞不聞何與我而暇計之哉非惟不暇

雖其善之已能猶恐恐然懼人之有聞也孔子之告子夏曰汝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儒一也而君子小人判焉無他爲己爲人之閒而已矣夫人知小人之不可爲而顧謂名爲可好是惡其名而猶處其實也且今好名之於好利固不相遠矧於主心之始而惟名之徇其利心卽此已滋沿是以往亦將何所不至乎彼不義不仁而莫之愧畏者安知不自此而基乎故君子之心惟在乎存其誠黜其僞而已矣或又以爲爲己之學非所以望於三代之後尤所謂不知理者夫古之道卽今之道古之人猶今之人也今誦詩讀書習其說於古人旁搜遠覽求其道於古人而立志必出於古人之所棄則古之所以垂訓作則者祇以爲後人要譽之筌蹄耶吾知其不通也審矣

聖者多能辨

甚矣哉聖人之德之難言也人之心其所能外見者可得而名之也聖人吾不得而名之也夫聖人豈無能哉眾人之能聖人固兼之矣聖人未始不多能而多能不害爲聖人固也顧夫人見聖人之多能也而不求其端

不執其本遽從而目之曰夫惟若是而謂之聖也則何其見之淺耶天下之理賦於萬而會于一人心之所謂道德性命者其所該豈特一事一物而已哉盡之則爲聖失之則爲愚其能之多與不多不問也何也今有人焉工如垂射如山基御如王良造父是固所謂多能人矣而心不通乎性命行不顧乎道義其得謂之聖乎通乎性命矣而未熟行乎道義矣而未純又得謂之聖乎然則所謂聖者果且在多能乎哉果且不在多能乎哉人之性有不爲氣稟之所拘者亦鮮矣而天獨於聖人也則縱之故惟聖則無不通也無不能也全一心之理而天下事物無不一以貫之而無遺也矧其所通所能固有大焉者而未可以偏觀而盡識也豈暇數此瑣瑣技藝之能哉或曰然則所謂技藝之能者果性分之外之疵贅也歟曰不然風雲霜露無一而不屬乎天百川眾流無一而不歸於海今指風雲霜露之小者而曰天專在是指百川眾流之小者而曰海專在是固不可以爲無與於天與於海也亦不可也然而孔子之言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則其餘不足觀聖人之所

養心亭集 卷八

三四四明張謩  
初園刊本

重者固不有在乎而論智伯者亦曰以其五賢凌人而  
以不仁行之將何以待之乎於乎多能之不足語聖也  
如此

養心亭集

卷八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